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輯
沈雲龍主編

雅堂先生文集·餘集

連

橫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雅
堂
文
集

弁言

連雅堂先生的著作，如臺灣通史、臺灣詩乘、劍花室詩集、臺灣語典和雅言，都已印行了。只有文集迄未刊出。他的哲嗣震東先生曾將雅堂文集的抄稿以及其他若干手稿交給我們，我們又從各方面加以搜集整理，纔編成這部雅堂文集，凡分四卷。

卷一、收論說文十八篇，序跋文三十一篇。今本劍花室詩集所載寧南詩草自序是丙寅（民年十五年）仲秋在西湖上寫的，文集抄稿裏却有一篇舊日所作的自序；因此我們把這兩篇文字標爲「寧南詩草自序一」和「寧南詩草自序二」。序跋文中的斯庵詩集跋、番社采風圖考跋和潛園琴餘草跋都是從臺灣詩薈裏錄出來的。還有一篇惜別吟詩集序是方杰人教授從他所藏的鷺江報殘本中找到的，他有跋語附於文後。

卷二、收傳狀文十二篇，墓誌文六篇，雜記文十七篇，哀祭文七篇，書啓文七篇。雜記文裏的臺灣詩社記、茗談和詩意也是從臺灣詩薈裏錄出來的。

三、四兩卷都是筆記體的文字。卷三計收臺灣漫錄、臺灣史跡志、臺南古蹟志及番俗摭聞四種，各有目次；卷四計收詩薈餘墨及啜茗錄二種，無目次。這六種筆記中，臺灣漫錄、番俗摭聞、詩薈餘墨以及啜茗錄皆曾刊於臺灣詩薈。臺灣漫錄凡一百一十二則，其前半七十六則已載於詩薈，後半三十六則則輯自先生手稿。臺灣史跡志凡九十五

則，其前半四十二則係已整理之稿，打算刊登詩薈的；後半五十三則是尙未整理的手稿。

臺灣詩薈是提倡中國詩文、鼓舞民族精神的一種雜誌，月出一期，創刊於民國十三年（日本大正十三年）二月，迄翌年十一月而停刊，計出二十二期。每期之中，凡有空白，先生皆以餘墨補之；茲既錄入文集，故稱詩薈餘墨。（百吉）

雅堂文集總目次

卷一

論說

說八卦	(一)
說河圖	(三)
說墳羊	(四)
說在宥	(五)
墨子棄姓說	(五)
墨爲學派說	(六)
爾雅歲陽月陽考	(九)
中國玉器時代考	(二一)
支那考一	(二三)
支那考二	(二三)
佛教東來考	(二四)

東西科學考證……………(一六)

印版考……………(二三)

自來水考……………(二四)

留聲器考……………(二五)

藝旦考釋……………(二七)

魯王遷澎辯……………(二七)

稻江圖書館議……………(二八)

序跋

臺灣通史序……………(三一)

臺灣詩乘序……………(三一)

大陸詩草序……………(三三)

寧南詩草自序一……………(三四)

寧南詩草自序二……………(三五)

臺語考釋序一……………(三五)

臺語考釋序二……………(三七)

臺灣稗乘序……………	(三八)
臺灣詩薈發刊序……………	(三九)
東寧三子詩錄序……………	(四一)
閩海紀要序……………	(四二)
香祖詩集序……………	(四三)
厚庵遺草序……………	(四三)
鰲峰詩草序……………	(四三)
樂社同人集序……………	(四四)
悔之詩集序……………	(四六)
鈍庵詩草序……………	(四七)
惜別吟詩集序……………	(四八)
斯庵詩集跋……………	(四九)
賜姓始末書後……………	(五〇)
稗海紀遊書後……………	(五一)
番社采風圖考跋……………	(五一)
臺灣遊記書後……………	(五二)

臺灣隨筆書後	(五四)
書陳星舟先生遺著	(五五)
潛園琴餘草跋	(五六)
梁鈍庵詩集書後	(五六)
稻江井欄記書後	(五七)
跋延平郡王書	(五八)
題謝瑄樵墨竹卷子	(五八)
人文薈萃序	(五九)

卷二

傳狀

謝頌臣先生傳	(六一)
沈少鶴傳	(六二)
陳鞠譜傳	(六三)
林癡仙傳	(六四)
郭壽青傳	(六六)

鄭慧修女士傳	·····	(六七)
書何水昌	·····	(六九)
書陳三姐	·····	(七〇)
書呂阿棗	·····	(七二)
書黃藥寺僧	·····	(七三)
書韓藩外	·····	(七四)
翁阿二	·····	(七五)

墓誌

明定國將軍墓記	·····	(七六)
閒散石虎墓記	·····	(七八)
外舅沈德墨先生暨配王太孺人墓誌銘	·····	(七九)
林母陳太孺人墓表	·····	(八〇)
賴斐卿先生墓誌銘	·····	(八一)
魏篤生先生暨繼配潘孺人墓誌銘	·····	(八三)

雜記

萬梅庵記	(八五)
瑞軒記	(八六)
過故居記	(八七)
重修五妃廟記	(八八)
開山宮記	(八九)
文開書院記	(八九)
雍和宮記	(九一)
紀五使嶼	(九二)
紀圓山貝塚	(九四)
周代石鼓記	(九四)
清宮玉版記	(九七)
臺灣詩社記	(九八)
紀軍大王	(一〇五)
梁隘樞	(一〇六)
茗談	(一〇七)
詩意	(一〇)

桃太郎之粉本……………(一二三)

哀祭

告延平郡王文……………(一二五)

臺南鄭氏家廟安座告文(代作)……………(一二五)

祭閒散石虎文……………(一二六)

林癡仙哀辭……………(一二七)

賴悔之哀辭……………(一二八)

陳太孺人誄……………(一二九)

黃蘊軒先生誄……………(一三一)

書啓

募建觀音山凌雲禪寺啓……………(一二四)

上清史館書……………(一二五)

與林子超先生書……………(一二七)

與張溥泉先生書……………(一二七)

徵求中國殖民史料啓……………(一二八)

與李獻璋書……………(一三〇)

與徐旭生書……………(一三三)

卷三

筆記

臺灣漫錄……………(一三三)

臺灣史跡志……………(一九一)

臺南古蹟志……………(二五五)

番俗撫聞……………(二五三)

卷四

筆記

詩蒼餘墨……………(二六一)

駁茗錄……………(三〇一)

雅堂文集卷一

論說

說八卦

易爲六經之一。自周以來，用爲卜筮之書，又爲哲理之籍。異說紛紜，遂多附會。顧此爲易之末流，而非易之本義也。易之所演者爲八卦。八卦之興，起於上古。繫辭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八卦者：曰三，曰三，曰三，曰三，曰三，曰三，曰三，曰三。是爲中國最古之文字。當是時，人智初開，事物未繁，故以八卦表之；如三之爲天，三之爲地，三之爲雷，三之爲木，三之爲水，三之爲火，三之爲山，三之爲澤。此皆大自然之物，而與人類最關繫者，故以八卦表之，而爲一種之符號。神農氏出，人智漸開，事物漸繁，八卦之數不足應用，乃演爲六十四卦；如三加三之爲☳，三加三之爲☱。此則合體成文，而爲滋乳之字也。書契既興，人文日進，指事會意，略有發明，而社會之用八卦者猶多。文王乃以今文譯之；如三曰乾，三曰坤，三曰震，三曰巽，三曰坎，三曰離，三曰艮，三曰兌。又爲繫辭以明

其義。此如漢儒說經以今文而寫古文也。孔子贊易，復爲作傳。是則中國最古之文字學。何以言之？孔子固自言之。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所謂以言者尙其辭，非文字學之功用乎？又曰：『夫易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所謂當名辨物、正言斷辭，非說明文字學之範圍乎？然則八卦爲古代之文字，而易爲古代之文字學，彰彰明矣。試將孔子說卦讀之，自足以見其指事、會意、轉註、假借之精義。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墨。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萑，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

，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背，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兵戈；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龜，爲蟹，爲贏，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閹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說河圖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後儒不察，以爲帝王受命之符，而天特降之瑞。連橫曰：否，否。是蓋上世遺物而適以時出也。

人文之啓，肇於石器，遞爲銅器，又遞爲鐵器，進化之跡，可以類推。中國有史，斷自炎黃。炎黃以前，歷世悠遠。管子曰：『古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一家，而夷吾記其十二』。然則大庭、赫胥之世必有文字，特爲洪水所滅爾。夫洪水之禍非始堯時，女媧、共工之世皆有水害，特至堯而治爾。河圖、洛書者，必古帝王之典章，或爲治

水之圖，或爲教民之書，刻之貞珉，以垂不朽，中經災難，沒入水中，久之乃出，非果有龍馬之瑞也。夫河、洛皆中州之水，而古帝建宅之都也，故出於此。是以周鼎現於汾陰，秦璧遺於華麓。一孔之士，附和其事以諂時主，而史官遂有符瑞之志。何其謬耶？

說墳羊

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土之怪墳羊。嗟乎！孔子不語怪，而此誠怪矣！何以言之？此羊爲生物邪？爲死物邪？若生者，何以能在土缶之中，復在穿井之下？若死者，則當爲化石。然以羊之大，缶之小，生時何以能入？此誠不得其理矣。

以余思之，孔子固曰墳羊，則當爲墳中之土羊，而爲陶器以前之物也。太古之時，牧羊爲畜。羊之性馴，與人相處，故人愛之，範土爲羊，以爲玩好，或爲宗教儀物，死而殉葬，藏之土缶，如後代之用明器。孔子知之，故曰墳羊。而記者欲矜聖人之多識，遂以土之怪加之，又借木之怪，水之怪以爲附會，而本真失矣。

我輩讀書稽古，當具特識，方不爲古人所欺。使此墳羊而發見於今日，以考古學、地質學、人類學、民俗學而研求之，必大有所得，復何至語怪也哉！

說在宥

自由之說，於今爲烈。西譯之士以爲解放，義反束縛。夫曰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則誠不爲束縛，然猶未達於至善之域也。連橫曰：吾讀在宥一篇，而歎莊子之善言自由也。

夫在宥之與自由，其音既近，其義較精。何也？在宥者，天則也；自由者，人爲也。故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烏乎！當周之季，異說遽起，擢德塞性，跋躋仁義，堅持刑法，簞鼓兵爭，以燭亂天下；而南華乃獨揭在宥，普告衆生，以大慈大悲之心，具無爲無名之道。莊子誠中國之自由神也哉！

墨子棄姓說

墨子爲中國之聖人，而孟子獨以無父斥之，此固孟子之過言，不足以損墨子之人格，且足以顯墨子之精神。何以言之？墨子固言兼愛也。墨子之言曰：『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以自利。弟自愛不愛兄，

故虧兄以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以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兼愛上）。墨子之所謂父子、兄弟、君臣之道，非儒者之道乎？爲儒者之道，而孟子斥之以無父，何也？曰：墨子固行兼愛也。行兼愛故棄姓。夫人之所以自私者，以其有己也。以其有祖宗子孫也。若棄姓，則視人之祖宗如己之祖宗，視人之子孫如己之子孫，是無私也，是天下之公也。爲天下之公，而孟子斥之以無父，何也？曰：墨子棄姓。棄姓則與儒者之道異。成周之制，宗法大明，諸侯建國，大夫賜氏，男女辨姓，別親疏，明貴賤。姓氏之防，無相瀆也。而墨子棄之，此孟子之所以斥爲無父也。且墨子學於史角者也。史角爲周之太史，有名無姓，則周史之在故籍者，若史任（武王之史）、史佚（成王之史）、史籀（宣王之史）、史魚（衛之史）、史墨（晉之史），亦皆有名無姓。何以言之？史者，天下之公器，故先棄其私而後可辨是非，以爲當世法。墨子誦百國之春秋，通天人之際，明治亂之原，其行卓絕，其學精微，其道堅苦，悍然爲墨者之宗，且欲奪儒者之席，故孟子斥之。斥之而墨子兼愛之精義愈足以發揚於天下。

墨爲學派說

墨子既棄姓矣，何以謂墨？曰：墨爲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何以言之？墨子

固自言之。小取篇曰：墨者有以此而非之，無也故焉。又曰：墨者有以此而非之，無也故焉。此兩墨者，則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顧非獨墨子言之，而孟子亦言之。孟子爲抨擊墨子之人，而曰墨者夷之，又曰墨者之治喪也（滕文公上）。所謂墨者，則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

且非獨孟子言之，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亦言之。是四者，皆戰國之通人以評論學術者也。莊子之言曰：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躩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天下篇）。所謂後世之墨、南方之墨，所謂別墨，皆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

荀子之言曰：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貧，非攻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富國篇）。所謂墨術，則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

韓非子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雜爲三（顯學篇）。所謂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皆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

呂氏春秋曰：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令守於國。荆王薨，群臣攻吳起於

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弟子徐弱諫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也；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上德篇）。又曰：腹蘄爲墨者鉅子，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老矣，非有它子，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王雖令吏弗誅，腹蘄不可不行墨子之道（去私篇）。所謂墨者鉅子，則爲一家宗師，而黨徒遍秦、楚，且欲以所守之義、所立之法行之天下，以昌其教，則是所謂墨者，學派之號，而非姓氏之稱也（此外如胡非子、淮南子、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藝文志尙多，不具引）。

然則墨子何以稱墨？莊子天下篇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墨子之稱墨，則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者也。

七國之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戰爭力役，民不聊生。而儒者章甫縫掖，從容中禮，空談仁義，無所裨益。墨子非之，故其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橈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

無毛，沐甚雨，櫛甚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天下篇）。夫墨子抱救世之志，涵仁赴義，屏斥禮文，裘褐爲衣，跣躡爲服，日夜不休，勞苦爲極，則墨子衣服之用墨可知矣。呂氏春秋貴因篇曰：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夫墨子尙儉，何以錦衣？墨子非樂，何以吹笙？蓋欲見荆王而說之以大道，故因於一時耳。是則墨子平日衣服之用墨可知矣。且墨子尊天明鬼，蔚爲教宗，比如異域佛教比丘之緇衣，景教修士之黑服，抱樸守真，尙苦勵志；使人憂，使人悲，固以墨爲尙也。貴義篇曰：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是則墨子之稱墨，不惟衣服之墨，而容貌亦墨焉。墨子，聖人也，救世爲急，僕僕風塵，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胾、脛無毛相進而已矣。是故莊周論之曰：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余之論墨，審其意志（繩墨自矯）考其衣服（裘褐爲衣）察其容貌（先生之色黑），則墨爲學派而非姓氏也彰彰明矣。然則墨子之棄姓爲實行兼愛故，實行兼愛則以捐天下之私利、求人類之幸福，宜其爲一世之宗，歷二千二百餘年而道將顯也。

爾雅歲陽月陽考

爾雅爲中國最古之辭典，相傳周公所作，或保民以教國子；其書具在，學者寶之。史稱大撓作甲子以紀歲時。大撓爲黃帝之臣。甲子之用，至今不替。而爾雅有歲陽、月陽之名。謂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旌蒙。又曰正月爲陬，二月爲如。郭璞以來，無有註者。竊以歲陽、月陽之名，當爲外來之語。成周之時，文化廣被，四裔交通，故設象鞅以譯其言。若以音調而論，則又當爲楚語。何也？歲陽、月陽之名，詩書三傳不載，而離騷用之，是必楚之方言也。楚爲南方大國，僻在荆蠻，聲名文物，不同華夏；故孟子有齊語、楚語之分。離騷爲楚國文學之代表，而多用方言；如荃之爲君、羌之爲愛、些之爲兮，則其異也。左傳載楚人謂虎曰於菟，乳曰穀。使非左氏之言，則鬪穀、於菟之名，至今亦不能解。且以言調而論，中土名辭多用一字，間有二字，未有用三字者。故此必爲外來之語，尤爲外來之楚語。以見周代交通之廣，而南北兩大民族之接觸，融和滋長，遂生璀璨陸離之文學，亦可喜也。茲將歲陽、月陽列後，以考其異。

歲陽

甲 闕逢 乙 旌蒙 丙 柔兆 丁 強圉 戊 著雍 己 屠維 庚 上章 辛 重光 壬 玄默 癸 昭陽

歲名

寅 攝提格 卯 單闕 辰 執徐 己 大荒落 午 敦牂 未 協洽 申 涿灘

酉 作噩 戌 闍茂 亥 大淵獻 子 困敦 丑 赤奮若

月陽

甲 畢 乙 橘 丙 脩 丁 國 戊 厲 己 則 庚 奎 辛 塞

壬 終 癸 極

月名

正 陳 二 如 三 癘 四 余 五 臯 六 且 七 相 八 壯
九 玄 十 陽 十一 辜 十二 涂

中國玉器時代考

人文之始，肇於石器，遞爲銅器，復遞爲鐵器；進化之跡，可以類推。余謂中華民族之進化，石器、銅器之間尙有玉器，可稱玉器時代。則中華民族之建宅諸夏，亦當在此時代。

夫中華民族原居西方，在崑崙之北。崑崙者，產玉之名山也。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璆琳琅玕』。是中華民族既居產玉之地，磨礪雕琢，以爲信瑞。東遷以來，猶沿其習，世守故物，珍爲宏寶。易繫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者，古之玉器，中遭洪水流入河洛，至是而出，非果有龍馬之瑞也。書堯典曰：

「輯五瑞」，註：「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信瑞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註：長尺有二寸），公執桓圭（註：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註：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註：皆徑五寸）。又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古者朝覲、祭祀，厥用維玉。至周猶然。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代，瘞玉告功。至漢猶然。然則中國之用玉也久矣，而爲用亦宏。是故軍旅之器（玉斧、玉鉞之類）、喪葬之器（含玉、瑣玉之類）、觀察之器（璿璣、玉衡之類）、符璽之器（琬琰、苜蓿之類）、飲宴之器（玉卮、玉杯之類）、服飾之器（環珞之類），靡不用玉，貴爲國寶。至今猶然。故欲研究中國太古文明，當就玉器而考之。蓋自東遷之際，已非石器之人。而中國之有石器，必爲三苗、淮夷、萊夷之遺，而不可以例華族。

支那考一

甲午以後，日本人之稱中國，輒言「支那」。華人聞者以爲輕蔑。顧「支那」二字出於佛典，或作「支那」，或作「指難」，皆梵語也，音有緩急。華嚴翻爲「漢地」，而婆沙論中譯有二義：一者「指那」，此言文物國；一者「指難」，此言邊鄙。大唐西域記譯「摩訶支那」爲「大漢國」，則以中西交通始於漢時，猶漢書之稱「羅馬」爲「

大秦」也。「支那」二字又作「震旦」。唐書西域傳：貞觀十五年，太宗降蘇書慰問天竺國王尸羅逸多。王問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我國乎？皆曰：未有。乃膜拜而受詔書。「震旦」或作「真丹」，或作「旃丹」。「摩訶」梵語，譯言「大」。或曰「震旦」爲日出之義，以中國在其東方。「摩訶震旦」猶言「大東」也。

支那考二

吾前撰佛教東來考，以爲中、印交通遠在西周以前，蓋當釋尊之時。華嚴經中已有「真旦」之名，「真旦」卽「震旦」，或作「支那」，此言文物之邦。是「真旦」之名久傳天竺，非由「秦」字而轉音也。

蘇曼殊，奇僧也，湛深國學，曾居印度習梵文。其答瑪德利馬湖處士書云（見南社叢選卷三）：嘗聞天竺遺老之言曰：粵昔民間耕種，惟恃血指。後見中夏人將來犁耜之屬，民咸駭歎，始知效法。從此命中夏人曰「支那」，華言巧黠也。是名亦見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經。按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經爲長篇敘事詩，作於震旦商時，此土向無譯本，唯華嚴經偶述其名。是在商時，天竺已言「支那」，且見其人而用其器。則吾譯中、印交通遠在西周以前，當非鑿空。因舉曼殊之言以實吾說。

佛教東來考

臺灣佛教，傳自中國，而中國始於漢明之世。史稱明帝曾感金人入夢，以問群臣，通人傅毅奏曰：『臣聞西方有聖人，其名爲佛』。乃遣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如西域求佛教。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師，得佛像梵經，載以白馬。永平十年至洛陽。帝大喜，建白馬寺居之。是爲漢地佛寺之始。騰、蘭奉敕共譯四十二章經，是爲漢地佛經之始。

夫佛教東來，非始漢明，諸書所載，約有數說。第一，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十人齋佛經來化，帝以其異俗，囚之，夜有金人破戶而出（朱士行經錄）。第二漢元狩中，霍去病伐匈奴，過焉支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歸，帝置之甘泉宮（漢武故事）。第三，武帝穿昆明池，見有灰，問東方朔。朔曰：『請詢之胡僧』。對曰：『劫灰』（拾遺記）。第四，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又考自古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劉向列仙傳序）。第五，漢哀帝之壽元年，博士景翽等使月支國，口受浮屠經（魏略西戎傳）。此外尚有可徵。是佛教東來已在東漢之前。唯明帝建寺譯經，又繪佛像於西陽城及顯節陵上，以示百姓，故以爲始爾。

余閱日人著書，謂日本祀藥師如來，係由徐福傳入。此書偶忘其名，而爲近時雜誌

所引。夫徐福爲秦時博士，始皇命之求仙，因至日本。是秦時已有藥師如來，則佛教東來，當在春秋之季。故或以列子「西方化人」一語爲指釋迦牟尼。

考釋迦降誕之說，傳述不一。摩騰對漢明帝，謂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卒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周書異記，亦謂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王問太史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後一千年，教流此土』。然昭王在位十九年，無甲寅。或以爲桓王乙丑（什法師年紀），或以爲莊王甲午（開皇三寶錄）。異說紛紜，莫衷一是。唐貞觀三年，敕刑部尙書劉德威等與沙門法琳詳覈年代，乃定爲昭王丙寅出世，穆王壬申示寂。然則摩騰所謂二十四年甲寅者，當爲十四年丙寅，而傳寫之譌爾。列子爲魯穆公時人（柳宗元集辨列子），距佛成道約四百年。於時健馱羅國王迦膩色迦深信佛法，專崇弘布，或於其時佛教已入震旦，而列子曾聞之歟？列子之學。雖紹老子，而虛無之論，每同佛經。且其書好言西方，如黃帝之夢華胥，穆王之游崑崙，實有其事，非寓言也。蓋當釋迦之時，震旦貿易已至天竺。於何徵之？徵之楞嚴經。經云：『若諸比丘不服東方絲綿絹布』。所謂「東方」，當指震旦。何以故？震旦爲蠶桑之國，廣被衆生，至今尙盛。故當西周之際，東西賈人已相往來，固不俟張騫鑿空而始知有身毒也。

夫我民族原居華胥，爲今帕米爾之地。黃帝入處中土，戡定群苗，肇造大國，故仍

以華爲茲說。唐堯之時，洪水氾濫，其途稍塞。然至周穆，猶駕八駿之車，登崑崙之上，見西王母，賦詩酬酢，周知東西交通，非自漢始，佛教之來，亦已遼遠。列子載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仲尼篇）。夫周之西方，實維大戎。大戎非禮義之國，安有聖人？其時天竺佛教方興，聲名文物，光被四海，故列子聞而稱之，且引孔子之言讚之，然則佛教之來已在孔子之上。列子書曰：「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反山川，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臨終南之上，築通天之臺，其高千仞」，天人感通傳以化人爲文殊菩薩。穆王之第二子於沁水北山石窟（今山西上黨）造迦葉佛像。王又於鼓山迦葉佛舊寺重建竹林寺，請五百羅漢居之（是書爲唐時神僧所紀）。而文殊泥洹經謂佛滅度後，文殊至雪山爲五百仙人說法。雪山卽葱嶺，蜿蜒東走，而至終南。然則列子之言，證以劉向所說，其事驗矣。秦政焚書，佛經亦亡，而震且有塔，則載於阿育王傳。震且者，中國也，或作真且，或作支那，此言文物之邦。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真且國土有菩薩住處，名那羅延山，過去諸佛常於中住」。是釋迦之時，心王菩薩已知震且，則東西交通且遠在西周以前，惜乎史書不載，遂茫昧而難稽耳。悲夫！

東西科學考證（講演稿）

不佞今夜所欲言者，爲東西科學之考證。

夫世界有兩大文明：一曰東洋文明，一曰西洋文明。近時人士，或以東洋文明爲精神的，西洋文明爲物質的；鄙意不然，精神之外亦有物質，物質之外亦有精神。不過東洋較重精神而輕物質，西洋則較重物質而輕精神。此固社會歷史之趨勢，有不期然而然者。東洋學說以孔子爲宗，而孔子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主義，不言物質。老子之無爲，莊子之自然，墨子之節儉，對於物質且排斥之。而西洋爲個人主義，是以羅梭之自由，邊沁之功利，康德之幸福，斯賓塞之優勝劣敗，多趨重物質。此其所以異也。夫西洋物質之發達，至今盛矣。所以者何？則以科學之進步，而致用益大。夫東洋非無科學。吾以中國舊籍所載者摘其一二以供研究，亦可爲今日之考證歟。

中國科學之最早發明者，莫如天文。自大撓作甲子後，而羲和以定四時。堯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註：『在，察也。璣正天文之器。璣爲轉運，衡爲橫簾。璣徑八尺，圓周二尺五寸而強。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占星辰吉凶之象。七政者，日月星辰也』。夫堯典爲四千年前之書，是四千年前之人已能以儀器而測天象。及漢張衡更作渾天儀，以象天體，而天文之學以著。地球與金、火、水、木、土、天王、海王爲太陽系之八大行星。以我輩眼光觀之，則太陽實大。然太陽光線射至地面，僅逾七分；而他星光線，或須數時，或須數日，或須數年，或須數十百年。距地愈遠

，則其至也愈久。蓋太陽雖大，尙爲他星之系星，而他星又爲他星，以至無窮，而最巨者爲北辰。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而我輩遂不見旋轉爾。淮南子曰：『日中有踐烏』。註者不知，遂以「金烏」、「玉兔」爲形容日月之辭；謬說相承，聞之可笑。有烏，謂日中有黑點也。夫日中何以有黑點？近代西洋學者覃精考索，侯失勒乃斷之曰：『太陽全體神態，非人間一切諸電諸火所可方擬。化爲光輪，苞舉全體，煊赫照耀；二也。日球中衡左右，若地員之斡旋，以成羊角颶母之屬；三也。當回旋處中心成虛，壓力外搯，熱度驟減，氣質凝沍，遂能隔光；四也。以此四理，黑點情形庶幾前，尙無望遠鏡，而淮南子已能言之，豈非奇異！』

地員之說，倡於法人歌白尼。及哥倫布發見美洲，其說益信。『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馬髀算經註：『地旁沓，豈非地員之說乎？書考靈曜曰：『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春秋以迎天』。阿圖括地象曰：『地右動起於畢』。豈非地員而動之說乎？天之中，大氣舉之』。易乾鑿度曰：『地日行一度，風輪扶之』。大地之外有以太乎？莊子引惠施曰：『吾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

北爲北極，越之南爲南極，兩極爲地之中軸，卽地之中央也。史記孟荀列傳載鄒衍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當時以爲怪誕。以今日大地交通而觀之，亞洲之外有歐洲，有斐洲，有美洲，有澳洲，而中國者不過亞洲之一部爾。鄒衍又謂九州之外有八綫，八綫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紘。是則世界之外復有世界，吾人所居特其小爾。

舊約創世紀謂上帝創造天地萬物及人，耶穌教徒莫不信之。近百數十年來，達爾文創爲進化之論，謂人類由猿而生。今日斐洲之猿，尙有與野番相似者。其說一出，風靡學界，而神權失其依據。然莊子引列子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夫人猿同祖，系統較近，馬之生人，尙須經過若干之階級。則以達爾文尋其痕跡，考其遞變，故爲精細之言，而列子僅舉大略，究之皆爲進化之論也。

輓近科學之最進步者莫如電光力化。秦漢之書頗有言之。關尹子曰：『石擊石生光，雷電緣氣而生，可以爲之』。此非電學之論乎？墨子曰：『臨鑑立影，二光夾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於上。首被上光，故成影於下。鑑近中則所鑑大，遠光則所鑑小』。此非光學之理乎？又曰：『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此非力學之原乎？又曰：『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亢倉子曰：『蛻地謂之水，蛻

水謂之氣』。淮南子曰：『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反土』。至於燒汞成丹之法，點石成金之術，方士言之尤詳。此非化學之用乎？

算學之精，莫如周髀。測地量天，具有程式。歐洲談幾何者稱爲東來舊法。而筆算相傳，肇自宰予，歷代相承，疇人傑出，以視西人，未可多讓。

靈樞、素問爲中國醫學之祖，其理精微，可參造化。而李時珍本草綱目，尤爲西洋學者所稱許。若夫易筋之術，洗腦之方，祝由之科，傷寒之論，各有特長，非可輕棄。惜乎後人學之不專，傳之不實，遂致冒昧從事，爲世所譏。然以東西醫學較之，尙未可斷其軒輊也。

製造之術，古稱方伎，開物成務，利濟群生，惟不爲奇巧之器。路史載黃帝與蚩尤戰，蚩尤作霧，黃帝乃造指南鍼。周書謂成王時，越裳氏貢白雉，迷失道，周公作指南車送之歸。是二千餘年前或五千年已知磁石之用，後人乃仿其法以製羅盤而利航海，傳之西洋，而五洲之遠，因之而通，則磁石之功也。

土圭測影，銅漏傳更，豈非時表之權輿乎？朝野愈載（唐張鷟撰）稱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還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元史謂順帝所造宮漏，有玉女捧時刻籌，時至則浮水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按更而擊。是則今之時鐘，而奇巧尤勝西人矣。

三國志載諸葛亮伐魏，以木牛流馬運糧。諸葛氏集詳言其法。後人遂多仿製。異僧傳載唐時有一僧騎木驢，能登山行遠。以視今之自轉車、自動車爲何如也？

宋史載楊公在洞庭湖作火輪船，以輪激水，遊行自在。而明鄭和使西洋，所造之舟，制尤精巧。以視今日之火輪船又何如也？

袁子才新齊諧載乾隆時，江秀才慎修，以一竹筒，中用玻璃爲蓋，有鑰開之；開則向筒說千言，言畢則閉，傳千里內，人開筒側耳，其音宛在，如面談也。過千里，則音漸漸散不全。名曰寄語。以視今之留聲器復何如也？

飛行之術，古已言之。莊子稱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此猶想像之辭。若公輸子削木爲鳶，飛天三日而下；則能以機器飛行矣。杜陽雜編（唐蘇鸞撰）載飛龍衛士韓志和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棧置於腹內，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顧此爲木禽爾。拾遺記謂秦始皇時，奇肱氏乘飛車而朝；此則飛機之制也。漢書王莽傳稱：「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莽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着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是飛行之術、飛行之器，古已有之，特失傳爾（聊齋誌異載明季白蓮教徒張鴻漸爲木鳳，人乘其上，能飛空中。此爲小說家言，未可盡信）。

火藥爲中國發明，其用已久。元世祖時，法蘭西人從軍，始習其法，傳之歐洲。閱

薇草堂筆記（清紀昀撰）載大將軍年廣堯征青海，有人獻火器，以機轉之，能連發十三次。年以其傷人酷烈，不用。今之十三響銃，而二百年前已能製之，使其採用 訓師講武，已足稱雄，何至爲人魚肉哉？

古者讀書之士，書必自寫。削竹爲簡，長尺二寸。其後改用縑素。然質貴費重，寒畯難求。及漢蔡倫造紙，書籍賴之，而讀書者猶須自寫（東坡讀書記謂史記、漢書皆係自寫。宋時尙然，則今篤學之士，亦以自寫爲功）。至唐，乃創印刷之術。宋代又爲聚珍之版（卽活版）。書籍流傳，以是而廣。西洋人士以印刷與火藥、羅盤謂爲東來三大文明，非虛語也。

以上所舉，僅其大略。若就舊籍而詳考之，恐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盡。然此亦足以見中國之非無科學也。

夫中國科學何以日衰？西洋何以日盛？此則有大原因。其一：中國人性能創造，而不能繼續，且不喜改良。譬如建一寺廟，費款數十萬，輪奐之美，震耀一時。乃落成以後，置之不顧，日漸剝蝕，日漸損毀，終至傾頽破壞。俟有力者乃重建之。其二：中國學術以孔子爲宗，而孔子以天下爲本。山澤之儒，庠序之士，多談性理，重文章，遂相率而趨於無用。以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程氏且以玩物喪志戒之。此其所以衰也。西洋則不然，一人創之，則衆人倣之，一人不成，則衆人成之，互相研究

，互相競爭，互相批評，互相尊重，以期達於至善至美之域。乃復政府保之，學會嘉之，群衆信之，而科學之進步，遂足誇耀於世界。

唯我臺灣當此新舊遞嬗之時，東西文明滙合若一，我臺人當大其眼孔，勞其心思，憑其毅力，求其學問，採彼之長，補我之短，以發皇固有之科學，或且凌過西人，則不佞之所期望也。至於精神、物質兩方面，如車兩輪，不可偏廢，願與座上諸君各起而振興之。

印版考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是爲文字之始。夫文字之能傳布者，必有傳布之具，而後能行久遠。上古無紙，不能如今日之便利。故虞夏文字現已不存，其存者唯在鼎彝。而傳布之具，爲皮爲木，尙未能明。自後世發見者，則有殷墟之龜甲，汲冢之竹簡，秦漢之間，乃用縑素，價昂費重，求取不易。及蔡倫造紙，而用始弘。然讀書須自抄寫，得之甚艱，寶之甚篤。

隋開皇中，雕撰遺經，是爲鋅版之始，而文字傳布乃速。唐代因之。至宋大備。故宋版之書，今爲希貴。然宋版非盡佳本也。葉夢得石林燕語謂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所謂福建者，則麻沙本也。麻沙，地名，屬建陽縣，產榕樹，質鬆

易刻，多錯訛，故爲下。夫鑿版印書，以事傳布，厥功偉矣。然每印一書，必雕一版，費大工夫，收藏笨重，不便移徙。南宋之人，復爲聚珍之版，則活版也。其版有泥字、瓦字、錫字、銅字、木字。清代武英殿刻書，則用聚珍，故武英殿之版最佳。

顧宋人不獨能創聚珍也，又能縮大爲小。至正雜記載賈似道得砥硃石枕，欲刻蘭亭序，而患其小。一鑄工以燈影縮定武本刻之，宛如原本，缺損皆全。是知縮版之法，固已久矣。閩雜記謂閩省碑版而推侯官潘氏，能縮徑三、四尺字爲三、四分。嘗縮顏平原多寶塔爲袖珍本。又云：杭州運使河下馮氏，不獨能縮大爲小，且能拓小爲大。以字就燈照，乃以白紙取影，雙鈎而後鑄之。是知影刻之法，中國固已有矣。

海通以來，歐洲輸入印書機器，用鉛製字，則今之活版也。夫活版之術固非歐人發明，而由中國傳授也。元初，歐人從軍來此，遂取印版與火藥、羅經而歸，稱爲東來三大文明。夫無火藥則不足以整軍開礦，無羅經則不足以航海略地，而無印版則思想閉塞，學術停滯，不能人人讀書。故歐洲今日之文明，其受福於此者不少。昧者不察，乃以印版之術爲歐人所發明，是亦不揣其本也。

自來水考

自來水（卽水道）之設，始於羅馬都城，約在西曆紀元前三百十有二年。時城中人

民繁庶，污物充積，井水玷敗，疾病叢生，乃城中。用者利之。其後各國仿行，衆沾其惠。英倫始用蒸氣，瓦管亦改鐵，而自來水始美。有自來水，非傳自西人也。

鄧守安者，羅浮道士也。廣州城瀕海水苦，人家不能得。守安嘗語東坡：廣州城人飲鹹苦，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爾，以麻纏沫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大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時東坡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王敏仲能法引水入城，城人咸賴。是則中國之自來水也。

留聲器考

晚近科學昌明，人智競進，製器象物，巧事：曰留聲器，曰無線電，曰活動影戲；是皆事也。

夫留聲器之制，創於美愛爾遜，迄今未四十年。其始僅爲徵歌度曲之具，而今則家庭用之，學校用之，演壇用之，議會用之，以助社會之教育。其爲物豈細故哉！夫聲無形也，而能留之，又能傳之，可謂功參造化矣。然留聲器之制，非創自美人，而作於中國人也；且非創諸近代，而作於二百年前也。於何徵之？徵之袁簡齋太史之新齊諧。簡齋，乾隆時人，其書有「寄語」一則，寄語則留聲也。

新齊諧之言曰：「婺源江江秀才，號慎修，名永，能製奇器。取猪尿胞置黃豆，以氣吹滿，而縛其口。豆浮正中，益信地如雞子黃之說。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騎一木驢，不食不鳴，人以爲妖。笑曰：此武侯成法，不過中用機關爾，非妖也。置一竹筒，中用玻璃爲蓋，有鑰開之。開則向筒說千言，言畢卽閉。傳千里內，人開筒側耳，其音宛在，如面談也。過千里則音漸漸散不全矣」。慎修所製則留聲器，惜不能傳其法以示後人，而後人復不能闡心研求，以成奇器，遂使神秘之鑰，乃爲愛爾遜所握，能不可歎！然亦足見中國之非無奇才也。

按慎修先生清初大儒，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年八十有二，著書十數種，而於音學、曆學尤多發明。其傳世者，有律呂闡微十一卷、古韻標準六卷、推步法解五卷、曆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皆足發皇學術。而制器效用，特其餘事，是又瓦特、歌白尼合而爲一者。使其寄語早傳，則中國科學已足驕人，又何至反驚於人

耶。

藝旦考釋

前以藝旦考釋徵求答案，閱今月餘，未接惠稿。我臺多鴻博之士，豈以此爲遊戲之文而不肯爲歟？抑以爲考釋之題而踟躕下筆歟？鄙人學殖疏陋，試就所知而言，以爲臺語之資料。

按說文：藝，種也。詩楚茨：我藝黍稷，引申爲才藝。所謂藝旦，謂其有彈唱之藝也。旦字雖見於元曲，顧此尙非語源。晉書樂志曰：但歌四曲。自漢世無絃節，作伎曷先唱，一人唱，三人和。是但歌不被管絃，凡能但歌者，卽謂之但。淮南子說林訓：使但吹竽。註：但，古不知吹，人以徒歌，故云。不知吹，此則旦之本義也。元人創造戲劇，棄人留旦，與生相偶，則所謂戲旦也。章太炎新方言：今傳奇有云旦者，起自元曲。則所謂作伎最先唱者，本是但字，直稱其人爲但，猶云使但吹竽矣。古語流傳，訖元猶在，相承至今。夫旦本歌伎之名，臺灣以稱妓女，而加之藝，風雅典贍，有非他處所能及者矣。

魯王遷澎辯

明季續聞載魯王棲金門七年。訊後來諸人云，至己亥秋受永曆手敕仍命監國。成功遷之澎湖島，窘逼日甚。辛丑，成功因兵敗後陡然悔悟，復迎歸金門。連橫曰：此誠莫須有事也。澎湖爲臺灣之附庸。天啓二年，荷人據澎湖。四年，復據臺灣，築壘駐兵，以張海權。己亥爲永曆十三年，二島尙爲荷人所有。延平何能遷魯王於其地？則遷之，而荷人豈肯受之？受之，又豈肯歸之？此勢之所必無也。方是時，延平大舉北伐，長圍南京，光復之軍，雲合霧起，又何暇遷魯王於澎湖哉？則遷魯王，而魯王之舊臣如張尙書煌言、徐中丞孚遠，俱在延平軍中，寧無一言？此又理之所必無也。

夫以延平忠貞之節，眷懷故國，志切中興。北伐之舉，震驚宇內，清人恭之，故肆爲蜚語，欲以灰志士之心。而魯臣自舟山潰後，分散四方，久不與海上相往來；一聞其事，信以爲眞。此書爲汪光復所撰，則魯之舊臣而蓬髮降清者。但恐易世之後，據爲史實，論者遂不能無疑於延平；而延平之大節固無可毀也。余知其謬，故特辯之於此。

稻江圖書館議

不佞寄居稻江，於今五載。自晨及夕，所見所聞，無非車馬之聲，商賈之語，市肆紛紛，甚囂塵上，未有以慰其精神者也。顧不佞，以素食之故，囊筆傭耕，不得不居於此。幸而退食之暇，閉戶讀書，稍資寧靜。然購書匪易，歲靡千金，尙不足用，則不得

不求之圖書館。夫圖書館設在城中，距離較遠，又費時間。且當炎陽酷熱之時，風雨晦明之際，往來不便。想亦稻江人士之所同感也。

夫稻江爲臺北樞要之地，商務殷盛，冠於全臺，行旅出入，通於鄰國。而環顧市中，乃無公園，無會堂，無俱樂部，無圖書館，則一閱報所（文化協會雖有港町讀報所，而規模甚小）而亦無之，文化低微，甚於村鄙，豈非稻江人士之恥乎？且稻江既無公園、會堂、俱樂部，則稻江人士欲爲消遣計，唯有相率而入於酒樓、歌館，買笑尋歡，以浪費金錢，其害有不可言者。夫無公園、會堂、俱樂部之害已如斯，而無圖書館以涵養德性，增長智識，則其害更有不忍言者。此不佞之所以屢籌設立也。

曩者，大稻埕區裁廢之時，尙存公款萬餘金。不佞曾以設立圖書館之議，商之林區長。其一，役場宏壯，地位適宜，可免新建。其二，餘款充裕，撥爲基本，可免捐題，且可爲廢區之紀念，而留區長之去思。計無有善於此者。而林區長不以爲意，竟以役場借之市役所，公款充之同風會，而圖書館之設立，遂無有再議之者，可勝嘆哉！

夫稻江爲臺北樞要之地，住民六、七萬，納稅數十萬，凡有義務，寧落人後。而環顧市中，竟無一文化之建設。吾不知稻江人士其何以默默而息耶？比年以來，文化日進，各郡各街，莫不競設圖書館。卽至山陬海澨，亦有巡迴文庫。乃以堂堂冠冕之大稻埕，並一巡迴文庫而亦無之，豈非可怪？吾意稻江人士而能速自設立，以應時勢，其事固善；

否則當請總督府圖書館擇一適宜之地，而開分室，以慰稻人士之望，亦無不可行也。嗚呼！民彞耗斁，思想混淆，熙往攘來，言不及義，自非鼓勵讀書，不足以救其弊，而圖書館則以涵養德性而增長智識者也，可緩哉？可緩哉？

序跋

臺灣通史序

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啓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不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而舊志誤謬，文采不彰，其所記載，僅隸有清一朝，荷人、鄭氏之事闕而弗錄，竟以島夷、海寇視之。烏乎！此非舊史氏之罪歟？且府志重修於乾隆二十九年，臺、鳳、彰、淡諸志雖有續修，偏促一隅，無關全局，而書又已舊。苟欲以二、三陳編而知臺灣大勢，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其被囿也亦巨矣。

夫臺灣固海上之荒島爾，葦路藍縷以啓山林，至於今是賴。顧自海通以來，西力東漸，運會之趨，莫可阻遏。於是而有英人之役、有美船之役、有法軍之役，外交兵禍，相逼而來，而舊志不及載也。草澤群雄，後先崛起，朱、林以下，輒啓兵戎，喋血山河，藉言恢復，而舊志亦不備載也。續以建省之議，開山撫番，析疆增吏，正經界，籌軍防，興土宜，勸教育，綱舉目張，百事俱作，而臺灣氣象一新矣。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是以郢書、燕說猶存其名，晉乘、楚杌語多可採。然則臺灣無史，豈非臺人之痛歟？

顧修史固難，修臺之史更難，以今日而修之尤難。何也？斷簡殘編，蒐羅匪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譚，事多不實，則考獻難。重以改隸之際，兵馬倥傯，檔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則欲取金匱石室之書，以成風雨名山之業，而有所不可。然及今爲之，尙非甚難。若再經十年、二十年而後修之，則真有難爲者。是臺灣三百年來之史，將無以昭示後人，又豈非今日我輩之罪乎？橫不敏，昭告神明，發誓述作，兢兢業業，莫敢自違。遂以十稔之間，撰成臺灣通史，爲紀四、志二十四、傳六十，凡八十有八篇，表圖附焉。起自隋代，終於割讓，縱橫上下，鉅細靡遺，而臺灣文獻於是乎在。

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爲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偉矣。追懷先德，眷顧前途，若涉深淵，彌自儆惕。烏乎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義勇奉公，以發揚種性，此則不佞之職也。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實式憑之！

臺灣詩乘序

臺灣通史既刊之後，乃集古今之詩，刺其有繫臺灣者編而次之，名曰「詩乘」。子輿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則史也，史則詩也。余撰此編，

亦本斯意。

夫臺灣固無史也，又無詩也。臺爲海上荒土，我先民入而拓之，以長育子姓，艱難締造之功多，而歌舞優游之事少；我臺灣之無詩者，時也，亦勢也。明社既屋，漢族流離，瞻顧神州，黯然無色，而我延平郡王以一成一旅，志切中興，我先民之奔走疏附者，漸忠厲義，共磨天戈，同仇敵愾之心堅，而挖雅揚風之意薄；我臺灣之無詩者，時也，亦勢也。清人奄有，文學漸興，士趣科名，家傳制藝，二、三俊秀始以詩鳴，游宦寓公亦多吟詠，重以輿圖易色，民氣飄搖，侘傺不平，悲歌慷慨，發揚蹈厲，凌轢前人；臺灣之詩今日之盛者，時也，亦勢也。

然而余之所戚者則無史。無史之痛，余已言之。十稔以來，孜孜矻矻，以事通史，又以餘暇而成詩乘。則余亦可稍自慰矣。然而經營慘澹之中，尙有璀璨陸離之望。是詩是史，可興可群。讀此編者，其亦有感於變風變雅之會也歟！

大陸詩草序

連橫久居東海，鬱鬱不樂，既病且殆，思欲遠游大陸，以舒其抑塞憤懣之氣。當是時，中華民國初建，悲歌慷慨之士雲合霧起，而余亦戾止滬濱，與當世豪傑名士美人相接，抵掌譚天下事，縱筆爲文，以譏當時得失，意氣軒昂，不復有癡憊之態。既乃溯

江、渡河，入燕都，出大境門，至於陰山之麓，載南而東渡黃海，歷遼瀋，觀覺羅氏之故墟，而弔日俄之戰迹，若有感於東亞興亡之局焉。索居雞林，徘徊塞上，自夏徂冬，復入京邑。將讀書東觀，以爲名山絕業之計，而老母在堂，少婦在室，馳書促歸，棄之而返。至家，朋輩問訊，輒索詩觀。發篋視之，計得一百二十有八首，是皆征途逆旅之作，其言不馴，編而次之，名曰「大陸詩草」，所以紀此游之經歷也。

嗟乎！余固不能詩，亦且不忍以詩自囿。顧念此行，窮數萬里路，爲時幾三載，所聞所見，徵信徵疑，有他人所不能言而言者，所不敢言而亦言者。孤芳自抱，獨寐寤歌，亦以自寫其志而已。殺青既竟，述其梗概，將以俟後之瞽史。

寧南詩草自序一

甲寅冬，歸自北京，居寧南，重之報務。越五年，移寓稻江，校印臺灣通史。筆墨餘閒，頗事吟詠。因叢十載之詩，都爲一卷，名曰寧南詩草，志故土也。

余嘗見古今詩人，大都侘傺無聊，淒涼身世，一不得志，則悲憤填膺，窮愁抑鬱，自殘其身，至於短折。余甚哀之。願余則不然。禍患之來，靜以鎮之；橫逆之施，柔以報之。而眷懷家國，憑弔河山，雖多迴腸盪氣之辭，不作道困言貧之語。故十年中未嘗有憂，未嘗有病。豈天之獨厚於余，蓋余之能全於天也。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余非聖賢，勉勵斯語，以爲他日進德之資，且爲此生作詩之旨。寧南之草，猶其始也。

寧南詩草自序二

甲寅冬，余歸自北京，仍居寧南。寧南者，鄭氏東都之一隅也。自吾始祖卜居於是，迨余已七世矣。乙未之後，余家被毀，而余亦飄泊四方，不復有故里釣遊之樂。今更遠隔重洋，遁跡明聖，山色湖光，徘徊幾席；而落日荒濤，時縈夢寐，登高南望，不知涕淚之何從矣！

客中無事，爰取篋中詩稿編之，起甲寅冬，訖丙寅之夏，凡二百數十首，名曰「寧南詩草」，誌故土也。

嗟乎！寧南雖小，固我延平郡王締造之區也。王氣銷沉，英風未泯，鯤身鹿耳間，其有啼髮狂歌與余相和答者乎？則余之詩可以興矣。

丙寅仲秋，臺南連橫序於西湖之瑪瑙山莊。

臺語考釋序一

連橫曰：余臺灣人也，能操臺灣之語而不能書臺灣語之字，且不能明臺語之義，余

深自愧！夫臺灣之語，傳自漳、泉，而漳、泉之語，傳自中國，其源既遠，其流又長，張皇幽渺，墜緒微茫，豈真南蠻呖舌之音而不可以調宮商也哉？余以治事之暇，細爲研求，乃知臺灣之語，高尚優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於周、秦之際，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余深自喜。

試舉其例：「泔」也，「潘」也，名自禮記；臺之婦孺能言之，而中國之士夫不能言。夫中國之雅言，舊稱官話，乃不曰「泔」而曰「飯湯」，不曰「潘」而曰「浙米水」；若以臺灣語較之，豈非章甫之與褐衣、白璧之與燕石也哉！又臺語謂穀道曰「尻川」，言之甚鄙，而名甚古。「尻」字出於楚辭，「川」字載於山海經；此又豈俗儒之所能曉乎？至於累字之名，尤多典雅：「糊口」之於左傳，「指力」之於南華，「拗蠻」之於周禮，「停困」之於漢書，其載於六藝、九流，徵之故書、雅記，指不勝屈。然則臺語之源遠流長，寧不足以自誇乎？

余既尋其頭緒，欲爲整理，而事有難者，何也？臺灣之語既出自中國，而有爲中國今日所無者，苟非研求文字學、音韻學、方言學，則不得以得其真。何以言之？臺語謂家曰「兜」；兜，圍也，引申爲聚。謂予曰「護」；護，保也，引申爲助。「諺」，諛擾也，而號狂人。「出」，出入也，而以論價。非明六書之轉註、假借，則不能知其義。其難一也。臺語謂鴨雄爲「鴨形」。詩無羊篇，雄叶于陵反，與蒸、競、崩同韻。又

正月篇，雄與陵、懲同韻。復如查甫之呼「查哺」，大家之呼「大姑」，非明古韻之轉變，則不能讀其音。其難二也。臺語謂無曰「毛」，出於河朔；謂戲曰「遙」，出於沅水；謂拏曰「拗」，出於關中。非明方言之傳播，則不能指其字。其難三也。然而余臺灣人也，雖知其難而未敢以爲難。早夜以思，飲食以思，寤寐以思，偶有所得，輒記於楮；一月之間，舉名五百，而余之心乃自慰矣。

嗟夫！余又何敢自慰也。余懼夫臺灣之語日就消滅，民族精神因之萎靡，則余之責乃婁大矣。

臺語考釋序二

余既整理臺語，復懼其日就消滅，悠然以思，惕然以儆，愴然以言。烏乎！余聞之先哲矣，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余又聞之舊史氏矣，三苗之猾夏，獯鬻之憑陵，五胡之俶擾，遼、金、西夏之割據，愛親覺羅氏之盛衰，其祀忽亡，其言自絕；其不絕者僅存百一於故籍之中，以供後人之考索。烏乎！吾思之，吾重思之，吾能不懼其消滅哉！

今之學童，七歲受書，天真未漓，呶唔初誦，而鄉校已禁其臺語矣。今之青年，負笈東上，期求學問，十載勤勞而歸來，已忘其臺語矣。今之搢紳上士，乃至里胥小吏，

邀游官府，附勢趨權，趾高氣揚，自命時彥，而交際之間，已不屑復語臺語矣。顏推之氏有言：『今時子弟，但能操鮮卑語、彈琵琶以事貴人，無憂富貴』。噫！何其言之婉而感也！

余以僇民，躬逢此厄，既見臺語之日就消滅，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謀發達，遂成臺語考釋，亦稍以盡厥職矣。曩者余懼文獻之亡，撰述臺灣通史，今復刻此書，雖不足以資貢獻，苟從此而整理之、演繹之、發揚之，民族精神賴以不墜，則此書也，其猶玉山之一雲、甲溪之一水也歟！

臺灣稗乘序

一番雨過，蕉又成陰。殘暑未消，秋心已澹。素琴在御，尊酒不浮。左雍圖書，抗情文史。每思古人，實多作者。尼父反魯，筆削春秋。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屈原被放，乃賦離騷。文信失權，世傳呂覽。凡夫詩人所詠，烈士所嗟，思婦所懷，征夫所寄，莫不感託遐深，芬芳悱惻，片言剩語，用詔後人，允矣君子，金玉是式矣。

橫海隅之士也，投身五濁獨抱孤芳。以硯爲田，因書是穫。自維著述，追撫前塵。爰撫舊聞，網羅遺佚。吮毫伸紙，積月成編。徵信徵疑，盡關臺事。命名稗乘，竊附九流。夫虞初爲志，足輔詩書；小說所陳，亦資觀感。然而藁叟削簡，十九寓言；齊叢絕

纓，二三隱語。鷓鴣偃鼠之喻，豚蹄孟酒之譏，觸緒引伸，憑空結撰，縱橫以來，其風靡矣。

臺灣爲南服之國。島是田橫，人呼蒼葛。顧文運雖開，而書缺有間。是以稗海之游，東槎之錄，瀛壖之詠，赤崁之談，事類鑿空，語多浮蕩，君子恥焉。橫旣撰臺灣通史，又以其餘力著述此書。攬古之心，悠然遠矣。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之，況若人者，亦狂亦俠，可泣可歌，每卒一篇，投筆起舞。荆妻淪名，潤我剛腸，稚子進烟，助余幽思。殺青旣竟，以餽邦人。世有知心，定當展讀。

丙辰七月旣望，自序於劍花室。

臺灣詩薈發刊序

臺灣詩學，於今爲盛。文運之延，賴此一線。而眷顧前途，且欣且戚，何也？

臺灣固海上荒土，我先民入而拓之，手耒耜，腰刀鎗，以與生番、猛獸相爭逐，用能宏大其族。艱難締造之功，亦良苦矣。我先民非不能以詩鳴也。夫開創則尙武，守成則右文。昔周之興，陳師牧野，一戎衣而大定。及成康繼祚，械櫜作人，制禮作樂，爲後王範。雅頌之聲，詩人美焉。臺灣當鄭氏之時，草昧初啓，萬衆僭來。而我延平郡王以故國淪亡之痛，一成一旅，志切中興，我先民之奔走疏附者，漸忠勵義，共磨天戈，

以挽虞淵之落日。我先民固不忍以詩鳴，且無暇以詩鳴也。三百年來，士墜其德，農捐其疇，滄桑劫火之餘，始以吟詠之樂，消其抑塞磊落之氣。一倡百和，南北競起，吟社之設，數且七十。臺灣詩學之盛，爲開創以來所未有。此不佞之所以欣也。

然而今日之臺灣，非復舊時景象也。西力東漸，大地溝通，運會之趨，莫可阻遏。重以科學昌明，奇才輩出，爭雄競智，迭相抗衡。當此風雨晦明之際，聞雞而舞，着鞭而先，固大丈夫之志也。且彝倫攸斁，漢學式微，教育未成，民聽猶薄，傍徨歧路，昧其指歸，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又士大夫之恥也。夫以新舊遞嬗之世，群策群力，猶虞未逮，莘莘學子，而僅以詩人自命，歌舞湖山，潤色昇平，此復不佞之所爲戚也。

夫以臺灣山川之奇秀，波濤之澎湃，飛潛動植之變化，固天然之詩境也。涵之、潤之、收之、蓄之、張皇之、鼓吹之、發之胸中，驅之腕底，小之爲挖雅揚風之篇，大之爲道德經綸之具，內之爲正心修身之學，外之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我詩人之本領，固足以卓立天地也。不佞，騷壇之一卒也，追懷先德，念我友朋，爰有詩薈之刊。不佞猶不敢以詩自囿，然而琴書之暇，耕稼之餘，手此一編，互相勉勵，臺灣文運之衰頹，藉是而起，此則不佞之職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尤願與我同人共承斯語，日進無疆，發揮蹈厲，以揚臺灣詩界之天聲。

東寧三子詩錄序

臺灣爲海上荒服，我延平郡王入而拓之，以保存正朔。一時忠義之士，奉冠裳而渡鹿耳者，蓋七百餘人。而史文零落，碩德無聞，余甚憾之。曩撰臺灣通史，極力搜羅，始得沈、盧、辜、王諸公之行事，載之列傳，而文彩不彰。是豈心史之編，長埋胥井；西臺之什，竟付荒波也哉？

自是以來，瀏覽舊誌，旁及遺書，乃得沈斯庵太僕之詩六十有九首。越數年，又得張蒼水尙書之奇零草。又數年，復得徐闇公中丞之釣璜堂詩集。刺其在臺及繫鄭氏軍事者四、五十首，合而刻之，名曰東寧三子詩錄。而余心乃稍慰矣。

夫三子皆忠義之士也。躬遭國恤，飄泊海隅，冒難持危，齎志以沒。緬懷大節，超邁時倫。振民族之精神，揚芬芳於異代，又豈僅以詩傳哉！然而三子之詩，固足以啓臺人之觀感也。臺爲延平故土，復經諸君子之棲遲，禮樂衣冠，文章經濟，張皇幽渺，可泣可歌。臺人士之眷懷國光者，當以三子爲指歸，而後不墜其緒。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有以哉！有以哉！

閩海紀要序

余居承天，延平郡王之東都也。緬懷忠義，冀鼓英風，憑弔山河，慨然隕淚。泊長

讀書，旁及志乘，而記載延平，辭多誣譏，余甚恨之！弱冠以來，發誓述作，遂成臺灣通史三十六卷，尊延平於本紀，稱曰建國，所以存正朔於滄溟，振天聲於大漢也。筆削之間，搜求故籍，其載延平者，則有黃宗羲氏之賜姓始末、鄭亦鄒氏之鄭成功傳、江日昇氏之臺灣外記，驚門夢葦氏之海上見聞錄，皆實錄也。今乃復得閩海紀要，讀之狂喜，以爲漢族不湮，比書其必顯矣。書爲泉南夏元斌先生撰，而陳鐵香太史所藏者。起隆武元年，訖永曆三十七年，凡鄭氏三世之事，編年繫月，巨細靡遺，而尊宗延平，義如綱目，是正史也。且足補吾通史之缺。因繕副本，付之梓人。而延平之精忠大義，東都之締造經管，謀臣猛將、耆舊名流之功勳，文采炳炳琅琅，并傳天壤，豈非一大快事哉！

香祖詩集序

澎湖處絕海之中，三十六島風濤噴薄，奇木不生，礁石怒立，舟觸輒破。故其山童，其土瘠，其產畜，其民勞，其俗樸，耕原獵海，以養以生，尙恐不給，又何暇從事文學哉？然自施肩吾卜居以來，中土文明隨之以入，鬼市鹹水見於題詠，猶是荒昧之鄉也。元明置吏，忽弛忽張，政令不行，教化未啓。其巢處而出入者，非桀鷲之游民，則跳梁之海寇，固猶是甌脫之地也。延平肇造，緯武經文。降及有清，涵濡靡厲，鄙僇之風

漸開，絃誦之聲以出。士之讀詩書而擿科第者，代有其人，而蔡香祖先生遂以是起，可謂一鄉之秀矣。

先生諱廷蘭，雙頭鄉人。少好學，深自刻勵。年十三，舉博士弟子員。後成進士，出爲陝江令。澎之科第自茲始。

初，先生秋試遭風，至越南，越人禮之，著越南紀略、炎荒紀程二書，至今尙有存者，而詩則未睹。丁巳春，余以報中輯臺灣詩乘，欲葆一代文獻，旁搜遠引，遍索名山。其邑人陳子瑾堂竟錄先生之詩郵示，長短凡百十有五篇。余閱之喜，爲選一、二。雖其詩不足以入古賢之室，而亦一時之作也。

夫澎湖爲海中絕塞，樓船墩火，蛟嘯鰲鳴，其民習於戰鬪，而先生獨以文顯，爲鄉人士所景仰，天之降才，固不以地而限，特患人之不自奮爾。雖然，澎湖爲臺之附庸，瞬息可至，而余尙未往。漁村蟹舍中，豈無二、三奇士足與話桑田者？則余將索之矣。一葉扁舟，橫渡黑水，弔漁島之沈城，訪隋家之古壘，天風鼓浪，扣舷而歌，以與潛龍相和答也。

厚庵遺草序

詩有可傳，有不傳。傳之在我，而不傳在人。而厚庵乃不能自傳其詩，亦可悲矣！

厚庵歿二年，其尊大人屬林子爲輯其詩，將以示諸世。烏乎！厚庵之詩不得傳於子，而反傳於父，則厚庵之不隄，尤可哀矣！然是區區者，得林子而表章之，以垂諸不朽，厚庵有知，亦當起舞於地下也。

厚庵，醇謹人，性孝友，一致其力於實用之學，故爲詩絕少，詩亦不甚求工。然而滄桑亂離之感，騷壇酬唱之什，卽事言情，興觀群怨，是區區者又可以稍窺厚庵之梗概矣。

丁未冬，余游大墩，見厚庵於逆旅，握手若平生。既余南歸，而厚庵亦隱，未嘗以書信通往來。而林子顧盛稱其行誼文章，可以振末俗之流弊。烏乎！世風澆薄，大雅淪亡，後生小子以道義無足輕重，競逐於繁華淫靡之場，輒以其詩自鳴得意，是固厚庵之所恥也。父子慈孝之性，朋友死生之誼，人倫之大，王化之原，固不藉詩以傳；而編次厚庵之詩，則并父子之性、朋友之誼而揚麗於簡端，是又余之樂爲序也。

厚庵，臺中人，姓呂氏。林氏字癡仙，厚庵之篤友也。

鰲峰詩草序

大肚之山，自南而北，蜿蜒二十里，至於鰲峰之麓，土番處之，射飛逐肉，以武相角，閱今二百年前，而始爲我族攘焉。我族既居其地，闢田廬，成都聚，以長育子姓。

獷悍之氣漸革，禮讓之俗以興，士之讀詩書而掇科第者踵相接，而陳茂才基六尤其出也。基六素工詩，不作矜蹠語。聞爲醫，如其詩，亦不爲攻剽之術。豈非有德之士也歟？始余居大墩，基六素至臺中，復同隸櫟社，聲相應、氣相投也。及余客稻江，基六適然戾止，相見甚歡，出所爲鰲峰詩草相示，且請序。余受而讀之。已而歎曰：鰲峰固榛莽之地，歷年多而有我族，我族之中而有能詩如基六者，又豈非山川之秀也歟？然而我族不文久矣。漢學式微，綱紀墜地。趨時之士，競逐浮華。其有稍習唐宋人語者，便翹然以詩自豪。種性昏庸，吾心滋戚。基六其能以詩醫之也否？投之以敦厚之藥，導之以平和之劑，飲之以華實之湯，養之以浩然之氣。詩教之，庶幾有艾。而不然者，鰲峰之麓有石器焉，是維原人之跡，吾恐臺灣之詩，亦將委諸榛莽之墟，而使後人反笑我輩不武也！

櫟社同人集序

櫟社既設之二十載，樹碑菜園，又集同人之詩而刊之，將以示諸後。嗟乎！櫟爲無用之材也，詩亦無用，而眷眷於此者何也？文運之盛衰，人物之消長，朋簪之聚散，道義之隆污，均於是在。何可以其無用也而棄之？

先是戊戌之歲，林子癡仙始倡是社，和者十數人。越七載，余居大墩，邀入社。余

固無用之材也，又無用詩，幸而得從諸君子後以扶持風雅，則余何敢以不材也而自棄？海桑以後，士之不得志於時者，競逃於詩，以寫其侘傺無聊之感，一倡百和，南北並起，其奔走而疏附者，社以十數。而我櫟社屹立其間，左縈右拂，蜚聲騷壇。文運之存，賴此一線。人物之蔚，炳於一時。詩雖無用，而亦有用之日。莘莘學子，又何可以其不材也而共棄？

然而林子往矣，林子非棄材也，而以此自幟。追懷道義眷念朋簪，余雖無用，期與我同人共承斯志，請以此集爲息壤。

悔之詩集序

悔之既沒之八年，余乃輯其遺詩，刻而傳之。嗟乎！悔之岑奇人，乃僅以詩傳乎哉？雖然，人類多矣，芸芸以生，昧昧以死者，胡可勝數？卽幸而富貴功名，煊赫一世，曾幾何時而骨化形銷，與草木同腐者，又何足道？曾不若悔之之猶能以詩傳也。

始丁未間，余居大墩，始識悔之。悔之，櫟社之傑也，主持壇坫，鼓吹風騷；顧獨愛余文，余以兄事之。春朝滄茗，夜雨篝燈，言笑唱酬，爲歡無極。悔之嗜酒，飲輒醉，醉則縱論當世事，或朗誦屈子離騷，以洩其抑鬱不平之氣。故其詩亦幽峭蒼涼，芬芳悱惻，爲世所重。越四年，余遊禹域，行萬里，三載乃歸。歸而伏處寧南，遂不獲與悔

之相見。林無悶之喪，俱會齋園，悔之雖握手道故，悲懽交集，而形神蕉萃，鬢髮已蒼，若重有隱憂者。余竊傷之，而不虞以此而損其生也！

悔之之逝，余不能撫其棺。及葬，復不能臨其穴。寸心耿耿，負疚良多！而今乃輯其詩而傳之，則余悲或可稍殺。然而余之念悔之，又胡能已？

鈍庵詩草序

丁未辛亥之際，余居大墩，與林南強游，輒聞三水梁鈍庵先生之行事，慨然而往，欲求其詩而未得也。鈍庵負才器，不得志於鄉里，渡海而來，爲棟軍掌記室。劉壯肅見其文，奇之，檄辦東勢角撫壘，頗欲置產於是。割臺之役，率其佃兵與吳湯興、徐驥輩轉戰新竹、苗栗間，事敗而去。曾賦臺灣諸將四十首以示南強，南強藏之久而遺失。及余寓稻江，獲葉友石。友石謂鈍庵北游時，攜有詩稿三卷，方欲錄副，忽接電報，倉皇歸去，遂客死香港，詩稿盡沒。因誦其破畫殘稿二首，則亂後再來之作也。嗟乎！鈍庵以嶺嶠之英豪，爲東寧之羈旅，懷文抱義，衆多景行，而詩獨不傳，惜哉！余竭力搜求，計得六十有八首，次爲一卷，以付梓人；而鈍庵之詩乃稍存矣。夫鈍庵豈僅以詩存哉？向使不遭非常之變，招徠番黎，墾田樹藝，當必有所建立，何至窮愁以死？然士君子之處世，在百年而不在一日；鈍庵雖逝，固有不朽者在。因刻其詩，以訊吾黨。

惜別吟詩集序

臺南連橫歸自三山，留滯鷺門，訪林景商觀察於怡園，縱談人權新說，尤以實行男女平等爲義。酒酣氣壯，景商出詩稿一卷，云爲榕東女士蘇寶玉所著，其身世詳於乃兄幹寶序中。連橫讀竟而嘆曰：中國女權不振，一至於此歟！三綱謬說，錮蔽人心；道德革命，何時出現？夫政治之原，造端夫婦；族制之化，肇立家人。婚姻之禮正，然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晚近士夫，倡言保種，推原於女學不昌，是誠然矣！是誠然矣！雖然，如寶玉者，豈非深於女學者歟？而天特厄其遇者何耶？寶玉生於寒門，明詩習禮，因父醉語，誤適非天，時年猶未笄也。向使女權昌熾，人各自由，則早晚專制之異線矣。何至含苦難言，寄托於吟咏間，自寫其抑鬱牢騷之氣？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余不爲寶玉責，而特罪夫創「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者之流毒至此也。同此體魄，同此靈魂，男女豈殊種哉？而扶陽抑陰者，謂女子從人者也，奴隸待，牛馬畜，生死榮辱，仰息他人，莫敢一破其網牢。若曰此女誠也！此婦道也！媚媚比豸，誤守讒言，彼蒼蒼豈任其咎哉？近者中原志女，大興婦風，設女學、開女會、演女報者接踵而起，寶玉丁此時勢，埋沒於荒陬僻壤，不獲與吳擷芬、張竹君、薛素琴輩把臂其間，寶玉誠不幸矣！猶幸其能以詩傳也。嗚呼！中原板蕩，國權廢失，欲求國國之平等，先求君民之平等；欲

求君民之平等。先求男女之平等。灑筆書此，以告景商，並以質天下之有心人。壬寅冬十月望日，臺南連橫天縱甫，書於鼓浪洞天之下。

右文載鷺江報第六十一冊。鷺江報爲旬刊，西人 J. Sadler 發行，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創刊，始設於廈門，後移鼓浪嶼。民國四十五年，余在臺北舊書攤上購得一冊，乃專將鷺江報各期之「詩界蒐羅集」，自四十七冊至六十五冊，裝成一帙者（缺五十七冊）。封面爲第五十一冊，並記出版之時日爲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即西曆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按是年陰曆十月十一日合陽曆實爲十一月二十九日，知陰、陽曆必有一誤。以每十日出版一次計之，則發表本文之第六十一冊，當在光緒三十年陰曆正月月中旬，陽曆三月初。其時陰曆年尾及新年，全國各報例皆休假，故鷺江報第六十一冊出版之確實日期，但憑如此推算，無法斷定也。方彙謹識。

斯庵詩集跋

右斯庵詩集一卷，鄞縣沈光文著。

斯庵以明室遺臣，爲東都逸老，零丁海上，著作等身。自荷蘭以至鄭氏盛衰，皆目擊其事。臺灣文獻推爲初祖。著有詩文集、臺灣賦、流寓考、文開雜記。聞全謝山先生曾採入甬上耆英集，求之未得。唯續選甬上耆舊詩集有詩六首。合余所搜者計六十有九

首，編於臺灣詩存。

謝山既爲斯庵作傳，後論之曰：嗚呼！公自以爲不幸，不得早死，復見滄海之爲桑田；而余則以爲不幸中之有幸者，咸淳人物，蓋天將留之以啓窮微之文明，故爲強藩悍帥所不能害。且使公如蔡子英之在漠北，終依依故國，其死良足瞑目，然以子英之才，豈無述作，委棄於氍毹，亦未嘗不深後人之歎息。公之巋然不死，得以其集重見於世，爲臺人破荒，其足稍慰虞淵之恨矣。公之後人遂居諸羅，今繁衍成族。會郵人有游臺者，余令訪公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

嗚呼！謝山之論斯庵當矣！謝山雖爲清人，而眷懷勝國，景仰遺賢。忠義之士，其所著作，悉爲收存而表彰之，以發揚潛德，亦天下之有心人也。

當時郵人之居海上者，尙有張尙書煌言，陳光祿京第，均有集。雅棠跋。

賜姓始末書後

右賜姓始末一卷，餘姚黃宗羲撰。余讀竟，因書其後曰：梨洲之論，蓋爲魯王世子而發也。舟山潰後，魯王入閩，延平待以尊禮，極致誠恪。其後薨於浯州。永曆十八年，王世子惟儼始偕嗣王經入臺，則延平已薨二載矣。延平建國東海，養銳待時，非敢爲懷安之計。昊天不弔，翌歲而徂，光復之師，齋志以沒。當是時，永曆遠狩，存亡未知

，遙奉正朔，便宜行事，何可再立一君，以戴二日，此則延平之忠也。宗室諸王，流離海上，莫不待以舊禮，未聞有菲薄之言。使天右黃胄，歸撫神州，必奉故君之子，渙發大號，昭告祖宗，以盡臣節，又何致梨洲之疑哉？梨洲之論，蓋亦一隅之見耳。

稗海紀遊書後

右稗海紀遊一卷，仁和郁永河著。永河字滄浪，快男子也。康熙三十六年春，自省來臺，躬歷南北，採礦北投，事畢而去。觀其百折不撓之精神，誠足使人起敬。書中所載山川險阻、瘴毒披猖，以今視之，何啻霄壤。夫北投者，今日之所謂樂土也，歌舞樓臺，天開不夜，山溫水嫩，地號長春；而在當時幾於不可一朝居，此則人治之功，而滄浪之開其始也。滄浪所著尚有番境補遺、海上紀略，惜版久失傳，知者較少。至書中所論撫育土番一事，我輩今日讀之，其感想又何如？

番社采風圖考跋

右番社采風圖考一卷，滿洲六十七撰。六十七字居魯，乾隆九年，以戶部給事中任巡臺御史。余已采其詩入臺灣詩乘。此書所言番俗，饒有太古之風。因念今人號稱文明，而物質相炫，才智相爭，詐僞相欺，強弱相噬，搶攘昏墊，日夜不休，反不若睚盱渾噩之徒，猶有純樸之初也。讀竟爲之太息！

臺灣遊記書後

右釋華佑臺灣遊記一卷，久求未得。日者林君孔昭自新竹來，攜以相示。有臺灣內山總序一篇、雜記一則、圖十三幅，各有說語，似繇辭；是爲青烏家言。顧以總序觀之，尙有前山一篇。圖中地名皆譯番語，至今尙有襲用。而內山一圖，南自瑯瑯，北至雞籠，山川脈絡，記載尤詳。凡可建邑屯田之地、陸防水戰之區，莫不指示其要，是又經世家言。記中謂里劉有唐碑，上書「開元」二字，分明可辨。又謂巴老臣人多識字，有讀孝經、論語。是誠奇異。若果有此，則臺灣開闢，遠在唐代。證以隋代之經略流求，益足考信。隋書流求傳載大業二年，遣虎賁中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巒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其王居波羅檀洞，稜擊破之。夫高華嶼爲今之花嶼，龜巒嶼爲奎壁嶼。皆在澎湖，而波羅檀爲葫蘆墩。顧此爲臺灣西部之事，而東部則草昧未啓。文獻莫徵。今記中乃有唐碑，是唐人已至臺東而傳其胤，故能識字讀書；但作菩薩誦，則以僻陋在夷，與外不通。文化漸退，遂復其朔。此固環境之變遷，有不期然而然者。

吾友福清黃君乃裳，久居婆羅州，曾入沙羅越內地，謂拉耶種人性純良，識字讀書，能誦唐詩，云其遠祖遭唐末之亂，飄流至此。黃君以光緒之季，率其鄉里子弟，開墾

沙羅越。其後相見廈門，爲余言之。若徵此說，則唐人來居臺東，似非虛誕。且唐人會居澎湖矣。全唐詩有施肩吾題澎湖嶼一首。肩吾，汾水人，元和中舉進士，隱居不仕。或言其遠處澎湖，子孫蕃衍。夫臺澎僅隔一水，朝發夕至。唐人既居澎湖，安知其不入處臺東？惜華佑不載其詳，僅舉「開元」二字。又云：諸山名勝，皆科斗碑文，莫可辨識。科斗爲大篆以前之書，豈三代之時華人已至臺，而列子乃有岱輿員嶠之稱乎？

余曾考其地望。里劉今作理劉，在木瓜溪北，其外則花蓮港。華佑圖中亦有此港，不載其名，但言可泊舟，惟懼潛濟，故防備特嚴，阻其險要，若敵人登山發礮，則難爲禦矣。巴老臣未詳何地，以圖觀之，在交里宛北，中隔一溪。交里宛今作加禮宛，番社也，則巴老臣當爲今之鵠仔埔，而冬仔爛爲新城三棧之地矣。

華佑爲普陀僧。其來遊也，或言鄭芝龍據臺時。然圖中有紅毛大山。臺人謂荷蘭爲紅毛。以名考之，當在荷人入臺後。是時荷人政令僅及赤嵌，而華佑二人遍歷全臺，東西南北，靡所不至，凌饑渴，冒瘴癘，出入野蠻之間，不逢不若，自非毅力，曷克至此。

華佑既去，居於安溪李光地家，未久圓寂。光地好堪輿，愛其書，秘以爲寶。數傳之後，其裔孫某攜至鹿港。某死，遂散失。聞關帝廳蕭氏存六十餘葉，北斗街人某亦有三十餘葉。他日苟得其書而再考之，以明臺灣之古史，亦快事也。

臺灣隨筆書後

右臺灣隨筆一卷，華亭徐懷祖撰。懷祖爲明左僉都御史闡公中丞之姪孫，事跡未詳，當爲遊幕之士。乙亥爲康熙三十四年，而鄭氏滅後之十三年也。遊客著書，以此爲古。書中謂番民種類甚繁，或云秦始皇時方士將童男女五百入海，蓋止於茲山，而育種至今；其說甚奇。余嘗以臺灣二字疑則列子之所謂岱輿員嶠，而方壺卽澎湖，其音實同；證以方士所言，尤足徵信。臺灣屹立大海中，大海則渤海也。山川美秀，氣候溫和，長春之花，不黃之草；非所謂仙境也歟？玉山爲諸峰之冠，高至一萬三千六百餘尺，長年積雪，其狀若玉；非所謂望之如雲也歟？海舟至止，猝遭風颶，回帆而走，瞬息千里；非所謂風輒引去也歟？臺灣產金，世人傳羨，邃古荒昧，至者絕少，遂疑黃金銀爲宮闕，而爲仙人所居。十洲三島，同此詭異，固無足怪。至列子所謂大壑歸虛，似則澎湖之海。澎湖與臺密邇，巨浸隔之，黑流所經，風濤噴薄，實維無底之谷，故名落際。又有萬水朝東之險，而疑爲海上仙山也。臺灣雖爲一島，曩時航海者多誤爲二。明萬曆初，荷蘭人連少挺舟過臺灣，嘗繪一圖，亦分爲二（此圖余已模印於臺灣通史）。蓋自海上觀之，中央諸山爲雲封蔽，而大甲以南，濁水以北，猶爲澤國。況列子著書在二千年前，所引夏革之語更遠在三千年上（列子爲周考烈王時人，而夏革爲商湯時人），故謂之

岱輿，謂之員嶠也。鄙見如此，質之高明，當有以詔我矣。

書陳星舟先生遺著

人當積錢乎？錢婁多而子孫婁驕縱。人當積書乎？書婁富而子孫婁愚魯。吾嘗見衣冠之族，數傳凌夷，其後人貧不能自立，日抱先人之零縑斷素，入市易米，至不得一飽；甚者且舉先人著作而盡焚之。故鬼有知，能無痛哭？

吾邑陳星舟先生震曜，醇謹士也。嘉慶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後任陝西寧羗州知州。三十年，罷官歸，宦囊蕭瑟，唯攜漢唐碑帖十數笥。平生著作，有小滄桑外史四卷、風鶴餘錄二卷、海內義門集八卷、歸田問俗記四卷、東海壺杓集四卷、詩一卷，皆未刻。光緒紀元，開山議起，沈文肅奏建恒春縣，則先生舊議也。文肅因訪其書，請祀鄉賢。越二十有五載，余撰臺灣通史，曾就其家借讀，爲錄二篇。又二十有五載，余擬刻臺灣叢書，再借，則已火矣。幸余所錄者，一議減戍兵添募鄉勇書，一議添募屯兵書，皆在先生傳中。不然，星舟一生心血，將付之烟消灰滅，寧不恫哉！

余嘗謂積錢者貪，積書者癡，皆敗德也，故不如積德。莊生有言：『我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性命非我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夫我身、性命、子孫且非我有，而何有於錢？復何有於書？

潛園琴餘草跋

右潛園琴餘草七卷，淡水林占梅著。

鶴山以華臚之身，享林泉之樂，文酒之盛，冠於北臺。洎後陵替，詩稿未刊。余從李君適園借得，有南通徐樹人中丞序。是鶴山所手訂者。余讀其詩，五律最佳，七律次之，而古體微弱。爲選一百十有五首。約及全集十分之二。至南征八首，詩雖平常，事關重大，則以戴潮春之役，全臺俶擾，鶴山傾家紓難，力保北臺，復率練勇助克彰化。惜乎早逝，未得成名。然鶴山事功炳炳在人耳目，苟僅以詩而論之，抑小矣。雅棠跋。

梁鈍庵詩集書後

余既輯梁鈍庵之詩，因憶曩在大墩聞林無悶之言。無悶謂鈍庵岑奇人也，嘗自念曰：『人生世上，但得一間草茅屋，一個大脚婢，一甕老紅酒，於願足矣』。無悶曰：『請下不字』。鈍庵謂何？曰：『一間草茅屋不破，一個大脚婢不醜，一甕老紅酒不竭』。鈍庵大笑。今無悶已逝，而鈍庵之詩將付剞劂，追思其言，誠非易易。

稻江井欄記書後

稻江舊天后宮有井，不知鑿自何時。光緒間。安溪林篔雲先生居此。爲作石欄，且

假藍鹿洲之名而記之曰：『大稻通津。天妃廟後，鄭延平駐師，拔劍砍地得泉，因名淡水。康熙六十年四月乙酉，漳浦藍鹿洲鑄記』。又篆書『小劍潭』三字，旁爲施世驥。而鑿雲亦題曰：『汲井可受福』。曩年擴大市衢，廟毀井堙，已無其跡，而石欄尙存發記茶行。余以鑿雲之作僞，懼誤後人，不得不糾其謬。

夫淡水固土番社名，明人著書，已有其地，何喬遠閩書亦言之；則非出自延平，且非出於拔劍得泉。其謬一也。延平入臺，肇造承天，未曾一至北鄙。嗣王經雖討蓬山，觀兵大甲，亦僅小駐鐵砧，未曾一至淡水。其謬二也。朱一貴之役，鹿洲曾參戎幕，從軍入臺。然一貴以五月朔日攻府治，而清軍以六月十六日始克安平，則四月之間，鹿洲尙在漳浦，何以得至淡水？其謬三也。鹿洲果至淡水，當在平定一貴之後。東征集中雖有紀竹塹埔之文，竹塹今新竹，距淡水尙百數十里，狃榛荒僻，渺無居人，何有鑄記之事？且康熙六十年四月，日無乙酉。其謬四也。施世驥爲水師提督，率兵平臺，未幾卒於軍中，則世驥必未至淡水，又安有『小劍潭』之名？其謬五也。大稻埕原名大佳臘，番語也，華言曝穀場，址在今之六館仔街；建府之時，因闢市肆，乃譯今名。則二百年前，安有大稻二字？其謬六也。淡水廳志修於同治七年，不載此廟，亦不載此井，則知其爲建府後所築。而乃杜撰爲二百年前，自欺欺人。其謬七也。曩游廈門，見鑿雲先生於鼓浪嶼之怡園，園有鹿泉，鑿雲刻記，亦言爲延平拔劍砍地之跡，與此同出一轍，固

疑鑿雲之附會。然延平駐軍鼓浪，折戟沉沙，尙堪憑弔，則鹿泉事猶近實，非如此井之出於鑿空也。

夫文人好事，自古已然。勝地名山，半由潤色。故作史者當求其實而糾其謬。不然，以此井欄而傳之數百年後，則修誌者將據以成書，而不知其爲鑿雲所欺也。

跋延平郡王書

延平郡王之書，世不多睹。比年以來，贗品日出，至有書大木爲大目，而朱印炳然者。作僞之拙，識者唾之。此幅爲晉江大家黃氏所藏，長三尺有□寸，寬一尺□寸，草書周子太極圖說，凡五行，五十有四字。雖不足與岳忠武王之前後出師表較其大小，而英靈之氣，湧於毫端，則鄂王以後一人而已。

龔者開元寺僧傳芳遊歷至泉，聞而求之。黃氏以寺爲鄭氏故址，內祀延平，出以相贈。傳芳攜歸，珍重保之。王之翰墨始鎮東都。而東都之山川仍爲作僞者所汙乎，則我輩尤當珍重保之！

題謝瑄樵墨竹卷子

詔安謝瑄樵先生穎蘇，號嬾雲山人，又號書畫禪。少負奇才，喜談兵，精技擊，顧不得志於鄉里。東渡臺灣，歷游南北。嗣參彰化林剛愍公戎幕，殉死漳州。談者以爲有

烈士之風。余撰臺灣通史，附其行事於剛愎傳中。瑄樵善書畫，工水墨蘭竹，間作山水、花卉，亦有瀟灑不群之概。懷才未試，抱義以終，故其名不聞於大江之漭，然閩南士夫無不知有瑄樵者，亦可以不朽矣。

此卷爲鄉友張子振樑家藏，尤堪珍寶。戊午爲咸豐八年，距今七十有三載。榕壇則海東書院之講堂。瑄樵南遊，久寓其地。兵燹之後，廢爲墟。不知參天老榕，尙作中宵風雨之聲否？展卷慨然！庚午新春三日，題於淡北之大遯山房。

人文薈萃序

余以弱冠，出乏報務。所往來者，多屬一時之士，迨今二十餘年矣。而余亦以勞而自退矣。寄硯稻江，閉門習靜，幾若與世無聞。而平昔所往來者，或且以余疏嬾，不復互通尺素，而余豈能漠然而忘之哉。日者，臺北遠藤寫真館主以人文薈萃相示，余披而閱之，大都當世之士，聆其言，接其人，或聞其姓名，而不得晤者，而今皆獲見之。莊生有言：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嗟乎！余以隱遯，著書自娛。今得此帖，較之足音，其喜爲何如耶？風晨月夕，酒後茶餘，淨几明窗，歡然相對，能不使余起鶯鳴求友之心，而生風雨故人之感也夫！

雅堂文集卷二

傳狀

謝頌臣先生傳

先生諱道隆，字頌臣，臺中揀東上堡人。少習括弧馳馬試劍，內健而外柔，有古烈士風。乙未之役，臺統，臺中邱逢甲爲謀主。逢甲與先生爲世中表，素以濟生慨然起糾鄉里之士助之。居無何，景崧遁，逢甲亦在醫術治人，困者且濟以藥。大甲溪爲臺灣巨川，源遠而山曰睦督科，俯瞰東勢角西北。而西山獨高。先生買其祖母，左右並營兩壙，豫爲夫妻窀穸。嘗自念曰：「爾，而竟不獲志，命也！」壙成，邀文人置酒高會，白詩，凡會與不會者，亦同而張之。邑子林癡仙輯而成集，樂曰：「吾獲此以殉，勝於玉魚金椀矣！」越七年，不瑄亦以醫聞。

連橫曰：丁未夏，余旅臺中，始獲交先生。聆其言論，眉稜間隱有俠氣，豈非古之隱君子也歟？生壙之集既刊，逢甲在廣州，爲文序曰：唯君達人，知有不變者存，變也以常視之；知有不死者存，死也以生視之。烏乎！先生之平生盡之矣，余復何言。

沈少鶴傳

余年過弱冠，交遊遍南北，而與沈少鶴最篤。衣食也相解推，疾病也相扶持，道義也相切磋，患難也相匡濟。余與少鶴若兄弟矣。顧少鶴方少壯，抱大有爲之才，而竟賚志以沒，上負老親，下遺妻子，余能不悲哉！方少鶴病時，余日夜侍左右，醫藥看護，靡其不死；越數日而少鶴竟死，余又安已於情耶！

少鶴姓沈氏，諱伯齡，余妻之弟也。籍安溪。父德墨公來臺經商，娶王太孺人，生少鶴及二弟，遂家於郡治。少鶴性穎悟，豐儀整秀。戚黨皆愛之。初德墨公以商致富，獲資十數萬金。及改隸後，腦利歸官，而經商又多挫。少鶴慨然謂余曰：『家君年老，諸弟又幼，余欲稍振舊業，君其有所輔助？』當是時，少鶴方與南人士合設臺灣實業會社，投大資，將有所奮發，乃不數月而死，若豫知其事而以言相託也。卒哭之夕，余呼少鶴而告曰：烏乎！君其可以無懟矣。父母也余事之，弟也余教之，寡妻孤子也余嫂之姪之，有如此盟，明神鑒之！嗟乎！余及今日，其可以對少鶴也哉？

少鶴生於光緒二年，卒於明治三十有三年，年二十有五。葬寧南門外。配吳氏，生二子：長清龍，四歲；次清根，才彌月爾。

連子曰：古人有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少鶴既死，而余所爲少鶴身後事者頗多。少鶴沒四年，而其幼弟殤，次弟授室，余爲之悲而喜也。又一年，德墨公逝。又五年，王太孺人亦逝。余爲之治喪營葬，處家事。顧此十年間，無時不以少鶴爲念。今遺孤稍長，皆肄業於學校，必有振興之一日，亦可以慰我少鶴於地下也夫。

陳鞠譜傳

曠昔之夜，余訪鞠譜於閔堂，與談天下事。鞠譜輒笑曰：『書生但能言爾』。南溟在坐，猝答曰：『乃公以馬上得天下，能以馬上治耶？』鞠譜大笑，余亦笑。其後余赴廈門治報事，越年歸，聞鞠譜以狂病死。急晤南溟，詢其狀。南溟曰：『鞠譜狂病時大呼殺鬼，且持刀起擊。噫！衆鬼猖獗之世，鞠譜儒，不能殺，願安能殺之地下耶？雖然，大丈夫亦爲鬼雄爾，何可慙慙不死？』余曰：『君與鞠譜善，何不傳其人於世？』曰：『我爲文遲鈍，每自慊。且鞠譜之爲人也，飛揚跋扈，出乎目論之外，非藉子雄健之筆以寫之，胡能似？余請以口授，而子記之，可乎？』

鞠譜姓陳氏，諱鳳昌，字卜五，臺南人也。性豪邁。及壯，始獲一衿。鄰人王翁愛

其才，妻以女。鞠譜益肆志讀書，勉爲古詩文。乙未之役，臺人自主，奉劉永福守臺南。鞠譜與同輩集議於府學，大言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亦爲緩急用爾，今竟無一人，我輩寧不愧死？』乃走叩軍門，上戰守十二策。請募健兒赴前敵。不聽。退而告人曰：『劉帥亦碌碌者！』居有頃，聞彰化破，吳彭年戰死，甚壯之，灑酒爲文以祭。越數年，又爲負骨歸粵，以百金恤其家。烏乎！亦義俠哉！鞠譜既知事不可爲，攜眷渡廈門，閉門不出，著拾唾十卷。其文雋穎，時寓勸懲之義，而於臺事頗多採擇。

余曰：鞠譜沒後，余求其遺書，得拾唾四卷、詩一卷，將輯而刊之。烏乎！此則鞠譜所遺之心血也！鞠譜既歸臺，學賈，積數年，獲利數千金。每眷懷時局，憤一世人之相率於僞也，輒呼酒命醉。而南溟亦豪飲者，酒酣耳熱時，兩人爭論古今事，抗談不已，至於攘臂碎杯，拍案呼絕。余從其旁觀之，豪情壯氣現於須眉，固非小人儒所能及也。鞠譜生於同治四年，卒於明治三十有九年，年四十有九。而南溟亦我南之狂者，姓胡氏，名殿鵬。

連子曰：烏乎！如鞠譜者，豈非所謂狂士者哉？今沒已數年，而談者氣爲之王，則以精神有以刺激之也。余聞西哲曰：國多狂者，則其國必強。何以強？則以國民之多進取，故中原衰弱，士德不振，昏昏終夜，王氣銷沈，安得萬千狂士奔走呼號，以起其疲困耶？孔子曰：狂者進取；然則狂又胡可少哉？

林癡仙傳

林癡仙，臺中人，諱朝崧，字俊堂，建威將軍利卿公之少子也。聰慧絕倫，年十四入邑庠，嗣食餼。顧無仕宦志。霧峰林氏以武德世其家。甲申之後，群從兄弟皆以功名顯，而癡仙獨寄情詩酒，以文學鳴海上。乙未夏，避亂泉州，游滬上，數年乃歸。

當是時，桑海迭變，名宿凋零，士之不得志於時者，競立詩社，號召徒侶，以作無聊之興會，癡仙乃出而最之，與苑裡蔡啓運、大社賴紹堯、鹿江陳懷澄及從子南強等結櫟社以相角逐，一時風靡中臺。然社規嚴厲，非積學之士不引納，故社中僅二十餘人也。癡仙既以詩酒自豪，又好客，春秋佳日，輒開大會，南北至者常數十人。既厭族中塵湧，移居聚興莊，課僮耕稼，築草堂曰「無悶」，遂自號道人。旬日一至大墩。至則招諸友爲詩酒之會。每飲必醉，走筆爲詩，放聲高誦，琅琅出金石。每一篇出，衆爭傳抄，不數日而全臺寫遍。顧時爲酒困。又好色，嘗醉臥美人側。每當意，輒賦詩贈之。北地燕支中，無不知有林子者。其豪放如此。癡仙遂游於酒人乎？嘗慨然曰：「塵世紛濁，名利桁場，若輩擺脫不棄，千古會心人唯有信陵君爾」。然癡仙事母孝，處族和，急人之難，有古烈士風。其亦有託而逃歟？大正四年冬十月初七日，卒於里第，年四十有一。子幼，女二。著無悶詩詞數百首。

連橫曰：癡仙死旬日矣，余乃稍殺其悲，刺述平生，以昭示來許。癡仙一死，而全

臺詞人無不洒淚者，以詩界從此寂寞也。友人謝籟軒曰：癡仙能適其樂，一日之生勝於常人三日。連橫曰：以癡仙之爲人而論之，其果癡也歟？

郭壽青傳

士有一技一藝，皆足以自立而名傳諸世。若僚之丸、秋之奕、養由基之善射、公孫大娘之舞劍，器雖小，道有足觀焉。

亡友郭壽青彈琵琶絕佳，金石絲竹之屬，莫不通其神妙，而外此碌碌也。壽青之學，學於王老五，老五又學於其妻者。風清月白之夜，燈紅酒綠之時，聞壽青琵琶者，皆神氣飛越，感興上下。四絃之中，千變萬狀。烏乎！何其奇耶！

丁酉夏六月既望，余與沈少鶴、李兆陽諸子泛舟安平，壽青亦抱琵琶至。時夜已半，月色水光，涵虛無際。壽青乃彈水操之曲。徐聞遠遠有呶啞聲，既有喇叭聲、傳點聲、士卒呼唱聲自遠而近。忽而戰聲隆隆然，旗聲瑟瑟然，刀聲鏘鏘然，櫓聲悠悠然，風聲、水聲蕩蕩然，兩軍激戰之聲轟轟烈烈，若周郎之火赤壁，岳侯之破洞庭，而足以振人尚武也。畫然一聲，四絃俱寂。余舉杯勞之。壽青曰：『吾技固未佳，然視臺南中無有出吾右者。嗟乎！吾學無所長，而僅以琵琶顯，吾其窮乎！雖然，公若肯以文傳，吾無憾』。越十年而壽青竟以貧病死，年三十有二。烏乎哀哉！

壽青諱維嵩，臺南郡人。祖父某，以商致富。父某，素好樂，尤愛客，暇輒歌奏於堂。壽青稍長，教以技，卽了悟，而琵琶尤精。願壽青既嗜樂，不善治家人產，十數年間，萬金蕩盡。然不屑以技媚貴人，遂至抑鬱以終。遺一妻及女，而所愛之琵琶且不知何處去矣。烏乎！又可傷也！

連橫曰：吾聞明季有湯琵琶者，以絕藝游江南北，名喧一時，其後亦以貧病死。壽青之技，不知視湯何若，而命運則同。烏乎！士有抱奇才異能侘傺不得志以沒者，何可勝道？吾傳壽青，吾尤有無限之感情縈繞而不能已！

鄭慧修女士傳

王香禪曰：余聞藐姑射之神人，不食五穀，乘雲龍，御飛龍，而游於四海之外，未嘗不想見其爲人，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昔昔而求之，夢夢而索之。願乃得見鄭慧修女士，其行潔，其志芳，皜然不滓，超然塵垢之外，並世而無兩者也。女士既物化且數年，昔昔而求之，夢夢而索之，若物之內，若物之外，希夷而不可遇。余乃欲播之詩歌，而金石不足以恍其態；余乃欲徵之圖畫，而丹青不足以寫其容。則余將何適而可？余將以文章傳之，而文章又不足以狀其爲人；且恐以垢女士。子連子其爲我狀之。

連子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人爲萬物之靈，翹

然宇宙之間，而時爲物囿，束縛一世，紛紜踟躕，至死而不能自解者，比比也。以余所聞鄭女士之風，心嚮往之，願未知其詳，予其言之。香禪曰：諾。女士新竹人。祖若父皆顯紳，以豪富聞里閭。母王氏，生女士及兄，絕愛之。性明慧，讀書知大義。事親孝。嘗侍祖母側。祖母固信佛，築淨室於城外，女士奉晨昏焉。遂絕暈、絕脂粉，撤其環珥，守貞不嫁。定省之暇，獨居一室，焚香靜坐，手執金經一卷，湛然寂然，悟萬物生死輪迴之理。遂朝南海，游西湖，泛楊子，上金焦，以攬佛陀之跡。歸次鼓山，就古月禪師而問法焉。居無何，其祖母病，父促歸。女士謂禪師曰：他日當骨於此。歸數日，而祖母卒。越數月，而女士亦卒，年二十有六。遺命以火化，歸骨鼓山，建浮屠焉。當女士之歸也，次稻江，訪余於瓊樓，該笑甚歡。瀕行告余曰：恐不獲再見。視其容溫然似春，而不料其竟爲物化也。悲夫！

連子曰：塵濁昏墊之世，群生之倫莫明其鄉，倣佛於耳目鼻舌心意者，曰爲貴賤也，爲小大也。姦雄之夫，盜妬之子，矯柔仁義，制作名器，以驅納一世之人心，而匹夫匹婦相率爲僞，如水之趨壑，放乎而不知止。莊子憫之，示以無爲。故曰極物之真，能守其本，外天地，遺萬物，而未嘗有所困。我佛憫之，告之以靈，故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鄭女士得之，故不斲於華實，不斲於妃耦，不斲於生死。連子曰：鄭女士可謂能全其天者矣！古者謂是帝之懸解。

書何水昌

何水昌，臺中人，居市內之橋子頭。性純孝，與人無忤。家貧，未克就學。年十三，出爲人傭，得錢悉以奉父，不敢自私。越數年，母卒，兄弟又早亡，孑然一身，以養其父。父年四十五，患偏枯，困頓床蓐，便溺須人。水昌日爲洗濯，不嫌污穢。每得甘旨，必奉父，而自食粗糲，或忍饑，以市魚肉。父得飽，則喜。又以病故，吸雅片，日非二三百錢不能止癮。水昌隻手拮据，供養不絕，二十年如一日。其純孝有如此者。大正九年十月，市協議會員林耀亭聞其行，爲請市尹，轉詳督府，特受旌表。東宮殿下巡臺時，復蒙下賜餅餌。然水昌僻處窮廬，庸德之行，流俗弗察。藉非林君之推獎，又孰知有何孝子哉？

水昌以比來生意微末，衣食不贍，日夜經營，思多博百數十錢以充家計，而積勞致疾，遂成肺癰。囊無錢，瓶無米，僵卧榻上，幾瀕危殆。鄰人盧蕃蓼、林春榮憫其貧，出爲延醫。醫師張泉生亦諗其孝，施以藥，且濟之財。可謂義矣。顧水昌癰重，非割治不爲功。泉生復爲請臺中醫院，不取其費；而日食猶須自給，且家有病父，無人代養，苟非樂善之士爲之周恤，則其慘苦之狀有難言者。

連橫曰：吾友江君介石與水昌同里閭，備聞其德，乃以事略寄余，囑爲潤色。余惟

水昌之孝，鄉人知之，督府旌之，固不藉余文以揚。而介石之關心世道，博采善行，有足多焉。方今異說猖狂，彝倫攸斁，讀書之士，且唱非孝之說，以鼓惑童蒙。受其毒害，至不知有父母，是誠禽獸之不如矣！吾書水昌，亦所以勸孝也。

書陳三姐

戴潮春之役，嚴辦以數萬之衆攻嘉義，嘉人嬰城守，陷圍三月，糧盡援絕，至食草根，啖豆粕，不足搗龍眼核爲粉，煮粥充饑。而城中有一女子若無事者。噫！是何人？則嘉人士所稱爲「查某三頭」者也。

女陳姓，稱三姐。臺人謂女曰「查某」，主人曰「頭家」，女行三，故謂之「查某三頭」。性倜儻，任俠。雖居平康，而粧飾若大家丰範。嘉爲衝要之地，游宦士商往來者，多主其家。三姐善酬酢，能得客歡。顧視金錢如無物，揮霍自喜。群無賴之寄食門下者常數十人，頤指氣使，奉命惟謹。

一日，三姐赴廟觀劇。及晚獨歸，有賊尾之。三姐回顧笑曰：「若不識汝三姐乎？若無錢，何不言？」出釵與之。至家，語其事。群無賴大怒曰：「我輩日受三姐恩，未得一報，今乃有人敢驚及三姐，是我輩之恥也，不如死！」一哄而出，未幾捕賊至，反接而跪於地，將創之。三姐曰：「彼惟不知我，故敢盜。今既來，可免之」。其人叩頭

謝，遂居門下。

三姐善度曲，工琵琶。有北港豪商識其家，未座一少年衣服樸素，言語謹訥，偶取琵琶彈之。三姐聞之，驚曰：『是絕技也！』請客再彈，爲鼓平沙落雁之曲。三姐大說，願受教。客未許。詢之商，蓋其伙伴張成勳也，泉州人。商乃謂之曰：『三姐愛琵琶，汝其教之！』客曰：『諾』。居有頃，三姐忽語客曰：『儂閩人多矣，未有如君之誠者。儂亦久厭風塵，君如不棄微賤，願奉箕帚』。客愕然曰：『羈旅之人，未能自立，胡敢聞嘉命？苟三姐果欲下嬪，其何以謀溫飽？』三姐曰：『儂計之熟矣。今檢奩中物，尙值數千金，君以此權子母，亦可無衣食慮』。三姐復爲納資武營，補千總。已而潮春舉事，全臺俶擾，諸無賴各糾黨徒，稱股首，際會風雲，乘時起矣。

嚴辨者，劇盜也，曾犯法，三姐解之。至是攻嘉義。聞女在圍中，夜詢城兵曰：『三姐無恙否？』曰：『憊矣』。曰：『何憊？』曰：『城中乏食數日，三姐何能獨全？』辨乃以梁肉置囊中，介城兵密致之。女受供，有餘則犒城兵，故無患。

三月圍解，總兵林向榮帥師規彰化，駐斗六，成勳從。潮春圍之，援絕。成勳偶出壁，隔濠一人以手招之曰：『此險地，公胡不去？』成勳曰：『無計可去爾』。其人曰：『今夜遲公於此，公亦好自爲』。遂縛竹渡之。問其名，不答。視之，則三姐所免之賊也。越數日，屯番內變，向榮及弁兵盡沒，而成勳與三姐遂偕老焉。

書呂阿棗

阿棗姓呂氏，新竹北門街人。父障生三女，皆美，而阿棗尤麗。性貞潔，不苟言笑。母劉氏，倡也。家雖中資，猶以二女爲錢樹。富人大賈，出入其門，酣飲恒歌，自昏達旦，阿棗心弗善也，獨處一室。邑有魏某見而說之，以巨金賂劉，欲爲梳櫛。阿棗泣諫曰：『女子雖愚，孰無廉恥？其忍爲此態者，爲衣食爾。今吾家幸得稍溫飽，奈何猶爲此事以貽鄉里羞？必欲兒效兩姊，雖死不從』。劉怒鞭之。乃陰與魏謀，欲強之。阿棗微知其計，防之密。然猶恐被辱，剪髮毀容，茹齋奉佛，屏不見人。一日，有尼自遠方來，狀貌魁偉。使人謂阿棗曰：『聞汝有志修行而苦無師，倘能從吾遊，密授秘法，成佛不難也』。阿棗正色曰：『吾守吾身爾，何行之修？又何法之授？寄語野尼，無詐吾也』！其人慚而去。劉見其志堅，務必挫之，誘之以利，臨之以威，終不動。阿棗慮難免，沐浴更衣，焚香禮拜，夜深自縊。時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二十有三。葬之日，鄰翁李祖琛，世家也，令子弟具瓣香送之。且揚言曰：『女子守貞，國有旌典；而今出自倡門，尤足以爲坊表，所謂出淤泥而不染者也』。衆聞之，執紼者數百人。

書黃蘗寺僧

黃蘗寺在臺南鎮北門外。乾隆間，有僧不知何許人，逸其名，居寺中。善技擊，能蹴庭中石，躍去數丈。素與官紳往來，而知府蔣元樞尤莫逆。一日，元樞奉總督八百里密札，命拿此僧，不得則罪。潛訪之，知爲海盜魁。恐事變，且得禍。乃邀僧至署，盤桓數日。欲言又止。僧知之，曰：『窺公似大有心事者。大丈夫當磊磊落落，披肝見膽，何爲效兒女子態？』曰：『不然。事若行，則上人不利，不行，吾又不能了，故踟躕爾。』出札示之。僧默然良久曰：『不慧與公有前世因，故一見如舊。今願爲公死，但勿求吾黨人。不然，竭臺灣之兵恐不足與我抗』。曰：『省憲祇索上人爾，餘無問』。僧曰：『可』。命招其徒至，告曰：『而歸取籍來』。徒率衆肩入署。視之，則兵卒、糧餉、器械、船馬之數，一一付火。元樞大驚。僧曰：『我祖爲鄭氏舊將，數十年來，久謀光復。臺灣雖小，地肥饒可霸。然吾不猝發者，以閩、奧之黨未勁爾。今謀竟外洩，天也！雖然，公莫謂臺灣終無人者！』又曰：『公遇我厚，吾禪房穴金百餘萬，將爲他日用，今舉以贈公，公亦好速歸；不然，荆軻、聶政之徒將甘心於公也！』元樞送至省，大吏訊之，不諱。問其黨，不答。刑之，亦不答。乃斬之。

是日，有數男子往來左右。監刑者慮有變，不敢問。待決時，一黑衣長髯者弩目立。僧叱曰：『小奴尙不走。吾昨夜諭而速改惡，毋妄動。今如此行跡，欲何爲？勿謂吾

此時不能殺汝也！』其人忽不見。事後，大吏問獄吏，何以許人出入？曰：『旦夕未見人。且僧有神勇，桁楊輒斷，幸彼不走爾』。聞者愕然！

書韓藩外

乙未之役，臺灣自主，劉永福守臺南。四川舉人張羅澄郵書軍門，議借韓藩外之兵入援。時余少，未諗韓藩外爲何如人。其後習聞國事，復游吉林，乃知其爲滿洲之一獨立國，而以義勇名於世者也。

韓，山東人，富才略。同光間，集燕、齊流民至吉林之夾皮溝而采金焉。荒漠未啓，政令不行，韓與其人嚴約束，遠斥埃，生聚日繁，拓地漸廣。自吉垣南行百八十里爲大鷹溝，又南三十里爲樺樹林，又二十五里爲木奇河，迤而東南百九十里，則夾皮溝也。延袤八百餘里，編戶千八百餘，男女萬人，守望相助，若一家焉。設練會處以護之，團勇皆驍健善鬪，商賈至者多獲利，不十數年而地大富。吳大澂勘界時，見而嘉之，爲名效忠。甲午之役，以其徒五百與日軍戰於海城。庚子，俄人入犯，復大敗之。隱然爲塞外重鎮。及今雖沒，其孫登舉猶爲地主，能世其業。

余友莊嘯谷久游南洋，至峇眼。壬子秋，遇於滬上，爲余言翁阿二。

翁阿二者，臺灣人。初，洪氏爲同安巨族，居新嘉坡者千數百人，多業漁。嘉慶間，有漁者至峇眼。峇眼在新嘉坡西南，水行二日，產蝦夥，可掬曝而售之，多獲奇利。洪之子弟爭至，列廬居，他人莫得入也。阿二落拓南洋，轉徙至其地。衆問姓，對曰翁。認爲同宗，以泉音「洪」、「翁」相近也。阿二固書生，爲衆司筆札，暇則縱談古今事。衆多村魯，得阿二，大悅，皆呼先生。居無何，有荷艦自爪哇來，望見燈火，且登岸探視，則華人聚落，地絕肥饒，出產多。遂告洪氏曰：此地可歸我，我爲若保護。衆驚愕。而荷兵又至，若臨敵者。阿二乃就荷人談。荷人不肯退。許以設官收稅而優待華人，以阿二爲甲必舟，闢商埠，通貿易。華人多往從之，而阿二亦以此致富。其子某嗣。

墓誌

明定國將軍墓記

明定國將軍施公墓在今臺南市小東門外竹子林。碑高可五尺，旁刻「癸亥年春吉日」。其立石者爲孝男招寶，而不書施公之名。詢之施氏子孫，亦無有知者。唯自前世以來，每逢寒食，閭族致祭，以追念祖德。則定國之平生，當有可觀者，而志乘不言。

光緒紀元，沈文肅公奏建延平郡王祠，以明季文武百十有四人配。余觀其西廡有兩施公：一爲角宿鎮施廷，而其一則水師後鎮施舉也。廷以癸亥六月戰沒澎湖，必不得歸葬東寧；其葬東寧者當爲施舉。舉爲水師後鎮，故稱將軍而追封定國。則其功伐當有表見，故得與黃安、江勝諸公從祀王祠，馨香百世也。然而志乘不言，施之族人又所不知，則以改革之際，文獻飄零，世多忌諱，莫敢表彰，遂使忠義之士湮沒不傳。其幸而傳者，殘山賸水之間，斷簡零編之內，潛德幽光，時見一二，如定國之事其著也。余旣往展其墓，退而記之，以見滅國滅史之痛，而爲人子孫者不可忘其先德也！

閒散石虎墓記

石虎不知何許人，以閒散號。墓在法華寺北，荒草茆焉。丙辰冬，臺南師範附屬學

校擴其基，將毀而棄之。連橫曰：是明之遺民也，胡可毀？命工移碣，葬於寺之後園，面北立，綠陰幃焉。既竣，攜酒以祭，並爲文記之。

當滿人之猾夏也，民彝蕩盡若墜深淵，而我延平郡王獨申大義於天下，開關東都以存明朔，一時忠憤之士奉冠裳而渡鹿耳者蓋八百餘人，史文零落碩德無聞，及今所知者竟不獲十一；然而盧、辜、王、季諸子，則余所尊爲逸民而配祀延平者也。法華寺爲夢蝶故址，石虎之平生，必與正青爲友，沒而葬諸園畔，或明朝旣亡，而後封之，故不志其年號。然其爲人必懷貞抱璞，孤芳獨賞，而不願以文顯也。論語志逸民而冠以伯夷、叔齊，孔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漢司馬遷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孔子而名益顯』。閭巷之士，趨舍有時，遯世而無聞者何可勝數？余故留其芳躅，欽其隱德，以附於盧、辜諸子之列。後之君子，或有所憑弔焉。

外舅沈德墨先生暨配王太孺人墓誌銘

丙午夏六月，外舅沈德墨先生終於家。越五年庚戌夏五月，外姑王太孺人復卒。既葬，其長女筱雲泣請曰：於戲！妾之獲侍君子者十四年矣，顧我父母之屬意殷殷者，以夫子少有氣節，而又能文章也。然吾父死，子未誌；吾母死，子復未誌；則妾何以對我父母耶？連橫曰：吁！是余之志也。夫余夙受恩大，兢兢業業，愧不足以報萬一，願以

余力之所逮，爲文以詔其後，甚非所以報德也。雖然，請誌之。

謹按外舅諱鴻傑，字德墨，安溪淵兜鄉人。祖華園，父翰取，世爲商。兄弟三人，公其伯也。公少有大志。年十三，隨父赴廈門學賈。稍長，習航海，貿易於東南洋。至則習其語。凡日本、安南、暹羅、爪哇、印度、非律賓、新加坡之地，靡不游焉。山川之瑰麗，波濤之澎湃，民風之奇異，土產之良賤，皆目接而心識之。當是時，國力未衰，華人之往外洋者，足與碧浪相對抗。而公又少年氣壯，凌厲無前，雖數遭危險，曾不稍顧。以能擴大中國之商權。蓋亦有過人之才也夫。

公數往來臺灣。同治丙寅，始寄籍郡城。又二年，娶王太孺人，家焉。臺灣固海上富庶之邦，物產之盛供東南。公既熟察其利，出而經營糖業，年售數萬擔於天津、上海、寧波、香港各口岸。又以製術未精，謀改良之，自德國購入新機，擇地新營莊，將興製造，以事而止。集集處雲林之東，高山大壑，產樟夥多，至不可數。大者拱十數圍。數十年前，曾取熬腦。既遭封禁，無有再創之者。公熱聞其利，率匠入山，考求伐樟熬腦之法。腦成，運歐洲，獲利大。而附近豪右謀分其利，出而爭。西人亦紛紜其間。於是歸官辦。然公所經營糖、腦之業，前後獲利數十萬金。及割隸之後，公老矣，所業復多敗。子伯齡謀繼起，未成而卒。公哭之慟。乙巳春，公歸安溪展墓，途次廈門，病篤。六月，余侍王太孺人渡海省視。越月，病稍愈，回臺，爲次子納室。其明年卒。公生

於道光丁酉四月二十有八日，卒於明治乙巳六月十有二日，享壽六十有九齡。是時余在廈門治報事，聞訃，趣內子歸，余亦歸治其喪。以是年九月十有八日葬於郡南門外鄭氏宅。

王太孺人亦郡人朝水公長女也。年二十來歸。性勤儉，待下慈，事母尤孝，戚屬有窮困者必竭力濟之。公爲商，輒外出，太孺人內治家政，籌貿易，善觀市價起落，以匡助不逮，故公無內顧憂，得以成其大業焉。太孺人生三子：長伯齡，娶吳氏，早卒，遺二孫；次伯藏，娶林氏；次伯昌，亦殤。女二：長筱雲，適連橫；次靜五，未適。太孺人生於道光己酉八月十有六日，卒於明治庚戌五月初九日，享壽六十有二齡。越八月十有二日，葬於郡南門外竹溪寺之旁。

銘曰：魁斗之山蒼蒼，竹溪之水洋洋，是宅是藏，以奠幽壤於無疆。

林母陳太孺人墓表

霧峰林氏以武德世其家，克敵致果，功在旂常；而癡仙獨以文豪。癡仙爲建威將軍利卿公之少子。母陳太孺人，側室也，年十六來歸，窈窕貞淑，明詩習禮，公及大婦皆愛之。

先是公兄剛愍公殉於漳州之役，公亦釋兵歸田，而子弟未有仕者。猾吏土豪，睨林

氏富，遂相構陷，公竟被害。太孺人猝聞噩耗，慟欲死，顧念有不可死者。方是時，癡仙尙未乳，而諸子幼，慮不足以承先業，使但殉一時慷慨之節，而昧終天之仇，亦未足以報公於地下也。既癡仙稍長，太孺人教之讀，又延明師以道之。癡仙孤露聰穎，博通群籍，年未冠，負文名，鄉人士莫不稱之。是則母教之善也。

初，公歿後，母夫人尙在堂，大婦率姪朝棟奉姑叩閣，待讞閩垣者二十餘載，事乃得白。太孺人撫育諸孤，理家政，以毋廢厥業。性勤儉，御下以慈，然雅愛嘉客，文學士之過癡仙者，則治酒以款。談者稱賢母焉。

太孺人生於清代道光己酉十一月二十有六日，卒於日本明治戊申三月初三日，享壽六十。以翌年某月某日葬於霧峰之麓。子朝昌、朝選、朝成、朝惠、朝博、朝崧。朝崧字峻堂，又字癡仙，太孺人之妯也。女一，適施氏。孫某。女孫某。

嗚呼！太孺人亦可以無憾矣。生子如癡仙，獨能以文章光其族，且以表揚聖善之德於不墜，亦林氏之特出者也。松楸長在，彤管有輝，敬告路人，是唯賢母之墓。

賴斐卿先生墓誌銘

海桑以後，大雅淪亡。士之懷貞抱樸者，往往自託於田野之間，耕耘誦讀，以葆其真。十數年來，或得一二見焉。聆其言，挹其行，若可爲欽式而隱沒無聞者，又何可勝

道？彰化賴斐卿先生，君子儒也。其行事雖不概見，而潛德幽光，里黨之士類能言之。

先生諱繩武。曾祖副貢生，諱繼輝。自閩之平和遷於臺，卜居彰化燕霧大莊，藝田讀書，以育子姓，至於今未艾。配何氏。祖諱良弼，配陳氏。考諱祥雲，配黃氏。本生祖諱克壯，配鄧氏。考諱登雲，以武生舉於鄉，配劉氏。祥雲、登雲皆克壯出，以良弼無子，祥雲嗣之。已而祥雲又無出，乃以先生後焉。

先生三歲，養於祥雲。愛之篤，每自啣餅餌以哺。曰：『此子當食吾口津數斗也』。而先生亦善孝如所生。年二十，祥雲棄世。族人議所服，曰斬，曰齊，論未定。登雲在堂聞之有難色。先生毅然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吾其斬衰矣』。越十餘年，登雲卒，禮當降服。先生以前梗議常負救於心，曰：『吾今養父母俱逝，何惜以餘年報吾所生』。遂又服斬衰。翌年有以歲試招者，不赴也。烏乎！宗法不明，人倫日薄，生育之恩有委之不顧者，而先生拳拳以孝，可謂能識其大者矣。

年三十餘，補博士弟子員。一應秋試，不售，退而設帳授徒，尋以經學爲訓，旁及宋人小學、四子、近思錄。爲文取漳浦蔡文勤以爲雅正。常曰：『古人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程子教人，至以讀史書爲玩物喪志。吾輩讀書，當務其大』。晚年猶日手一編，誦聲琅琅達戶外，視之，皆經世之文及易、詩、書也。爲學之外，旁精醫算，嘗以濟人爲念。所居又遠城市。每晨起，田夫、牧豎、貧婦、瘠兒環立戶外，啼泣咳唾，狼籍滿

地。一一拊循，視其病，問所苦。窮者且惠以藥。日中始息。其篤行有如此者。先生既淡於利欲，鄉中又多山水，蒔花淪茗，以此自娛。間爲詩，不事刻畫，隨作隨棄，故可傳絕少。然令子紹堯獨以詩文雄海上，可謂能昌所學者矣。橫不敏，獲與紹堯遊，尊之若兄，故得諗其家世也。又嘗侍先生杖履，聆其言，挹其行，足爲欽式，豈非所謂君子儒者歟？

先生卒於日本大正丙辰冬十有二月十有三日申時，距生於前清道光丁未冬十月初二日申時，享壽七十。以翌年丁巳夏四月二十有八日葬於花蓮池莊之新阡，坐申向寅，兼庚甲分金。配蕭孺人，國學士國輝之長女也。生丈夫子三：長紹羲，配吳氏，繼配鄭氏；次紹堯，配林氏；次紹周，配邱氏，繼配徐氏。孫四：隨俗，紹羲出；宜俗、從俗，紹堯出；拔俗，紹周出。女孫三。將葬之前數日，紹堯來書乞銘。橫不敏，未敢忘高遜之德，又以違孝子之心，乃拜手稽首而爲辭曰：

滄海橫流，士貳其德。秉世之綱，孝思維則。既作孝思，以御家國。日止日時，抱一爲式。我聞磻溪，高士是植。於蔡於洪，林生以翊。肥遯之風，迨今未息。何以承之，雷聲之默。何以守之，知白之黑。藹藹吉人，立我民極。垂裕後昆，秉心也直。陟彼高岡，松柏翼翼。薄降在原，黍稷殖殖。蓮花之莊，鬱爲佳域。涕刻貞珉，以傳千億。

魏篤生先生暨繼配潘孺人墓誌銘

新竹爲詩禮之邦，敦道之士後先萃出。以橫所聞，魏篤生先生尤其鄉之秀也。大正甲寓冬，橫歸次北府，拜先生於寓廬，睟乎其容，淵乎其言，沈潛含蓄，不以得失中於中，而沖穆自足。是豈非古之隱君子也歟？越三年春，先生疾終正寢。孤清德以赴來曰：『清德不天，府君見背，猛痛未已。繼母潘孺人又仰藥殉。搶地號天，百身莫贖。繫於宗祧，命於守龜，謹擇本年三月十八日，合葬於金山面之麓，敢請刻辭，以光泉壤』。

橫按先生諱紹吳，字篤生。祖考曰某。考曰添丁。自泉之同安遷於臺，卜居新竹，傳祀三世，業商。先生幼而好學，考願而喜曰：『吾家不可無讀書種子，宜修德以培，俾之豐殖』。爲任恤故，財多散佚。而先生學益奮，數試不售。比遭大故，哭甚慟，幾喪厥明，乃稍稍自節。顧念科名爲娛親計，親既不存，求之何益，遂勉爲實學。文章古茂。間爲詩，主初唐。晚乃及於近代。改革之際，避亂西渡，作爲詩歌，寫其羈旅流離之苦。旋毀棄不顧。清德等嘗跪而受教曰：『女曹當勉事經濟，詩文特其餘爾』。又曰：『西學東漸，格致精微，覃思遠索，入於洞機；女曹其努攻之，以弼揚故學』。故命清德入國語學校，習師範；清壬入醫學校，習專科。先生歸後，設教於鄉垂十數年，風雨晦明無惰容，及門之士多成材，蓋其所以裁之者深也。居里黨中，肫肫有容，接人以

怨，故無睚眦之怨，亦無幾微之禍。居今之世，而能自全，豈非存養之功乎？烏乎！若先生者，可謂人倫之表矣。事親孝，教子方，誨人恭，處世篤，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士君子持躬立命，固在於是，又何必矯異鳴高以驚世而駭俗哉？

先生生於清代某年月日，卒於日本大正丁巳春二月二十有五，享壽五十有六齡。配劉孺人，先時而卒。繼配潘孺人，仁惠逮下，克相厥家，一時哀慟，奮不顧身，遂以翌日卒於旁。距生於清代某年月日。享壽四十有二齡。烏乎烈矣！劉孺人生丈夫子三：長清福，娶趙氏，早世；次清德，娶鄭氏；次清壬，娶李氏。潘孺人生男女各三，存者二：玉英許字李朝勳，玉異未字。清德子二：曰火曜，曰丙炎；女一，曰淑昭。以火曜嗣清福。清壬未出。銘曰：

洪維畢萬，克大於邦。載世之德，歷祀不降。懿歟先生！後起新竹。剛柔執中，望道日篤。先生有婦，含笑同歸。先生有子，德音莫違。鬱鬱金山，有松有柏。於千萬年，庇此貞石。

雜記

萬梅庵記

凡花可表國：日本以櫻，中華以牡丹，英以薔薇，法以百合，印度以蓮。唯梅獨否。夫梅者，可爲人類之表而不以國別者也。

林子獻堂，孤山之逸民也，家多梅，花時輒往觀焉。丁未仲冬，余假菜園養疴，旬有六日，日與林子游於山之上下。至一處，坳而幽，廣而斜，寬可二百武，叢草萋焉。余曰：『此中有佳趣，若闢而治之，植梅千株，當爲園中增一勝』。林子曰：『可。然則何名？』余曰：『此山之庵也，謂之萬梅庵』。其後遂植之。

閱三年，聞其花也，趣往。大者已及丈，小亦三四尺，紅白繽紛，如游香海。明日，大雨不能游。又明日再游。又明日復游焉。四日之間，凡游三次，當亦不負此花矣。

烏乎！余何幸而有此游也！塵濁昏墊之世，矯詐仁義，競知長力，網罟在前，桁楊在後。而林子乃得逍遙於先人之園，以梅爲友，而余又得棄俗絕累，怡神養性，相羊於梅之下，則余之游亦樂矣。然今年之花余觀之，明年之花余其再游也歟？方將駕巨舟，渡東海，巡禹域，橫覽歐土，上登須彌。凡日本之櫻、中國之牡丹、英之薔薇，法之百合，印度之蓮，皆一一觀之，以快夫余之壯游。然而余不能忘此梅也，乃爲祝曰：梅無

恙耶，林子無恙耶，余亦無恙耶！

瑞軒記

天下多佳山水，而當前景象，約漠置之，好奇之士輒求之數千百里外，以快其壯游。豈人性之厭常而喜異者哉？余既寓瑞軒，客之游者皆言山水之佳，而余亦約漠置之。且而起，宵而寐，日而嘯傲其中，固不知其何以佳也。

瑞軒在東大墾之麓，清溪一曲，老柳數行，有人設肆賣酒。林瑞騰公子以千金買之，拓其旁爲園，植花木，建亭榭，引水爲池，種荷其中。仰視東南，則鷓峰九十環拱若屏，而群山之上下起伏者又不可計數。公子雅好客，暇則觴詠於是，而瑞軒之名遂聞於南北。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而王公大人之求才者，輒求之數千里外，以博其好士之心，士之出入左右者，約漠置之。士豈自炫而求用哉？而王公大人之求士，又不能識其真；則士亦終隱其才而已。蕭何識韓信於敗軍之中，薦之沛公不能用。及何夜追信，力舉其才，沛公乃拜爲大將。而信之功名顯於漢。今天下之士猶信也，而識士者無蕭何，用士者無沛公，則士之功名何以顯？夫瑞軒之山水猶昔也，得公子而啓發之，得游者而潤色之，又得余之文章而揚之於世，則瑞軒之名足千古，而居瑞軒

者亦足以千古乎？則亦終隱其才而與佳山水爲徒也已！

過故居記

寧南門之內有馬兵營者，鄭氏駐節之地也。附城而居，境絕幽靜。自我始祖卽處於是，及余已七世矣。宅十畝有奇，植竹爲籬，南無之果十數章，皆大合抱，高或四、五十尺。夏時結實纍纍如絳珠，或碧若玉，味甘而冽，稱佳果。菩提、龍眼之樹稱是。皆我先大父所植者。宅外有道。夏秋間山水驟漲，自城隅來，當門而流；至八、九月始涸。鯉鯽之屬逐隊游泳，且夕掬之以爲樂。宅面西立。以人衆稍隘。余十二歲，我先君擴而大之，可居二十餘人。又買近旁吳氏園，爲余兄弟讀書。吳園有宜秋山館，雪堂司馬所建，而謝瑄樵曾寓其中者也。館外有亭，繞以欄，旁鑿塘，種荷其中。花時清香入戶，讀書其間，饒有悠遠之致。吾家固多花卉。抹麗盛時，每日可采一籃以餉親友。而余又愛花，庭隅路畔，幾無隙地。蘭蕙之屬以十數，晚香玉以百數。臺南天氣溫燠，每當十月之交，蘭、菊、桃、荷合供一瓶，亦奇觀也。

我先君經商數十年，自是多家居。夕陽西下，樹影扶疏，輒掃落葉淪水煎茶，坐石上談家常事。吾家之井水絕甘，汲者投一錢，日可得百數十文。先君好讀春秋、戰國書及三國演義，所言多古忠義事，故余得之家教者甚大。其時我二兄已入泮。士大夫之來

我家者，必竭誠款之。春雨之後，新筍怒生，剗而燒之，用以饗客，食者靡不稱美。或果實熟時，猗樹而摘之以餉客，客無不果腹者。余時雖穉少，願讀書養花之外，不知有所謂憂患者。熙熙皞皞，凡五、六年，而余戾至矣。乙未六月二十有四日，先君見背。是時戎馬倥偬，既卜窆，而劉永福遁吾家，遂爲軍隊所處。未幾，又爲法院所買，改築宿舍，而余亦僑居城西矣。閱今僅二十年，而一過故墟，井湮木刊，尙認鈎游之處。追思少年時樂，何可多得！

重修五妃廟記

嗚乎！天下死節多矣，而五妃獨以國死，豈如匹夫匹婦之爲諒哉！當清師之下澎湖也，鄭氏君臣奉表降，寧靖王術桂自以天潢貴胄，義不可辱，從容就節，而五妃亦相從以死。臺人哀之，葬諸寧南之桂子山，並立廟以祀，則今之累然在墓者也。改隸之後，棟折榱崩，日就荒廢。余過而傷之，乃謀諸同志，鳩工治材，以張子魁園董其事。既成，奉觴致祭，衆皆感動，則五妃從死之日也。嗟夫！湘江帝子，望斷君山，蜀國梟姬，魂沉吳水；況以五妃之殉國、殉王，而可任之湮滅哉！青榕長在，彤管流芳，後之過者，其亦有感於國破家亡之慟，則五妃之靈猶在其上矣！癸卯夏六月二十有五日，臺南連橫記。

開山宮記

天下史籍之謬，豈足數哉？地在目前，事未百稔，而亦以訛傳訛；後之讀者，難免荒唐之誚。臺南郡治開山宮，爲鄭氏所建，祀隋虎賁中郎將陳稜，而府志以爲吳真人。乾隆五年，邑人重修，且謂臺漳、泉人，以其神醫，建廟獨盛。連橫曰：謬矣！臺爲海上荒服，隋開皇中，陳稜始率師略地至澎湖。大業七年，稜再率兵自義安航海擊琉球，遣使招諭；琉球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夫琉球者，臺灣之古名也。是爲中國征略臺灣之始。鄭氏肇造，追念稜功，卜地建廟，錫名開山，以稜有辟臺之勳也。廟在西定坊，俯瞰汪洋，其下爲帆寮，海水可至，今則夷爲平陸。府志新修之時，距鄭氏僅及百年，不知何所依據而附會之？抑以所奉之神而誤認歟？則修志之不學，尤可恥也。夫吳真人，醫者爾，無繫臺灣，何得當此「開山」之號，以竊我偉人之功？今則一訛再訛，又稱爲開仙宮。而考古者尙不知其謬，卽尤昧於建廟之義者矣。

文開書院記

文開書院在彰化鹿港街。道光四年，海防同知鄧傳安建，祀朱文公。傳安，江西浮梁人，字菽原，號鹿耕，嘉慶間進士。道光二年，由閩縣遷任。有善政。後陞臺灣知府

。書院之成，既立碑記，復議之曰：「傳安向慕寓鄞沈太僕光文，而借其敬名之字以名書院」。考太僕生平，根柢忠孝，而發奮乎文章。其鄉人全謝山鮎埼亭集既爲作傳，又序其詩，謂咸淳人物，天將留之以啓窮微之文明。今之文人學士，可不因委溯源歟？

當日隨鄭氏渡臺，與太僕並設教而人爭從游者，則有華亭徐都御史孚遠；其忠孝同於太僕，甘心窮餓，百折不回者，則有同安盧尙書若騰、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陽辜都御史朝薦、同安郭都御史貞一；其文章上追太僕，兼著功績於臺灣者，則有漳浦藍知府鼎元：禮宜並祀。蓋海外掌故，固考信於史乘，然以徐都御史之間關從亡，鮎埼亭表章甚力，明史亦稱其遁入海、死於島中，而府志不載，急應補入。雖魯王實未渡臺，鮎埼亭不免誤信異聞，余曾婉爲辨證，未可因一端而疑其他皆無據矣。當沿海之不願遷界，張蒼水尙書以書招鄭氏乘機取閩南，並遺徐、王、沈、辜諸公力勸成功；及成功卒，遺老謀奉魯王監國，蒼水復以書約盧尙書以下，皆見於鮎埼亭蒼水神道碑。若鄭氏之致敬辜都御史，同於盧、王、沈、徐諸公，又見於陳光祿傳中，唯僞辜爲章耳。是數子者，不但魯王之忠臣，亦鄭氏之諍友，不得以一字之誤而疑辜公，更不可因府志不載而略郭公也。府志所載龍溪舉人李茂春來臺居永康里，日誦佛經，人稱李菩薩，似祇可入流寓，未宜配食徽國矣。

雍和宮記

雍和宮在安定門內，清世宗之潛邸也。世宗爲皇四子，素懷大志，物色英豪，與劍客奇僧相結納。聖祖惡之。既奪位，殘昆仲，誅異己，國人莫敢謗。章嘉呼圖喇嘛者與有功，賜爲淨修之所。棟宇宏大，京中無偶。殿中有佛像一，跌坐蓮花，高八丈有奇，謂以沈檀雕之。崇嚴寶相，勝於丈六金身矣。

是時，西藏進一妙女，年十二，天竺人也；明媚窈窕，工密咒。世宗嬖之，尊爲菩薩，而自稱護法天王，每開無遮會，女有侍者，漢人也，聰慧絕倫，善得世宗意，持淨瓶立左右，謂之龍女。

當是時，佛法大盛。宮中喇嘛數百人，各恣淫樂。有大喇嘛具魔術，能咒人爲獸；與女通。世宗知之，弗忍棄也。藏俗年節，開打鬼會，會以夜。世宗與女登壇說法；龍女侍。大喇嘛率衆立壇下。既而門啓，諸喇嘛喬鬼入殿上，距躍曲踴，作攫人狀。女叱之，皆辟易。大喇嘛率衆逐之，奪門出。以佛能勝魔也。殿之上下，往來環走，狀至襍沓。忽燈光一閃，世宗仆座上，血濺數武，而龍女不見矣。報入宮中，皇后率王大臣至，拘女及諸人鞠之，不能言。大索龍女，亦不得。乃放女西藏，而卒不知龍女爲何許人也。或曰，是碩儒呂晚村之孫女。

初，曾靜勸大將軍岳鍾琪舉義，不成。獄興，辭連晚村。晚村著書，素嚴華夷之防

。至是嚴治之。子葆中編修亦論斬，門人受禍尤多。晚村之孫女，年及笄，逸而逃，遂講論劍術甚精，隱忍入宮，以復祖父仇。勇哉！或曰，聊齋誌異之俠女，則此女也。時禁網嚴密，故隱其事。然則蒲柳泉之稱爲神龍，實知其人也。

考鄂爾泰傳，是日世祖視朝如恒，午後忽召爾泰入宮，而外間已傳暴崩。爾泰入朝，馬不及鞍，留宿三日夜始出，尙未及一餐。是必猝遭大變，故驚惶若此。連橫曰：是宮也，俠女覆之，暴君殲焉，漢族之光也。

宮中有玉佛一尊，高尺有五寸，純白無瑕，瓊寶也。左物稱是，多世宗所賜。又有歡喜佛，作男女交合狀，蔽以幃；隱賂喇嘛，始得見。夫佛體清淨，六根俱絕，何爲作此狎褻？彼蓋以女爲魔而佛能勝之也。是爲西藏所塑。藏爲黃教，帶妻食肉，無礙清規。故活佛人爾，而稱爲佛。則清人以宗教之力而統蒙、藏也。夫蒙古以武力震宙合，禽獵嗜殺，厥由天性，自紅教傳入，念佛誦經，悍氣降矣。西藏亦然。清廷特重其教，寵喇嘛若驕子。一寺之費，耗鉅金不稍惜。乾隆時，重譯蒙藏佛經以頒之，可謂大振宗風矣。故章嘉呼圖活佛卓錫北京，禮遇之隆，位在諸王上也。

紀五使嶼

五使嶼蘇澳隔帶水，天空海濶時，望之在目，而基隆漁者時一至。嶼屹立海中，環

可百里，有灣五，二可繫舟，餘則礁石錯立，風浪澎湃，舟觸輒破，唯竹筏可入。山川氣候，略同臺灣。有草狀如龍鬚，紉可織席。丹荔成林，實大而甘。行三四里，見瓦屋數椽，室中器具似數百年前物，觸之灰化。歸途遇一怪物自林中出，似人非人，散髮垂肩，面目黎黑，猙獰可畏。漁者大驚走，怪物逐之。急駕舟逃歸，述所見如此，而名怪物曰「生人」；故基人號無賴者爲五使嶼生人云。

先是有英船偶至其地，測繪地圖，名阿美島。已而瑞典之船自打鼓航日本，亦過其地。其所言與漁者頗相似。光緒十年，上海申報載其事，且言地邇臺灣，應速收入版圖，移民闢土，爲臺外府。若爲外人所得，狡焉思啓，實迫處此，終必爲臺之患。醇親王見之，下詢北洋大臣李鴻章，命臺灣巡撫派員考察。巡撫示所屬有能至者賞。潮人李錦堂爲西學堂教習，曾得英人圖，上書請行。巡撫大喜，見之，命駕南通行。錦堂固未至，及基隆，求鄉道。有漁者應募，請千金。錦堂許以六百，不可。而南通俟之久，乃自駕往，數日不能得，以浪大船小爲解。巡撫命待命，月給薪米銀三十兩。將調北洋兵艦再往。而荏苒數年，竟無消息。

或曰：是嶼也，宋時楊五使居之，故名。或曰：是八重山群島之一。嶼旁有長北沙嶼者，小二三倍，略具臥馬之形，至者尤少。飄渺虛無，幾成鑿空。余以地勢考之，後說似有可信。他日苟至其地而查之，亦足以擴眼界也。

紀圓山貝塚

圓山在臺北東北，與大隆同比連。大隆同者，番社也。山高數十丈，石老林深，境絕幽闕，下則劍潭。舊誌謂荷人插劍於此，故名。曩年鎮南學林築齋舍，掘地二尺得如塚，皆燒殼，多至不可數。內有石鋤、石斧及刀環錐截之屬，磨琢甚精；雖屬原人之物，而已入耕稼之時，故有二三陶器也。貝塚之旁有砥石，高二尺許，長約五尺，面有三稜，爲磨石器之迹。圓山近水，今之平疇，皆海滋也。原人拾貝以食，棄之於此，故中多遺物，亦足爲考古之資。

周代石鼓記

中國文字之最古者，厥唯大篆。大篆爲史籀所作。其傳世者，今有石鼓。鼓凡十，大徑尺餘，高可三尺。初在陳倉之野，唐鄭餘慶始遷至鳳翔。韓昌黎作歌，以爲周宣王獵鼓，宜置太學。按史宣王爲中興之主，開明堂，朝諸侯，大閱車徒，以行蒐狩之禮。其詩則雅頌也，其字則籀文也。而後儒揣測，或以爲文王之鼓，或以爲成王之鼓。而鄭樵據「𣪠」「𣪡」二字見於秦斤秦權以爲秦鼓，馬定國據後周書以爲宇文鼓，陸友仁據北史以爲元魏鼓。至楊慎之僞作全文，尤謬。五代之亂，鼓亡其二。宋皇佑間，向傳師

求得之。大觀中，徙開封，置辟雍。靖康末，金人陷汴州，取歸燕，置大興府。元至元己卯，始置文廟戟門內，分列左右，繞以木闌。國子監司業潘迪乃據鄭樵、施宿、薛尚功等說作音訓，缺者缺之，計得二百九十有九字，立石於旁，今尙存。按鼓計數，應六百五十有五字，而今更漫滅，僅存三百二十有五而已。清乾隆五十五年，高宗據所存之字三百有十，重文二十有二，作新鼓，制較小，置戟門外。別作音訓，立石記之。其文淵茂，凡十章，八十句。茲以今文讀之如左：

我車既工，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阜。君子員員，獵獵其旂。鹿鹿速速，君子之求（甲）。

廓猷合道，允熾維宣。天子謂公徒，我以其圉。簡徒狗衆，除道具駕。驅我馭其亞，帥我弓其射（乙）。

亞車越越，輜車迢迢。左驂皦皦，右驂皦皦。其旂鬢鬢，其旆旛旛。君子其來，導我鳴鑿（丙）。

我車翼翼，我馬蹇蹇。導彼墊原，躋彼大陸。彤弓族族，鹵矢良良。其旂鑿鑿，君子之來（丁）。

迨來蹇蹇，時余卅里。余射鹿於茲，六轡寫止。出勿憂微蘊，或以時雨逢濕。陰陽靈帛，華我天子之所（戊）。

其淵也孔深，帛淖洋洋。滔滔沔沔，漫之一方。其魚不識，蒸蒸維鱖，鯨鯢鮪鯢，又扱又罟（己）。

其阪又多樹，爲棕柏棫樸。楊柳及栗，既氏既柞。如莽如箬，及華及碩。禽翰廼宮，以時而作（庚）。

其途孔庶，獸乃寧處。麋豕豚蜀，麀鹿雉兔。赳赳其臭，蹇蹇其虎。左駢馬執之，大黃弓射之（辛）。

卽鹿又奔，搏鹿又填。鮮苴時旨，異胘時申。如天之喜，秀藝員作。徼徼庸庸，卽以寫樂（壬）。

徒駮既射，我馬載止。用賢孔庶，康康敷治。田車既安，日維丙申。用各爲章，曷不永寧（癸）。

石鼓之由尙矣，而世猶有疑者：或以爲既屬周鼓，文辭雅茂，則孔子刪詩，應列采芑、吉日之問，何以不見，一也；漢太史司馬遷遊覽名山大川，撫拾異聞，網羅舊事，何以不載周紀，二也。夫孔子周遊，未嘗入秦；而或發現於漢氏之後，則子長何以得見？如竹書紀年者，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所得，至今尊爲信史，則非兩漢人可得而知也。且古來金石埋沒於荒烟蔓草中，及今始出者，何可勝數？是故敦煌之書可考經傳，殷虛之甲可證古文，更非咸同以前之人可得而知，且有遠見於數萬里外者，此則奇

之又奇。光緒間，南美洲秘魯人掘得唐堯治水碑，文爲古篆，今猶存博物院中。考古者遂以洪水之時，兩洲相接，人已往來。不然，何有此物？夫中國爲文明古國，兵燹之間，每多藏窖，或以殉葬。金石之屬，層出不窮。此後礦業大興，關山刊道，地不愛寶，必更有所得，以補古史之缺。石鼓之帖已禁摸搨，東西人士每欲購之，以爲考古之資。而余幸得一，並明人張照所書昌黎石鼓歌，可寶也。

清宮玉版記

古之封泰山、禪梁父者，必用金泥玉版，以記其事；典禮輝煌，文章淵茂，秦、漢以來尙矣，而人間絕罕見。吾友陳君沁園家藏金泥玉版一副，清宮之秘寶也。清人起自建州，尊崇佛教，歷代相承，湛深內典。及至高宗，蕩平絕域，東西南朔，莫不來王，武功之盛，遠軼秦、漢，而文事亦有足稱焉。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編纂舊籍，擷其精華，至今傳爲國寶。既復設清字經館，以滿文譯大藏經，亘十餘載始成。高宗大喜，自書其序，雕玉刻之。玉色蒼翠，凡六片，長五寸，濶二寸八分，厚二分。每片五行，行十一字，兩面俱刻，填以金泥。首雕雙龍，隸書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序。其後片則祥雲氤氳之狀。書法既工，刻畫精巧，不爽筆意。洵希世瓊瑰也。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京，燬圓明園，爲亂兵所掠，流落民間。沁園之伯父雪六先生銓次在京，重價購

歸，傳爲家寶。余從沁園借觀，復得影片以示海內。嗟乎！有清一代，文事武功，至乾隆而極。觀其所序，自滿自驕之心，昭然若揭。後嗣不肖，禍啓邊戎，都邑爲墟，宗社幾隕；玉版金泥猶其小者。吾觀始皇芟除六國，卽天子位，登封刻石，頌秦功德；漢武遠略，力征經營，華夷率服，功成告天；彼其意氣之盛，可謂盈矣。乃或一二世，或不數傳而敗滅者，帝王之毒蝕，寧可恃耶？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沁園，吾黨之君子也，敦內行，恂恂如不及。熟知先人手澤，而昭諸子孫，不特爲家之慶，抑亦我臺之光也。

臺灣詩社記

臺灣詩學之興始於明季。沈斯庵太僕以永曆三年入臺，時臺灣爲荷人所據，受一塵以居，極旅人之困，勿恤也。及延平至，以禮待之。斯庵居臺三十餘載，自荷蘭以至鄭氏盛衰，皆目擊其事。著書頗多。臺之文獻，推爲初祖。清人得臺時，斯庵亦老矣，猶出而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等結東吟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

當是時，臺灣令沈朝聘、諸羅令季麒光均能詩。朝聘有郊行集。麒光有海外集，又有東寧唱和詩。荒裔山川，遂多潤色。游宦寓公，後先繼起。若孫元衡之赤嵌集，陳夢林之游臺詩，范咸之婆娑洋集，張湄之瀛壖百詠，蜚聲藝苑，傳播海隅。而臺人士之能

詩者，若黃任之草廬詩草，陳輝之旭初詩集，章甫之半嵩集，林占梅之琴餘草，陳肇興之陶村詩稿，鄭用錫之北郭園集，或存或不存，或傳或不傳，非其詩有巧拙，而後人之賢不肖也。

夫清代以科舉取士，士之讀詩書而掇科第者，大都侵淫於制藝試帖。元音墜地，大雅淪亡，二三俊秀，始以詩鳴。摘藻揚芬，獨吟寡偶，亦僅寫海國之風光，寄滄洲之逸興，未有詩社之設也。

光緒十五年，灌陽唐景崧來巡是邦。道署舊有斐亭，景崧葺而新之，輒邀僚屬爲文酒之宴。臺人士之能詩者悉禮致之。挖雅揚風，於斯爲盛。及景崧升布政使，駐臺北。臺北初建省會，簪纓薈萃，景崧又以時集之。時安溪林鶴年以權茶在臺北。鶴年固能詩。一日，自海舶運至牡丹數十盆，致諸會。景崧大喜，名曰牡丹詩社。當是時，臺人士競以詩鳴，而施耐公、邱仙根尤傑出。二公各有全集。不特稱雄海上，且足以拮抗中原。今仙根已逝，耐公又徂，耆舊凋零，騷壇減色。然而運會之來，莫可阻遏。臺灣詩社以是起焉。

先是乙未之歲，余年十八，奉諱家居，手寫少陵全集，始稍稍學詩，以述其家國淒涼之感。當是時，戎馬倥傯，四郊多警，摺紳避地，巷無居人。而葉應祥、陳瘦痕輒相過訪。至則出詩相示，顧不審其優劣也。越二年，余歸自滬上，鄉人士之爲詩者漸多，

而應祥忽沒，乃與瘦痕、吳楓橋、張秋濃、李少青等結浪吟詩社，凡十人。月必數會，會則賦詩。春秋佳日，復集於城外之古刹。凡竹溪、法華、海會諸寺，靡不有浪吟詩社之墨瀋。朋簪之樂，無過於斯。乃不數十年，相繼徂謝。今其存者，唯余與蔡老迂而已。回首前塵，寧無悲痛！

始丙午冬，余以社友零落，復謀振起，乃與瘦痕邀趙雲石、謝籟軒、鄒小奇、楊宜綠等改創南社，凡十餘人。迨己酉間，入社者多至數十，奉蔡玉屏先生爲長。嗣玉屏逝，改奉雲石。辛亥春，開大會於兩廣會館，全臺之士至者百人。鯤身、鹿耳間，聞風而起者以百數。斐亭鐘聲，今繼響矣。

櫟社爲臺中詩人薈萃之所，林癡仙之所倡也。先是戊、己之際，苑裏蔡啓運、鹿津陳槐庭合設鹿苑吟社，時以郵筒相唱和。及癡仙歸自晉江，倡櫟社，賴紹堯、林南強聞其志而贊之。啓運、槐庭與呂厚庵、傅鶴亭、陳滄玉復和之，遂訂社章，立題名錄，爲春秋之會。和者浸衆。己酉，余居大墩，癡仙邀入社，得與諸君子晉接，以道義文章相切劘。顧自設社以來，二十有二載矣，癡仙、紹堯、厚庵、啓運、滄玉雖前後徂逝，而林灌園繼起。鶴亭、南強、槐庭俱健在。建碑刊集，以紹癡仙之志；櫟社之興，猶未艾也。

臺北爲全臺首府，而瀛社爲之主。改革後，陳淑程、黃植亭等曾設玉山吟社，開會於龍山寺，未幾而息。迨丁未春，洪逸雅、謝雪漁、倪希昶等乃創瀛社，社員幾及百人。

。復與新竹之竹社、桃園之桃社互相聯合，時開大會。多士濟濟，集於一堂，可謂盛矣。余自己未移家淡北，納交於瀛社諸君子，文字之歡，有逾疇昔。顧念海桑以後，吟社之設，後先而出。今其存者六十有六。文運之延，賴此一線，是亦民俗盛衰之所繫也。具如左：

瀛	社	臺北市
星	社	臺北市
鶴	社	臺北市
鐘	社	臺北市
天籟	吟社	臺北市
淡北	吟社	臺北市
萃英	吟社	臺北市
劍樓	吟社	臺北市
潛	社	臺北市
聚奎	吟社	臺北市
小鳴	吟社	基隆街
平溪	吟社	平溪莊

蘭社 宜蘭街

樸雅吟社 樸雅街

月津吟社 鹽水街

北門吟社 北門莊

白鷗吟社 北門莊

仰山吟社 宜蘭街

光文社 宜蘭街

桃社 桃園街

竹社 新竹街

青蓮吟社 新竹街

籀聲吟社 新竹街

櫟社 臺中街

標社 臺中街

中州吟社 臺中街

墩山吟社 臺中街

網珊吟社 臺中街

沙鷗吟社	臺中街
豐原吟社	豐原街
蘆溪吟社	佳里莊
敦源吟社	歸仁莊
旗津吟社	高雄街
萍香吟社	高雄街
大雅吟社	大雅莊
霧峯吟社	霧峯莊
古月吟社	彰化街
白沙吟社	彰化街
麗澤會	彰化街
梧津吟社	梧棲街
鰲西吟社	清水街
香草吟社	二林莊
螺溪吟社	北斗街
斗六吟社	斗六街

西螺吟社	西螺街
菱社	西螺街
大治吟社	鹿港街
鳳岡吟社	鳳山街
屏山吟社	舊城莊
礪社	屏東街
研社	東港街
南陔吟社	南投街
南社	臺南市
春鶯吟社	臺南市
西山吟社	臺南市
桐侶吟社	臺南市
玉山吟社	嘉義街
羅山吟社	嘉義街
嘉社	嘉義街
鴻社	嘉義街

尋鷗吟社 嘉義街

鷺音吟社 新巷街

笨津吟社 北港街

汾溪吟社 北港街

西瀛吟社 澎湖廳

嘯洋吟社 醫學校

紀軍大王

新竹沿山之地，輒有軍大王廟。軍大王者，無名之英雄也。先是我族既闢臺灣，自南徂北，漸拓漸大。而新竹尙爲番土，我族復經營之。進及荒陬，手耒耜，腰刀鎗，以與土蠻相爭逐。其沒於鋒鏑、隕於瘴癘、斃於虺蛇之毒者，前仆後繼，用能撫而有之，以長育子姓。此則我族之武也。精魂毅魄，是式是依；春露秋霜，以蒸以享。此又報功之禮也。

在昔楚爲荒服，若敖、蚡冒華路藍縷，以啓山林，而楚爲上國。吳亦東海之夷，泰伯、虞仲被以德化，而吳乃日進。夫吳、楚之得抗衡諸夏者，豈泰伯、蚡冒一二人之力，而千萬人之力也。我臺之闢也亦猶是。而軍大王者，乃不能與林圯、吳沙輩垂名史策

，紀其功勛，以傳諸國內，而獨血食於窮鄉僻壤之間。然則軍大王者，固無名之英雄也，祀之宜。

梁曜樞

法人之役，福建巡撫劉銘傳治師臺灣，兩戰皆捷，士氣大振。忽命退兵，基隆遂失。或言李鴻章主和，銘傳實循其意。事後，內閣侍讀學士梁曜樞劾之。略曰：福建巡撫劉銘傳前以平捻有功，素著威望，此次中法交戰，朝廷特錄舊勳，委以臺灣之要地，寵以巡撫之優銜，爲臣子者，正宜激發天良，效命報國，而銘傳督師到臺之後，失守要地，敗壞全局，種種荒謬，傳播京師。今和局已成，將履新任，爲所欲爲；臣愚，斷其不可也。失地有誅，法無寬赦；不可一也。有罪之人，尙領要疆，有功之人，尤輕榮遇；不可二也。以驕恃之武夫，治繁難之重地；不可三也。劉銘傳授任巡撫，而唐炯、徐延旭則禁刑部，債事相似，賞罰各殊；不可四也。楊昌濬、劉銘傳同官一省，湘、淮異器，必不相能；不可五也。破榕隆施，及諸罪將，異日海疆有事，恐貽口實，覆轍相尋；不可六也。況今日之訂約，所難者基隆、澎湖爾。設法人叵測，不肯退地撤兵，銘傳之罪，可勝誅哉！伏乞特頒明諭，曉示內外，姑念前勞，從寬罷斥。銘傳亦自劾。詔命經理臺灣。

茗談

臺人品茶，與中土異，而與漳、泉、潮相同；蓋臺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

茗必武夷，壺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爲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武夷之茗，厥種數十，各以岩名。上者每斤一、二十金，中亦五、六金。三州之人嗜之。他處之茶，不可飲也。

新茶清而無骨，舊茶濃而少芬，必新舊合拌，色味得宜，嗅之而香，啜之而甘，雖歷數時，芳留齒頰，方爲上品。

茶之芳者，出於自然，薰之以花，便失本色。北京爲仕宦薈萃地，飲饌之精，爲世所重，而不知品茶。茶之佳者，且點以玫瑰、茉莉，非知味也。

北京飲茶，紅綠俱用，皆不及武夷之美；蓋紅茶過濃，綠茶太清，不足入品。然北人食麥飴羊，非大壺巨盞，不足以消其渴。

江南飲茶，亦用紅綠。龍井之芽，雨前之秀，匪適飲用。卽陸羽茶經，亦不合我輩品法。

安溪之茶曰鐵觀音，亦稱上品，然性較寒冷，不可常飲。若合武夷茶泡之，可提其味。

烏龍爲北臺名產，味極清芬，色又濃郁，巨壺大盞，和以白糖，可以祛暑，可以消

積，而不可以入品。

孟臣姓惠氏，江蘇宜興人。陽羨名陶錄雖載其名，而在作者三十人之外。然臺尚孟臣，至今一具尙值二、三十金。

壺之佳者，供春第一。周靜瀾臺陽百詠云：寒榕垂蔭日初晴，自瀉供春蟹眼生，疑是閉門風雨候，竹梢露重瓦溝鳴。自註：臺灣郡人茗皆自煮，必先以手嗅其香。最重供春小壺。供春者，吳頤山婢名，善製宜興茶壺者也。或作龔春，誤。一具用之數十年，則值金一笏。

陽羨名陶錄曰：供春，學憲吳頤山家童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春給使之暇，倣老僧心匠，亦陶土搏坯，指紋隱起可按。今傳世者栗色闇闇，如古金鐵，敦龐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

又曰：頤山名仕，字克學，正德甲戌進士，以提學副使擢四川參政。供春實家僮。是書如海寧吳騫編。騫字槎客。所載名陶三十三人，以供春爲首。

供春之後，以董翰、趙良、袁錫、時鵬爲最，世號四家，俱萬曆間人。鵬子大彬號少山，尤爲製壺名手。謂之時壺。陳迦陵詩曰：宜興作者稱供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間一藝皆通神。

大彬之下有李仲芳、徐友泉、歐正春、邵文金、蔣時英、陳用卿、陳信卿、閔魯生

、陳光甫，皆雅流也。然今日臺灣欲求孟臣之製，已不易得，何誇大彬。

臺灣今日所用，有秋圃、萼圃之壺，制作亦雅，有識無銘。又有潘壺，色赭而潤，係合鐵沙爲之，質堅耐熱，其價不遜孟臣。

壺經久用，滌拭日加，自發幽光，入手可鑑。若膩滓爛斑，油光的燦，最爲賤相。是猶西子而蒙不潔，寧不大損其美耶？

若深，清初人，居江西某寺，善製瓷器。其色白而潔，質輕而堅，持之不熱，香留甌底，是其所長。然景德白瓷，亦可適用。

杯忌染彩，又厭油膩。染彩則茶色不鮮，油膩則茶味盡失，故必用白瓷。瀹時先以熱湯洗之，一瀹一洗，絕無纖穢，方得其趣。

品茶之時，既得佳茗，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盡色聲香味之蘊，故壺宜小不宜大，杯宜淺不宜深，茗則新陳合用，茶葉既開，便則滌去，不可過宿。

過宿之壺，中有雜氣，或生霉味，先以沸湯漑之，旋入冷水，隨則瀉出，便復其初。

煮茗之水，山泉最佳，臺灣到處俱有。聞淡水之泉，世界第三。一在德國，一在瑞士，而一在此。余曾與林薇閣、洪逸雅品茗其地。泉出石中，毫無微垢，寒暑均度，裨益養生，較之中泠江水，尤勝之也。

掃葉烹茶，詩中雅趣。若果以此淪茗，啜之欲嘔，蓋煮茗最忌烟，故必用炭。而臺以相思炭爲佳，炎而不爆，熱而耐久。如以電火、煤氣煮之，雖較易熟，終失泉味。

東坡詩曰：蟹眼已過魚眠生，颼颼欲作松風鳴；此真能得煮泉之法。故欲學品茗，先學煮泉。

一杯爲品，二杯爲飲，三杯止渴。若玉川之七椀風生，直莽夫爾。

余性嗜茶而遠酒，以茶可養神而酒能亂性。飯後睡餘，非此不怡，大有上奏天帝庭，摘去酒星換茶星之概。

瓶花欲放，爐篆未消，臥聽瓶笙，悠然幽遠。自非雅人，誰能領此？

詩 意

臺灣迎賽，輒裝臺閣，謂之詩意。而所裝者，多取小說；牛鬼蛇神，見之可哂，夫臺閣旣曰詩意，則當採詩之意，附畫之情，表美之術，以成其高尚麗都之致，使觀者徘徊而不忍去，而後足以盡其能事。

唐人絕句之可爲詩意者，如沉香亭北，如銅雀春深，生香活色，綺膩風流；而豆蔻梢頭、珠簾盡捲，尤足以現其盈盈嫋嫋之態也。

前年稻江迎賽，江山樓主人囑裝一閣，爲取小杜秦淮夜泊之詩。閣上以綢造一遠山

山下爲江，一舟泊於柳下。舟中一人，紗帽藍衫，狀極瀟灑，卽樊川也。其後立一奚奴，以手持槳。樓中有一麗人，自抱琵琶，且彈且唱。遠山之畔，以電燈飾月，光照水上，夜色宛然。而最巧者則樓額亦書「江山樓」三字，一見而知爲酒家。是於詩意之中，又寓廣告之意，方不虛耗金錢。

先是余居臺南，見迎天后，裝閣極多，毫無意匠，乃向當事者言之。翌年，綢緞商錦榮發主人石秀峰請余代庖。爲裝天孫織錦，以示綢緞商之意；博座船頭，又置支機石一方，以表主人之姓。而山水樓臺花木悉以綢緞造之。復以探照燈爲月，月旁七星，則以七色電燈爲之，光輝閃爍，狀極美麗。計費三百餘金。觀者十數萬人，莫不嘖嘖稱贊，而錦榮發之廣告遍遐邇矣。

時藥材行台源棧亦請余計畫。爲裝韓康賣藥，而閣中之物悉以藥材爲之。如以肉桂爲亭柱，紅參爲闌干，通草爲花，茯苓爲石，極其天然，狀至幽雅。

自是以來，臺南每迎天后，各商家則請余裝閣，余亦興高采烈，細爲指點，又各就其生意而搜故事。如香舖之紅袖焚香，茶舖之樵青煮茶，銀店之唐宮鑄鳳，餅店之紅綾賜宴，莫不發揮本色。當事者復設審查員以品評之，懸其等第，錫以金牌，而臺南詩意之嶄新，遂冠全土，各地從而效之。

臺北之迎城隍，其盛且勝臺南，而所裝詩意，猶不脫舊套。余旣寓稻江，思爲改良

，當事者亦樂從余意。如水果行老一騎紅塵，而閣底安置機關，貢使
 去年春，東宮殿下臨臺，稻江，
 且言須用臺灣故事，以表純美之

賢王課耕（鳳山縣志）——米
 耕稼，歲入頗豐，有餘則賜諸佃。

淑妃教織（臺灣府志）——綢
 ，並製甲冑諸物，以佐軍用。

俠客射鹿（釋華佑遊記）——
 社。克，俠客也，腰弓佩劍，射鹿

仙人泛舟（彰化縣志）——賀
 歲遣一童子，駕獨木舟，沿溪行，

東寧貢瓜（臺灣縣誌）——水
 津，以供宮中元日之用。瓜田在府

文山採茶（臺灣通史）——茶
 ，配出海外，歲值數百萬金；而文

遺老鋤藥（臺灣通史）——藥

則濟以醫藥。光文著書甚多，臺灣文獻推爲初祖。

逸士種梅（臺灣府誌）——李春生家：龍溪舉人李茂春，永曆間居臺，築夢蝶園，種梅數百株，悠然物外，日誦佛經，人稱李菩薩。

通事成仁（雲林採訪冊）——林本源家：乾隆間，阿里山通事吳鳳以番好殺人，止之不聽，乃以身被殺；番大驚且悔，尊之爲神，遂不復殺人。

節婦訓子（臺灣縣志）——辜顯榮：辜湯純之妻林氏，縣治人，夫死無出，撫其妾二子，教之成人。事姑孝。及卒，邑人建廟以祀。

余既定題目，復選其人物，考其衣服，布其景色，以成一種藝術，而奉迎詩意，遂爲空前所未有。

凡裝詩意，不能不取材閨閣，柔情密意，悱惻芬芳，觀者神爲之移。若從前之所謂小上墳、陰陽河，則識者唾矣。

詩意之中，最須用意者，莫如樓臺花木。何也？樓臺以指其地，花木以明其時，斷不可隨便布置。若遠近內外，則在裝者之點染爾。

桃太郎之粉本

日本故說有桃太郎，三尺童子莫不知之；而考其出處，則與王梵志相似。太平廣記

卷八十二云：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嬰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德祖收養之。至七歲，能語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語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詩示人，甚有義言。桂苑叢談亦載此事。更以歷代法寶記證之，則梵志生於隋文帝之時，而死於唐高宗之代。詩多率白，如云『城外土饅頭，餽草在城裡，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是隋、唐間有此神話，詩又流傳民間，以爲異人。日本當隋、唐之際，聘問往來，沾濡文化，制度典章，諸多倣效，遂造出桃太郎之事，且加潤色，而有役獸、討鬼之怪也。

哀祭

告延平郡王文

中華光復之年壬子春二月十二日，臺灣遺民連橫誠惶誠恐，頓首載拜，敢昭告於延平郡王之神曰：於戲！滿人猾夏，禹域淪亡，落日荒濤，哭望天末，而王獨保正朔於東都，以與滿人拮抗，傳二十有二年而始滅。滅之後二百二十有八年，而我中華民族乃逐滿人而建民國。此雖革命諸士斷脰流血，前赴後繼，克以告成，而我王在天之靈，潛輔默相，故能振天聲於大漢也！夫春秋之義，九世猶仇；楚國之殘，三戶可復。今者，虜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維新，發皇蹈厲，維王有靈，其左右之！

臺南鄭氏家廟安座告文（代作）

維年月日，族孫某等敢昭告於開臺烈祖大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賜國姓之神曰：洪維烈祖，肇造東都，保持明朝，精忠大義，震耀坤輿，而天不祚漢，星隕前原，地可避秦，水遮重瀛。嗣主經恭承大命，寶紹丕基，乃建家祠，率興祭禮。以唐始祖鳳翔節度使晉大司空平章事懿文公、宋始祖大司成閔中公合祀。揚祖績於千秋，貽孫謨於百世，閱今二百七十年矣。

乙未之後，庶事未寧，俎豆缺修，棖楹漸圯。族孫等追思先德，三圭世錫，尙留周代之崇封，一柱天擎，似聳靈光之寶殿。神靈永妥，子姓咸休，飲水知源，聞風起懦。於戲！移孝作忠，拓版圖於鹿耳、鯤身之畔；經文緯武，垂勳伐於麟臺、鳳閣之間。蘭椒既奠，黍稷維馨。敢告明神，來格來享。

祭閒散石虎文

維丁巳春正月乙巳，臺南連橫謹以芬芳之茗、黃菊之英，祭於閒散石虎之靈曰：嗚乎！天地冥冥，人生攪攪，勞神損性，鑠慮銷形，而君乃以閒散名。君之生也，其爲有明；君之死也，其爲有清；而君之身世乃飄零。君之主也，其爲延平；君之友也，其爲正青；而君之行誼略可衡。君不爲疆場之將帥，不爲廊廡之公卿，儻然塵外，放浪形骸，而爲草野之書生。則君胡不左挾琴、右擊筑，以歌以哭於燕京？否則掛一瓢、攜一杖，西登太華，南下洞庭，北絕居庸，東舍蓬瀛，亦可匿跡而逃名？而君乃忍棄故國之躬耕，投荒海上，身世伶仃，以嘯傲於東都之野、赤嵌之城，則君必有萬不得已之苦情。當是時，中原板蕩，遍地膾腥，民彝既盡，大道莫行，媚骨者反顏事敵，抗志者繫縲慘刑，天昏地晦，百鬼猙獰，風悲雨泣，黎庶吞聲。與其爲亡國之賤隸，何如依海上之田橫；與其化蕙荃爲蕭艾，何如采芳洲之杜蘅？而君乃汗泥不滓，抱璞守貞矣。嗚乎！夢

蝶之園未廢，半月之水猶澄，曇花吐紫，蕉葉抽青，左迴右抱，鬱鬱佳城，則此地也。亦足以妥君之精靈。乃爲招曰：靈之來兮山之壩，靈之去兮帝之庭，歸兮歸兮汝無形。

林癡仙哀辭

維大正乙卯十月七日，臺中詩人林癡仙卒。訃至，其友連橫哭之曰：嗚呼！癡仙竟死矣！吾固知君之必死，而不虞其速也。吾又不虞瑞軒一別，於今四年，而不獲再見也！當吾僑中時，君輒過從，文酒之譙，旬日必會。及吾將遠游，君又來祖道，訂後期。吾以爲數月歸爾，而飄搖萬里，時以尺素詢起居。聞君酒興較前豪也，吾深以爲念。然塵世穢濁，側身無地，青山白雲，人一醉而死，吾以爲有託而逃，而不虞君之以此而損其生也！客冬吾歸自大陸，匆匆南下，未得途次臺中，與君把晤。然相距甚邇，吾又以爲相見之日久，而今竟無期矣！痛哉！嗚呼！君病吾不能一存問，沒不能視含殮，北望愁雲，撫膺涕泣。吾其何以對君耶！然君入地之時，吾雖少暇，亦當親臨窆窆，拊棺一哭，以與君作永世之別也。

君生於簪纓之家，長於書禮之府，全臺詩界推爲泰斗。吾固知君雖死，而精神不死。何也？以君之詩足以永留天壤也。然君不以吾爲不文，而篤愛之，且語吾曰，吾輩論交當爲生死之友，次爲道義之友，又次爲文字之友，最下乃勢利爾。嗟乎！吾雖無似，

幸得齒於文字之列，吾當伸紙吮毫，刺述平生，以昭來許。然吾文雖佳，而君已死，復何從拍案稱奇哉？

嗚呼！吾別臺中未四年爾，而旭東死、頌臣死，吾之次女亦葬於大墩之麓，吾尙未往一哭。今君又相繼死。吾此後一至臺中，其何能已於悲傷哉！臨風悽愴，不知所云。

賴悔之哀辭

維大正六年秋九月三十日，櫟社社長賴悔之先生疾終正寢。越五日，將殯於吉阡，同社友連橫不能遠道執紼，布奠陳辭，乃爲文以弔曰：烏乎！天道果有知耶？胡爲乎顏子不壽？盜跖期頤？天道果無知耶？胡爲乎達人隨化，烈士騎箕？其生也有自，其死也有之，則生何足樂而死何足悲？然而橫不能自知也。夫以羊左之友，莊惠之師，文章相繫，道義相維，意氣相與，患難相持，則當此生死之際，能不涕泣而漣漪哉？烏乎悔之；以子之學，上窺軒羲；以子之文，猛如熊羆；以子之豪，斗酒不□；以子之醉，大放厥辭；橫固知子之有託而逃，而不忍爲民之蚩蚩也，而子竟長揖而與世遺矣！

始橫居中之時，策名社末，昔昔追隨，春花瀟茗，秋雨哦詩，聯床夜話，達旦不疲。橫以爲人生之樂無過於斯，而不圖死喪之戚竟至於斯耶！烏乎悔之：自橫去大陸，走天涯，歸故里，狎群兒，六載之間，僅得兩見，見亦無幾時，而子已形神蕉萃，鬱鬱不

怡矣。蓋自癡仙逝後，琴斷焚絲，重以高堂終養，陟岵興悲；疾病中於中，而憂患罹於外，人非金石，孰能與之相厲相劓哉？烏乎悔之：生，寄也；死，歸也；子固知之。蒼蒼者其雲之垂耶，淒淒者其風之吹耶，峩峩者其山之巍耶，森森者其水之澌耶，冥冥者其月之虧耶，斑斑者其花之萎耶，一往一復，一愈一咨，生何足樂，死何足悲；則子固知之，橫又何疑？烏乎！噫嘻！

陳太孺人誄

維大正四年秋八月十有七日，黃母陳太孺人卒於里第。嗚呼哀哉！鄉人士追維壺範，欲表徽音，命橫作誄，以垂諸不朽。嗟乎！以橫不文，何足以光彤管？顧念史書所載，母教是則，若鄒之孟子、漢之王陵、晉之陶侃、宋之歐陽修，道德文章，卓越千古，而得於母教者大。以橫所聞，陳太孺人之德可以風矣。

按狀，太孺人吾鄉碩士榮三先生之第四女，年二十來歸我殷洲先生。克諧克順，恭淑愛人，上奉姑嫜，旁協妯娌，一家莫不稱賢。當是時，中法構兵，北鄙告警。先生知文事之不足以救亡也，棄而習武，恒往來南北。太孺人主持家政，克盡婦職，以無內顧憂。越二十有一年，先生捐館，而諸子幼，慮不足以承先業，且夕授經，孜孜以立身揚名爲訓。今令子茂筮學成而歸，英才勃發，饒有奇氣。而次子谿荃亦已授室，熙熙膝下

含飴弄孫。方足以慰老景，而天不假年。嗚呼痛哉！橫等與令子游，交莫逆，篤知其出於母教。乃託素旗，以彰聖善，而爲誄曰：

有媯之後，其澤孔長。篤生淑女，曰嬪於黃。樂只君子，室家之祥。琴瑟在御，曲奏於房。懷文抱質，比美孟姜。如何不弔，明鏡羸光。風淒蕙帳，雲掩芝梁。嗚呼哀哉！

婦職之宜，酒食是議。弓矢斯張，丈夫之志。懷安敗名，巾幗所愧。鄧曼知機，齊姜遣醉。楊柳陌頭，封侯是寄。秋風飄零，樹猶蕉萃。社燕離群，哀蟬不嘒。嗚呼哀哉！

我聞在昔，母訓是儀。歐母畫荻，孟母斷機。桓桓元子，千里求師。神山雖遠，夢魂常追。學成而返，執手漣而。曰何而喜，曰何而然。猗歎萱草，愛此春暉。嗚呼哀哉！

瞻彼小園，東門之麓。循彼南陔，維蘭與菊。曰春日秋，置酒命酌。大婦彈箏，小婦擊筑。或歌或舞，以康以樂。良辰不逢，日月易蹙。循彼南陔，淚珠盪掬。瞻彼小園，心傷風木。嗚呼哀哉！

彼蘭者何，當春而芽。彼菊者何，及秋而花。吁嗟賢母，德音莫遐。承慈以遜，逮下以嘉。肅雍揆景，望斷天涯。嗚呼哀哉！

蕩蕩春門，群玉之府。峨峨瑤臺，衆香之圃。藹藹桂旂，迢迢蕙路。左侍飛瓊，右攜素女。萼綠居前，雲英在後。望月方娥，瞻星比婺。誕發蘭儀，光啓玉度。陟彼高坵，終朝及暮。習習谷風，淒淒靈雨。嗚呼哀哉！

淒淒靈雨，習習谷風。重泉漠漠，視天夢夢。何以思之，何以敬之，維禮之終。何以寫之，維德之容。誰其尸之，維女之宗。嗚呼哀哉！

維女之宗，實邦之秀。四德無虧，惠於世胄。陟圯咨嗟，眷顧左右。彩掩瑤光，雲陰白晝。悽愴招魂，敬奠斗酒。素旂揚徽，以垂不朽。嗚呼哀哉！

黃蘊軒先生誄

維大正八年夏四月五日，新竹廳參事蘊軒黃公卒於里第，享年八十齡。越十有二月十日，將殯於吉阡。靈車卜駕，素旆流輝，笛感山陽，琴沉漢水。嗚呼痛哉！鄉人士追懷風義，欲述平生，命橫撰誄，以昭來許。夫銘以表功，德以述美，身沒名垂，先哲所慕。如黃公者，固所謂豪傑之士也，能不慨歎！

按狀，公諱兩球，新竹之苗栗人也，世有隱德。少隨父兄躬耕隴畝，及長有大志，而膽略絕倫。討清土番猖獗，輒出殺掠，官軍未能討也。公居固近山，號召鄉里，擣其巢穴，次第蕩平，諸番畏之。會福建巡撫岑公毓英視臺，聞其事，見而奇之，委辦撫番

。既而巡撫劉公銘傳亦任以撫墾之事，從征大崙崁，自率所部赴前敵，嘗一夜連破十八處，威震番界。奏以五品職銜叙用，賞載藍翎。及改隸後，當道聞其名，延爲苗栗廳參事，後隸新竹。凡地方有大繇役，莫不倚以爲助。公既出入番界，知其土腴，請墾南坪、獅潭等處，縱橫十餘里，啓田樹藝，至者萬家，產乃日殖。則是有造於邦家者尤不少矣。若其治家處世，樂善好施，人多稱之。故特舉其大者而著之誄。其辭曰：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是謂不朽，與天地同。人之生也，有始有終，而其處也，有窮有通。窮則變，通則洪，化而裁之，允執厥中。我聞高義，敢拜下風。

赫赫黃公，實邦之傑，少而岐嶷，長而睿哲，壯而飛揚，老而明潔；如金能柔，若鋼不折。公之一生，實多熱血。

始公之起，起自隴耕。壯懷未試，戢影埋名。春風釋耒，夜雨談兵。乘時而起，一劍縱橫。譬彼大鳥，三年不鳴；及其鳴也，四座皆驚。

瞻彼高山，群番所處，殺人爲雄，衆莫敢侮。公曰討之，爰整其旅。修我戈矛，張我旗鼓。掃穴犁庭，直破險阻。群番震驚，竄逃無所。稽顙受降，或殺或虜。公曰宥之，以就我撫。

我撫維何？實啓我疆。我疆既啓，乃聚乃倉，乃稷乃黍，乃稻乃粱。其木維何？維檜與樟。其樹維何？維茶與桑。其獸維何？維鹿與豎。其畜維何？維牛與羊。公曰處之

，百十其行，爲此春酒，以介康強。

帝命岑公，來巡南土。抵掌而談，謂公孔武。亦越劉公，新開大府。謂公多才，足寄心營。公拜而行，餘勇可賈。左握璇刀，輝煌翎羽。顧盼生姿，掀髯起舞。撫彼群番，以固我圉。

我修臺乘，每懷偉人。卓彼吳鳳，沒而爲神，威加醜類，蠻俗爲馴。又如吳沙，手關荆榛，攜來萬衆，車馬成闐。以公之伐，足與比倫。臨機制變，能屈能伸。匪維智勇，實曰義仁。

嗚呼黃公！人生如駛，其生也存，其沒也已。獨有偉人，可以不死。公之聲名，洋溢遐邇。公之助勞，長垂國史。公之慈祥，惠於鄰里。公之謨猷，施及孫子。歸神混元，高謝塵滓。巍巍者山，泱泱者水，敢藉旗旌，以彰懿美！

書 啓

募建觀音山凌雲禪寺啓

在昔黃金布地，祇園留我佛之踪；白玉爲池，淨土現彌陀之相。阿育王八萬之塔，八部同瞻；兜率天十二之宮，十方咸仰。慈雲普被，法水分流，明鏡長圓，慧燈不滅，固已功倍恒河，道傳大地者矣。

維我臺北，位在海東，境攝華嚴，國分毘舍，瘴雲蔽野，卓錫而來，孽浪滔天，浮杯可渡。龍山寶刹（龍山寺），巍峨城郭之間；劍水禪關（劍潭寺），掩映林泉之裏。同奉大士，永度群生，心證圓通，機參應化。而山號觀音，地成極樂，猶未若我凌雲禪寺之莊嚴靈異焉。

寺爲乾隆時信士胡焯猷所創建，而今日本圓和尚所經營也。西臨大海，東控平原，近眺蘆洲，遠瞻雪嶺。遯山夕照，如現神光，淡水濤聲，恍聞說法。修篁萬个，蕭蕭紫竹之林；古木千章，落落白蓮之座。三十二應之身，慈悲出世；四大無畏之力，布施濟人。切利諸天，同聲讚美；修羅百鬼，盡斂嗔心。是則欲界之清都，而人間之佛國也。然而道場雖啓，大殿未興；十笏安禪，萬間待庇。伽藍五百，何處聞鐘？僧衆三千，誰能托鉢？無花可踏，來鹿女以難行；有樹將移，呼嶽神而不動。豈非吾輩之貪癡，

而名山之缺憾也哉？方今末劫沈淪，迷途充塞，四恩弗報，六度無聞。登天堂而下地獄，因果相尋；挽世道以繫人心，智仁併用。所冀舍衛大家、維摩居士、善財童子、韋提夫人，各發普賢之大願，共追斯達之芳徽，或捨義田，或捐寶宅，或頒黃鐵，或助明珠。分蓮池八功之水，同注大川，合蘭若千燭之光，混成一色。法輪長轉，梵宇宏開，塔湧地中，網陳天上。是則婆娑洋畔，頓成璀璨之龍宮；惡濁界間，現出光明之鹿苑。又豈非我輩之勝事，而佛法之有緣也哉！

上清史館書

中國殖民之事，前史不載。元、明二代，語焉未詳。愴恍迷離，錯嘗八九。豈非史氏之咎歟？夫中國之殖民海外也，遠自秦、漢，啓於隋、唐，盛於有明，而發揚於清季。我先民以堅強果毅之氣，凌厲而前，涉波濤，冒瘴癘，戰士蠻而服之，篳路藍縷，以處山林，用能光大其族。艱難締造之功，亦良苦矣。而子孫不武，俛仰由人，碩德光勳，文獻莫考，甚且數典而忘其祖，以爲異族羞；又可哀矣。

夫歷史爲民族之精神。中國人之拓殖海外也，二千數百年矣。南望南嶠，西瞻美洲，北暨鮮卑，東漸日本，凡夫秦時之鏡，漢代之衣，隋唐之錢，明人之甕，莫不置諸王庭，寶爲重器。卽中國人之居其地者，亦舉此以誇耀。而叩其所自，則舌擗而不能對。

一器之微，茫然不識，況以先民之願命，祖國之觀念，亦蒙昧不知其朕也！昏昏以生，役役以死，無歷史是無民族也。槍攘昏墊，靡所適從，亦相率而爲異種奴隸爾。

天相諸夏，共和告成。華僑之歸自海外者，群策群力，胥謀建設，以宏佐新邦。而政府亦日以招徠華僑，爲殖利開源之計。然而政府固不知華僑之情形，卽國內士夫亦少知海外大勢，而爲一考其利害。管窺蠡測，語多爽實。則以國內既乏考據之書，而華僑又不能自述其史，以介紹國人。又豈非史氏之咎歟？追懷先德，瞻顧前途，爰及子孫，用張國力，則拓殖志之作，豈可缺哉？

然修志固難，而修拓殖志則尤難。何也？國史記載，掛一漏百，通儒撰述，每喜鑿空；則參考難。僑民在外，競力工商，文史式微，無足徵信；則採取難。地遍五洲，事歷千載，海客談瀛，虛無縹緲；則調查難。閩粵雜處，鄉音不同，一地兩名，譯文互異；則選擇難。閉戶潛修，聞見不廣，東西方向，反易其位；則撰述難。然而橫不以爲難也。橫生長臺灣，壯游南土。歐、美、菲、澳之華僑，既習與往來矣。撫拾遺聞，旁探外史，潛心述作，於今十年。華僑聯合會創立之歲，多士最於瀛上，提議纂修，僉有同志，期月之間，惠書盈篋，而奔走風塵未遑筆削。私心耿耿，寢饋不忘。今史館既開，徵文考獻，以橫不肖忝侍諸賢。何敢不貢其誠以揚國家之休命？如蒙俞允，命輯斯志，伸紙吮毫，當有可觀。豈唯史氏之責，民族之興，實式憑之。敬布鄙懷，諸維亮鑒。

與林子超先生書

子超先生主席執事：濶別廿年，久處海外，潛心述作，頗有可觀。歸國以來，浮沉人世，鍾山在望，未得趨承，逖聽風聲，彌深向往。昨秋台從蒞陝，兒子定一嘗造行轅，辱承垂問，情意殷勤。固知大君子之用心，終不遺夫草茅下士也。拙著臺灣通史一部，由郵奉上。到乞飭收。臺灣固中國版圖，一旦捐棄，遂成隔絕。橫爲桑梓之故，忍垢偷生，收拾墜緒，成書數種，次第刊行。亦欲爲此棄地遺民，稍留未滅之文獻耳。比聞四中全會通過重設國史館案，此誠國家之大業，而民族精神之所憑依也。橫才識庸愚，毫無表見。而研求史學，頗有所長。如得追隨大雅，供職蘭臺，博采周詢，甄別善惡，秉片片之直筆，揚大漢之天聲，是則效命宗邦之素志也。維執事有以裁之。連橫頓首。二月一日。

與張溥泉先生書

溥泉先生執事：歸國以來，瞬經半載。養志讀書，稍資休息。閱報，四中全會提出重設國史館案，已得通過，甚善甚善。中華民國肇造二十有三年矣，內憂外患，紛迭至乘。國政民風，鼎新革故，而國史未修，是非莫定，郢書燕說，淆亂聽聞，其何以振民族之精神，立典型於當代也哉！橫才識庸愚，毫無表見，而研求史學，頗有所長。他日

開館之際，如得備員檢校，承命通儒，伸紙吮毫，當有可觀。然伏處海隅，未能自達。倘蒙大力爲之吹噓，區區寸心，效忠宗國，是則邱明作傳，秉直筆於尼山；班固修書，揚天聲於大漢。敢有所懷，諸維鑒。

連橫頓首 一月廿六日

徵求中國殖民史材料啓

茫茫大海，芸芸衆生，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莫不有我華僑之足跡。烏乎豪矣！夫我國之殖民海外也，遠自秦漢，啓於隋唐，盛於有明，而發揚於今日。我先民以堅強果毅之氣，凌厲而前，涉波濤，冒瘴癘，戰士蠻而服之，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用能宏大其族。艱難締造之功，亦良苦矣！而子孫不武，俯仰由人，碩德光勛，文獻無考；甚或數典而忘其祖，以爲異族羞。烏乎！又可哀矣！

夫歷史爲民族之精神。我華僑之開闢海外也，二千數百年矣。南望南土，西瞻美洲，北暨鮮卑，東航日本，凡夫秦時之劍，漢代之衣，隋唐之錢，明人之甕，莫不置之王庭，寶爲重器。卽我華僑之居其國者，亦舉此以誇耀。而叩其所自，則舌擣而不能對。一器之微，茫然不識，沉以先民之顧命，祖國之觀念，亦蒙昧而不知其朕也！昏昏以生，役役以死，無歷史是無民族也。搶攘昏墊，靡所適從，亦相率而爲異族之奴隸爾。

天相中國，共和告成。我華僑之歸自海外者，群策群力，胥謀建設，以右我新邦。本會創立滬上，實總其樞。追懷先德，瞻顧前途，爰及子孫，用張國力。則中國殖民史之作，豈可緩哉？同人無似，謬發其議。而茲事體大，非一二人之所能爲，又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濟也。敬告我多士及我友朋，搜羅舊事，網集遺聞，考證史書，旁譯外史，近自九州，訖於四海，以揚大漢之天聲，豈非我民族之豪舉而歷史之光輝者哉？記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我海內外方聞之士，當亦不賁金玉而有以教之也。

一、中國殖民史徵集材料，按分十門：一地理，二種族，三沿革，四政治，五交涉，六實業，七宗教，八風俗，九社會，十人物；而注重於中國殖民之事。

一、徵集材料，如能分門示知者固屬歡迎，若夫瑣聞佚事，斷簡零編，亦在珍惜。

一、中國殖民史爲四千年未有之創作，非合四海內外之人士而分任之，恐不免諸多遺漏。茲特函請各埠之中華商會、中華會館、民國公會、書報社、華僑公會等承任調查，以時報告，則衆擎易舉，三年有成。

一、海通以來，國內人士之游歷海外者，或隨使節，或在學界，或主報社，聞見所及，多有著作。除函請海外各團體外，並國內之通人學子，賜其宏文，以成巨冊。

一、中國殖民之事，國史鮮載。其顯而足徵者，唯明史之南洋數篇而已。私家記述

，多秘不傳。我海內外藏書家凡有關於中國殖民之書者，請惠賜一覽，以俾摘抄，或將書價奉呈。

一、外人著書，多有關於中國殖民之事，足資參考。而見聞未周，不能旁搜廣引。除託海外各團體就近選譯外，並望國內人士，匡其不知，函示書目，以便購求翻譯。

一、徵集材料，擬稍爲編輯，逐期刊載於華僑雜誌。俟成書後，另印單行，以公諸海內外。

一、出版之時，對於惠稿諸君，各贈數冊，以酬雅意。

上海泗涇路十一號華僑聯合會

與李獻璋書（六月六日）

索居滬濱，潛心述作。偶閱新民報。有大作臺灣方言及其歌謠漫談，讀之深慰。我輩臺灣人，凡臺灣之歷史、語言、文學，皆當保存之，宣傳之，發皇而光大之，而後足以對我先民。不佞二十年來，既刊臺灣通史，復撰臺灣詩乘，今又研究方言，亦聊以盡臺灣人之責任爾。曩在臺北，臺南三六九小報社來函索稿，因以臺灣語講座付之，續登一年。及今思之，間有錯誤。蓋此爲一時之草創，尙有待於討論也。旅中無事，繼續搜羅，發見頗多。每有一語一字，思之數日或至數月，檢書十數種而始得者，誠不覺其苦

矣。臺灣語中既函古音古義，復多周漢雅言，且有中國今日已亡而臺灣尙存者，寧不更可貴乎！

大作曾舉拙著懶怠一名，怠古讀司，尙有疑異。今以自證、旁證觀之，固已確切無訛矣。說文：怠，慢也，从心，台聲。又曰：怡，和也，从心台聲。凡从台之字，如怡、冶、枱、飴、貽、詒、胎、駘、答、奘等，莫不讀爲平聲，而怠獨入聲。且怠、怡兩字均从心台聲，何以怡讀爲台，而台反爲岱？此非六書諧聲之例也。易雜卦傳曰：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是怠與時、災、來爲韻。秦之罾東觀刻石曰：皇行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祺。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罾。是怠與旗、疑、尤、治、罾爲韻。越語：范蠡曰：得時不怠，時不再來。怠，來爲韻。是孔子、李斯、范蠡皆讀怠爲司，而後人乃讀爲岱，此六朝以來之誤也。且以古音而言，不獨怠之讀司，則殆亦讀司。論語：楚狂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是殆與衰、追爲韻，而與兮爲語助。詩經固常用之。且此爲一種歌謠，未有有律無韻者也。

拙著臺灣語典已成十卷，凡屬古音，尤詳考據。他日刊行，頒之海內，不特可以發

揮臺灣語之本色，而於中國之文字學、音韻學、方言學亦不無少補也。海雲千里，不盡依依。匪勉同心，更希努力。

與徐旭生書

伏居海隅，久聞高義，雲山千里，未克趨承。昨得兒子書，曾以拙著臺灣通史呈政，猥蒙嘉納，榮幸何如！此書刊行之時，日本朝野購讀頗多，而中國人士則視之漠然。唯章太炎、張溥泉兩先生以爲民族精神之所附，謂爲必傳之作，橫亦頗以此自負。更欲撰就續編，記載乙未以來三十餘年之事，昭示國人，藉資殷鑑。而索居臺灣，文網周密，不無投鼠忌器之感。歸國以後，倘得一安硯之地，從事修纂，必有可觀。而身世飄零，年華漸老，此願未償，徒呼咄咄！固知棄地遺民，別有難言之隱痛也！拙著十數種，通史之外，尙有臺灣詩乘、臺灣語典，尤爲十年間苦心慘淡之作。他日有緣，當再就教。附上閩海紀要一冊，是拙刊臺灣史料之一，並希一閱。

雅堂文集卷三

臺灣漫錄

目次

延平祠記	(一四〇)
寧靖王笏	(一四二)
鄭氏故物	(一四三)
劉國軒碑	(一四三)
釋華佑遺書	(一四三)
龍渡滄海	(一四四)
草雞	(一四五)
文山秀氣	(一四五)
石刻	(一四六)
大肚刀	(一四六)
三保薑	(一四七)
鐵礮	(一四七)
瓦瓶	(一四八)

綠珊瑚……………(一四八)

唐琴……………(一四八)

宋錢……………(一四九)

右旋螺……………(一四九)

荷蘭甕……………(一五〇)

螺溪硯……………(一五〇)

竹如意……………(一五〇)

鬪鏤樹……………(一五一)

金荆瘿……………(一五一)

酒樹麵木……………(一五一)

雞距番……………(一五二)

古橋岡……………(一五二)

蛇人……………(一五三)

大蝶……………(一五四)

巨魚……………(一五四)

海鏡……………(一五五)

愛玉凍……………(一五五)

筆筒木	(一五)
火秧	(一五)
芭蠶	(一五)
貝塚	(一五)
石器	(一五)
怪物	(一五)
奇鳥	(一五)
占驗	(一五)
九降	(一六)
火鬪	(一六)
騎秋	(一六)
鹹雨	(一六)
乩詩	(一六)
一犬一馬	(一六)
蚩尤	(一六)
石敢當	(一六)
紫姑	(一六)

田元帥	(一六六)
開漳聖王	(一六六)
臨水夫人	(一六七)
蠶娘	(一六八)
龍 磧	(一六八)
蛺蝶枝	(一六九)
旋 風	(一六九)
彗 星	(一七〇)
南 吼	(一七〇)
海 眼	(一七一)
湧 山	(一七一)
盪 纓	(一七一)
洋 更	(一七二)
破 帆	(一七二)
雙 冬	(一七三)
寄居螺	(一七三)
比目魚	(一七三)

東番	(一七五)
婆娑洋	(一七四)
毘舍耶	(一七五)
橫洋	(一七五)
五色水	(一七五)
八卦水	(一七五)
師泉	(一七六)
父母會	(一七六)
唐山客	(一七六)
國姓魚	(一七六)
螺杯	(一七七)
覺羅	(一七七)
西施舌	(一七七)
倒掛鳥	(一七七)
野牛	(一七八)
石虎	(一七八)
黃羊	(一七八)

白猿

(一七八)

醋龜

(一七九)

空青

(一七九)

馬寶

(一七九)

木蓮

(一七九)

松蘿茶

(一七九)

迎年菊

(一八〇)

荔枝

(一八〇)

西瓜

(一八〇)

文旦

(一八一)

紅蓀

(一八一)

神木

(一八一)

古梅

(一八一)

老樸

(一八二)

婆羅蜜

(一八二)

黃竹筍

(一八二)

賽花

(一八三)

烟火	(一三)
弄猴	(一三)
乞龜	(一三)
吹螺	(一三)
含蕊傘	(一四)
孔明燈	(一四)
香脚	(一四)
鐵船	(一五)
古甕	(一五)
斷碑硯	(一五)
匕首	(一六)
厦海城隍	(一六)
軍大王	(一六)
蛇郎君	(一六)

延平詞記

牡丹之役，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視師臺灣。及平，奏建明延平郡王祠，春秋致祭，從臺灣人士之請也。祠在臺南府治。時幕客某曾撰碑記一篇，尙未刻石。文雖排偶，而奇倔之氣見於行間。余恐其久而失也，爲錄於左。唯某之姓名籍貫不詳，他日有知，當表出之。

夫金甌委地，金陵之王氣方終；玉璽歸東，子氏之山河不改。五王龍種，一去無歸；四鎮沙蟲，六軍悉化。二十萬熊羆勁旅，爭拔幟以依劉；五百人豺虎背鬼，誰鳴環而思宋。而乃手搖大戟，足履機槍，張我空拳，嘔臣心血，以蚍蜉蟻子之衆，思撼泰山，驅村野市井之人，使當大敵；卒能威傾兩島，力抗金師，增勝國之光輝，奉故主之正朔，存君臣之大義，割父子之厚恩。伊古以來，未之有也。還哉其有明賜姓之延平郡王乎！

當夫龍飛絕塞，鹿走中原，一局匡山，非復趙家之士，千年蜀魄，空悲望帝之魂。起子儀於九原，徒嗟束手；生淮陰於此日，彌費勞心。王乃生成血性，激發天良，傲溫太真之絕裾，爲祖士雅之擊楫。艤艦千艘，固金、厦之藩籬；士卒萬人，撤漳、泉之門戶。士各有志，豈死君而改初衷？人之無良，胡受恩而忘報効？其意以爲明社不復，則此心一日不安，雖惠公執狐突以要子犯，光武使文淵以諭隗囂，而盡念彌貞，忠心益勵，固不以利害易操，安危變節者。

昔者田橫入海，實抒貞忱；孟昶據蜀，乃乘紛亂。武侯承寄託之重，恢復冀圖；景略受知遇

之恩，長才勉竭。然皆誼深君父，情重解推。未有生逢厄運，躬處危邦，受帝昴一日之知，矢豫讓終身之報。滿朝朱紫，屈膝紛紛；一領青衿，雄姿落落。雖拓地之功，終成畫餅；而清邊之禁，已至遷家。究而觀之，海隅一島而已。嗚呼！豈不難哉！

說者謂王才雖卓越，性實猜疑。致施琅之投誠，任黃梧而見叛。雖將帥有七十二之鎮，而封疆僅數百里而遙。以至逐浪隨波，朝奔夕潰。有類孫恩之窮蹙，略同楊么之猖狂。不知陰平坐失，非伯約之無謀；天塹橫衝，實吳宮之應沼。天心已去，卽萬籟而難回；大廈將傾，豈一木所能任？王之忠，足以爭亡國之氣，而不能禦興國之鋒；足以彌缺憾之天，而不能完破碎之璧。不然，固有受累世之恩榮，擁百萬之師旅，而身事兩朝，迄無一是者，抑又不足以齊王之斧鑕矣。

說者又謂王名爲幹蠱，實戾慈烏，僅知何恃之嗟，不識靡依之痛。況乃翁已膺顯爵，而昆季並受殊恩，自當卷甲來歸，偃戈內附，共叙天倫之樂，同宣翊戴之勳，書竹帛以留青，銘鼎彝而著列，識時爲傑，與國同休，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不知王旣以身許國，則不以私恤家。歸吳事魏，非烈士之本心；暮四朝三，實僉王之常態。王具勾踐臥薪之心，效劉琨枕戈之志，刺武穆精忠之背，納光弼靴橐之刀，一身尙在，則明祚有一髮之存，一日不死，則漢室之君臣不樂。蓋王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所伸者志也，所不能伸者力也。

洎乎江南敗歸，由榔走緬，苻堅之勢日蹙，伯顏之焰方張。一隅不足以抗大兵，尺地亦足以資守禦。天誘其衷，辟洪荒於閩海；人假以便，復先世之故臬。方謂端委開基，拓荆蠻之巨壤；曲沃強盛，創兩晉之宏規；而乃此志未酬，大星遽落。孫皓酷虐，劉禪庸愚。至王之孫克塽乃入

版圖。天也！

國家道合中天，運隆下武，通乾象之精，執坤靈之寶，詔列祀典，命建崇祠。此邦地控閩甌，星分斗女，今爲劇郡，昔號東寧。往哲邈焉，我靈斯在。升階七尺，儼受社於藩封；複閣重軒，易宏規於草創。冕裳煊赫，尙留晉代之衣冠；棖栒丹青，似聳靈光之崇殿。置中尊於椒桂，垂絃雲敷；申上席於蘋蘩，圓冠兩集。譬如李唐郭令，寶遺隴於中州，蜀漢武鄉，屹崇祠於私奠，庶幾鼎足而三焉。飲水知源，聞風起懦。完人一代，生佛萬家。噫！安得筆爍江花，揮洒勒謝太傅之碣，才如蘇海，淋漓表忠觀之碑？

寧靖王笏

咸豐間，郡南桶盤棧莊人鋤園，得一玉，黝然無色。適法華寺僧過其地，以數金購歸，攜入市。識者曰：「此明寧靖王之玉笏也！」長尺有八寸，寬二寸二分，厚四分五釐，重三斤許。寺僧寶之。值祝融生辰，陳座上，供衆覽。改革之際，爲某所得，潛攜去。郡人大憤，籲於官。展轉數月乃歸。命三郊總董寶之。烏乎！余何愛此玉，愛其爲寧靖王故物爾。夫王以天潢貴胄，避地東都，明朝旣移，閩家殉國，而此笏亦沈淪土中，不復知有故主矣。旣得復失，旣失復得，郡人之憂喜又何如耶！

鄭氏故物

臺中吳鸞旂文謂：光緒初，有漁者於湖日溪得一玉笏，攜至彰治求售；疑爲鄭氏故物，以清制無用笏也。按彰化爲半線社番地。永曆二十四年，右武衛劉國軒駐軍討沙轆，而嗣王經亦親討斗尾龍岸番，國軒從。是彰化固鄭氏威稜所至之地，此玉笏或爲當時之物而落於水。惜余未見，不敢臆斷。

劉國軒碑

國姓莊在臺中轄內，有內外兩莊。內國姓處北港溪畔，距龜仔頭八里，群山環繞，中拓平原。昔爲土番部落。永曆二十四年冬，沙轆番亂。右武衛劉國軒討之。大肚番恐，竄於埔里社，逐之至北港溪，駐軍於此。光緒十八年，林朝棟亦駐軍於此。闢草萊，開阡陌，發見一碑，爲國軒所建。文曰：『西望華山貴峻巖。華山何事隔深淵？左倉右庫障屏上，北港南溪滙案前。湖海星辰來拱照，蛟龍關鎖去之玄。三千粉黛同分外，八百烟花列兩邊。可惜生番雄霸據，留將此地待時賢』。此則贊揚山川之偉麗者。朝棟見之，改名時賢莊，墾田百數十甲。戊申冬，余至其地，佃多粵人，而家祀延平郡王，然未見此碑。聞在叢莽中。他日當再訪之。

釋華佑遺書

鄭芝龍據臺時，普陀山僧釋華佑者，精堪輿術，與其友蕭克偕游臺灣。自始仔難入山，歷經番社，年餘，乃出諸羅。所至圖其山川，志其脈絡。克，俠客也，腰弓佩劍，饑則射鹿以食，故無絕糧患。華佑既去，主於安溪李光地家，乞刊其書，未久圓寂。光地好堪輿，愛其書，秘以爲寶。閱數世而爲某所得，攜至鹿港。某死遂散佚。彰化關帝廳莊蕭氏存六十餘葉，北斗街人某亦有三十餘葉。書雖不全，而其所言多屬奇異。爲錄數則：『某日至巴老臣社。番性純良，多識字，能讀孝經、論語。社前有巨石，上刻唐碑兩字，大徑尺。碑文爲風雨所蝕，漫不可讀』。又曰：『某日至濁水溪，水大不可涉，乃騎野牛而渡』。又曰：『某日至蘇澳，見鹿入水化爲鯨，角猶存』。是其所言，均屬創見。他日苟得其書，當再而刊之，以公之世。

龍渡滄海

赤嵌筆談謂宋文公登福州鼓山，占地脈曰：『龍渡滄海，五百年後，海外當有百萬人之郡』。今歸入版圖，年數適符；熙熙攘攘，竟成樂郊矣。鼓山之上有石，刻「海上視師」四字，爲紫陽所書。近讀邱仙根工部之詩，以爲則指鄭氏。然則宋儒亦有識緯之術矣。

草 雞

識緯之術，學者不言，而漢儒言之，每多附會。豈天數已定，故爲隱語，以神其說；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而不可明言之歟？余前讀槎上老舌，載崇禎庚辰，閩僧貫一居鷺門，夜坐，見籬外陂陀有光，連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甌。背印兩圓花突起，面刻古隸四行。其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干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和千紀』。是書爲明季閩縣陳衍所著。至清人得臺之後，王漁洋池北偶談載之，且曰：『雞，酉字也，加草頭、大尾、長耳，鄭字也。干頭，甲字，鼠，子字也，謂鄭芝龍以天啓甲子起海中爲群盜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庚小熙皞，寓年號也。前年萬正色克復金門、廈門，今年施琅克澎湖，鄭克塽上表乞降，臺灣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盪盡，此固國家靈長之福，而天數已預定矣。異哉！』

文山秀氣

道光間，重修海東書院，曾於西畔掘地，得「文山秀氣」石刻四片，旁有「晦翁」二字，是爲朱文公之書。石大各二尺餘，不知何時流落至此。府學教授楊希閔記之，並

於書院牆上。今已亡。

石刻

臺灣舊志謂：鳳山相傳昔年有石忽自開，內有識云：『鳳山一片石，堪容百萬人，五百年後，閩人居之』。而福建通志亦謂：佃民墾田得石碣，內鐫『山明水秀，閩人居之』。按二石均不言所在。若果有此，則漢族之居臺已久。否則；齊東之語爾。

大肚刀

埔里社處萬山之中，今之化番，多來自外。有大肚番者，原居半線，爲劉國軒所逐，乃竄於此。族中有一古刀，爲元代之物，云其祖所遺，秘不示人，祭時始陳席上。按元史至元二十八年，命海船副萬戶楊祥以六千軍伐瑠求，自汀路尾澳舟行，至日已時，海洋中正東，望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祥言爲瑠求國。乘小舟至山下，以人衆，不敢上岸。命軍官劉潤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岸上人不諳三嶼人語，爲其殺死者三人，遂還至澎湖。夫瑠求者臺灣也。今以地勢考之，所謂山長而低者，似大肚山。當隋之時，波羅檀爲海濱高原；則元之時，大肚山當在海隅，而梧棲爲海也。夫梧棲爲從前互市之口，商船市舶可入市旁，今流沙日淤，積爲平

陸，距海已二十里。此三十年來事也。滄桑之變，已覺其速。若在千載以前，則大肚山必爲海中沙汕，蠣蚌之殼猶有存者。舊志謂沙轆番族大勢強，爲劉國軒所滅，僅餘五人逃匿海口。沙轆在大肚山麓，與大肚番同種。是元之時，大肚番爲一方之雄，怙其勢力，故敢殺元之兵而奪其刀，以傳示子孫，至今猶寶之也。

三保薑

香祖筆記謂鳳山縣有三保薑，相傳明初三保太監所植，可療百病。臺灣志略亦曰：明太監王三保植薑山上，至今尙有產者。有意求覓，終不可得。樵夫偶見，結草爲記，次日尋之，弗獲。故得者可療百病。又曰：太監王三保舟至臺，投藥水中，令土番染病者於水中洗浴卽愈。按明初中官入臺，諸書所載，或爲鄭和，或爲王三保，皆永樂時奉使西洋者。岡山在鳳山縣轄，距郡東三十里，是其來臺，且至內地，非僅取水赤嵌也。

鐵礮

赤嵌筆談謂雞籠城貯鐵礮，明崇禎三年鑄。據是則明季防海，不特戍兵澎湖，且遠至雞籠矣。

瓦瓶

諸羅縣志謂：鄭氏時，目加溜灣開井，得瓦瓶。識者云，是唐宋以前古器。惜其物不傳，亦不知瘞自何時。開闢之先，又何得有此瓶而瘞之也。按目加溜灣，番社名，在今嘉義縣轄。

綠珊瑚

綠珊瑚一名綠玉。樹多亞枝，而無花葉，色綠可愛。臺南沿海植以爲籬。或云種自呂宋。張鷟洲侍御詩曰：『一種可憐籬落下，家家齊插綠珊瑚。想從海底搜羅日，長就苔痕潤不枯』。

唐琴

淡水洪逸雅茂才藏有古琴一張，爲竹塹林鶴山先生之物。沒後流落，逸雅得而寶之。焦桐有知，亦可無憾。琴爲唐代所製，上刻篆文「萬壑松」三字，是其名也。又有「神而明之」四字，亦篆文。其下有三銘：一曰「潛園主人平生真賞」；一曰「希元林氏，一字次崖」；一曰「林氏子孫永寶用之」。而鶴山亦自銘其背曰：『此琴製自唐肅

宗至德二年。質堅如玉，練紋作牛毛梅花斷，撫之音韻清揚而遠，洵千里彝器也。本同安理學家次崖先生所藏，因遭兵燹，歸登瀛陳氏，傳五葉，予乃購得之。夫石泐金寒，物久必弊；茲豈有神物護持，故得此不壞身耶？如顯慶車存，如靈光殿峙，張此以和古松，共諧宮徵。咸豐癸丑中秋，銘於香石山房。占梅鶴山氏并書。

宋錢

海東札記謂：臺地多用宋錢，如太平、元祐、天興、至道等年號。錢質小薄，千文貫之，長不盈尺。相傳初關時，土中掘出古錢千百貫。或云來自粵東海舶。余往北路，家僮於笨港海泥中得古錢數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乃知從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間，畢竟邈與世絕矣。按笨港卽魁港，一名北港，在雲林縣西。曩爲海舶出入之口。宋時貿易卽在於此，故以北港名臺灣也。讀史方輿紀略曰：澎湖爲漳泉門戶，而北港則澎湖之唇齒；失北港則唇亡齒寒，不特澎湖可慮，則漳、泉亦可憂。北港在澎湖東南，亦謂之臺灣。是臺灣之與中國交通已久，惜乎史文缺載，不得其詳。而舊時作志者又不殫心考究，遂致沉淪不顯，寧不可歎！

右旋螺

林爽文之役，大將軍福康安平臺，特頒內府大吉祥右旋螺，以利渡海。及歸，命藏福建藩庫。凡將軍、總督巡臺及冊封琉球，佩之行。聞此螺爲清初朝鮮所貢。辛亥革命之後，不知尙存歟？

荷蘭璽

牡丹之役，建安平礮臺，曾於王城下掘得古璽數十，大可二三升，色白而粗，似爲荷人貯藏火藥之器。余存其一。

螺溪硯

己未冬十月，有竹滬人朱興明者，攜一螺溪硯至臺南玄武廟前求售，索價三百金，云爲寧靖王所遺。硯大尺有二寸，背有銘，旁刻「術桂」，筆畫秀勁，爲王所書。友人陳明沛見之，謂銘凡六十餘字惜未錄存。後爲室谷信太郎以二百三十金購去，聞已轉贈後藤棲霞矣。按西螺溪石硯載，於彰化縣志。其石有金砂、銀砂之別。鄭氏之時，西螺尙在榛莽，而取石作硯，傳之藝林，可補舊志之缺。

竹如意

沈斯庵太僕以明室之遺老，作東都之寓公；臺灣文獻，推爲初祖。斯庵有竹如意一柄，長約二尺，上刻篆文「斯庵」二字，古澤可鑑。今西大龍得於新竹，攜至臺南示余。大龍爲曹洞宗布教師，能詩嗜酒，深以爲寶。

鬮鏤樹

隋書流求傳謂：流求多鬮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按流求則今臺灣，而鬮鏤樹以狀觀之，似爲榕樹。蓋以臺地多榕，今其在者，尙有數百年前物。

金荊瘻

唐張鷟朝野僉載謂：隋帝令朱寬征留仇國，還，得金荊瘻數十片。木色如真金，密緻而文采盤錯，有如美錦，甚香，極細，可以爲枕及案面，雖沈檀不可及。按金荊瘻卽花樟。臺灣多樟，有經千數百年者，根幹成瘻，鋸而爲片，自成文理，且有山水、花木、鳥獸之形，色黃而澤。樟性香，製器熬腦，出產甚多。唐人不察，誤爲金荊。

酒樹麵木

洛陽伽藍記謂：昭儀寺有酒樹麵木。按酒樹疑卽椰樹，漿可爲酒，亦可生飲。而麵

木則桃榔。以其皮中有屑如麵，可造餅食。唐段公路北戶錄謂：桃榔心爲炙，滋腹極美。桃榔臺南多有，未有食者，唯取其葉爲帚。

雞距番

康熙間，仁和郁永河來臺採磺，著番境補遺，足資修志之助。唯內有雞距番一則，則傳聞之誤爾。其言曰：雞距番足趾槎枒如雞距。性善緣木，樹上往來跳躑，捷同猿猱。食息皆在樹間，非種植不下平地。其巢與雞籠山相近。常深夜獨出，至海濱取水。遇土番往往竊其首去，土番亦追殺不遺餘力。蓋其足趾槎枒，不利平地，多爲土番追及。既登樹，則穿林度棘，不可復制矣。臺海采風圖亦曰：內山絕頂有社曰啣啣。其番剪髮、突睛、大耳，狀甚惡，足指如雞爪。上樹如猿猴，善射好殺，無路可通。土人攀藤上下，與近番交易，一月一次，雖生番亦憚焉。惟懼礮火，聞聲則遁。按二說府志均采入番俗，唯足如雞距，似爲談者之誕。生番亦人耳，豈獨賦形之異？蓋以僻處深山，穿林度棘，捷如猿猴，則所居使然也。啣啣二字，以音讀之。似太魯閣。太魯閣處東北深山，性獍猛，群番畏之；雖屢遭膺懲，而負其險阻，猶不易制也。

古橋岡

古橋岡詩序，不知何人所撰，臺時，邑中人六月樵於山。忽望古橋榭落，階草繁榮，野鳥自呼，房廊寂寂無所見，惟一犬從內出，見人搖尾，也。時雖盛暑，猶垂實如椀大。摘食樹含紅，山風襲人，有淒涼氣。輒荷子共隱。再往，遂失其室，並不見橋爲靖節寓言爾。岡山屹立郡東，少時群猿爭食，未聞有橋。武陵人爲漁夫俗。豈作者亦欲避秦歟？苟有其地，

蛇人

臺灣處絕海之上，附麗諸島，若拓。但有野番，而無怪物。如臺灣志其種耶？志略曰：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山後，因無風，爲東流所牽，抵一山

探路，見異類數輩疾馳至，攫一人共噉之。三人逃歸，適遇一人於莽中。與之語，亦泉人。攜之登舟。具言妖物噉人狀，曰：彼非妖，此地之人也，蛇首猙獰，能飛行，然所越不過尋丈。往時余舟至，同侶遭噉，唯余獨存，問何以獨存故，則舉項間一物曰：彼畏此，不敢近爾。視之，雄黃也。衆皆喜曰：吾輩得生矣。出其籠，有雄黃百餘斤，各把一握。頃之，妖物數百風行而來，將近船，皆伏地不敢仰視，逡巡而退。逮後水轉西流，其舟仍回至廈門。

大蝶

少讀續太平廣記，載明萬曆間有封舟赴中山國，途次澎湖，見一巨蝶，翅長丈餘，掠舟而過。又言海中見一山，徐徐行，數時乃沒，視之始知爲大魚。嗚呼！天地之大，何奇不有！吾以耳目之所見者爲是，而不見者爲非，亦陋矣。

巨魚

臺灣府志載康熙二十二年夏五月，澎湖有魚狀如鱷，長丈餘，四足，身上鱗甲火炎，從海登陸。衆見而異之，以冥鈔金鼓送之下水。越三日，仍乘夜登山死。而臺灣志略以延平爲東海鯨魚，到處水漲、歸東卽逝，遂以巨魚登陸爲鄭氏滅亡之兆，何其謬耶！

海鏡

海鏡，蛤類也，生海中，殼圓而薄，一紅一白，色瑩又潔，光可透射；臺人謂之日月鏡，製爲窗鏡，明若雲母，故又謂之蠔鏡。從前玻璃未盛時，用之極廣。按嶺表錄異云：海鏡，廣人呼爲蠔萊盤，內有小肉如蚌胎，腹中有小紅蟹子，細如黃豆，頭足俱備。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或迫以火，則蟹走出，離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活在腹中，逡巡亦死。又曰：水母，閩人謂之魷，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白色者，大者如覆帽，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常有蝦寄腹下，啣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卽欻然而沒，以其蝦有所見也。余讀越絕書，謂海鏡腹蟹，水母目蝦，頗疑怪誕，及證所見，始信其然，蓋猶寄生之類也。

愛玉凍

臺灣爲熱帶之地，三十年前無賣冰者，夏時僅啜仙草與愛玉凍。按臺灣府誌謂：仙草高五、六尺，晒乾可作茶，能解暑毒。煮爛絞汁去渣，和粉漿再煮成凍，和糖泡水，飲之甚涼。而愛玉凍則府縣各誌均未載。聞諸故老，謂道光初有同安人某居府治媽祖樓街，每往來嘉義，辦土宜。一日，過後大埔，天熱渴甚，赴溪飲。見水面成凍。掬而啜

之，冷沁心脾。自念此間暑，何得有冰？細視水上，樹子錯落，揉之有漿，以爲此物化之也。拾而歸家。子細如黍，以水絞之，頃刻成凍，和糖可食。或合兒茶少許，則色如瑤瑤。某有女曰愛玉，年十五，長日無事，出凍以賣，人遂呼爲愛玉凍。余曾以此徵咏，作者頗多，而林南強兩首尤佳，爲錄於後，以補舊乘之不及，且作消暑佳話也。

其一云：神山石髓黃金液，流入雲根生虎魄。佳人欲製甘露漿，自躡蒙茸竄荆棘。歸來洞口尋玉泉，颼颼兩腋松風寒。交融水乳得真味，便作木蜜金膏看。羅山六月日生火，沈李浮瓜無一可。行人涸鮒望西江，一勺瓊漿真活我。道旁老人髮鬢鬢，能語故事同何哉。大千飢渴同病者，更乞菩薩分餘甘。

其二云：驅車六月羅山曲，一飲瓊漿濯炎酷。食瓜徵事問當年，物以人傳名「愛玉」。愛玉盈盈信可人，終朝采綠不嫌貧。事姑未試羹湯手，奉母依然菽水身。無端拾得仙方巧，擬煉金膏滌煩惱。辛勤玉杵搗玄霜，未免青裙踏芳草。青裙玉杵莫辭難，酒榭茶棚宛轉傳。先挹秀膚姑射雪，更分涼味月宮寒。月宮偶許游人至，皓腕親擎水晶器。初疑換得冰雪腸，不食人間烟火氣。寒暑新陳近百秋，冰旗滿目掛林樾。誰將天女清涼散，一化吳娘琥珀甌。

筆筒木

華筒木則婆羅樹。使槎錄謂：婆羅樹中空，四圍摺疊成圓形，花紋斜結，盤屈如古木狀，用貯管城，因其材也。

火秧

火秧卽金剛纂，叢生成樹，三稜有刺，花小而黃，高可及丈。植爲籬落，牛羊不敢越。臺人名曰「火巷」，謂可制火。「巷」、「秧」音近。按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載廣州諺云：爾有垣墻，我有火秧；註：廣人以作籬落。是臺灣與廣州同有此樹矣。

茈薑

晚春之間，薑始發芽，幼嫩可食；臺人謂之水薑。及讀司馬相如子虛賦，有「茈薑藟荷」之句，索隱引張揖云：茈薑，子薑也。茈音紫，乃知水字之誤。

貝塚

臺北圓山之麓，有貝塚焉。堆積累累，不可勝數。間有石斧、石鋤之屬，或完或缺，是爲原人所遺。圓山固近海，土番拾貝以食，棄之穴隅，久而成塚；故貝塚之處，掘之則有石器。又有一石，大五、六尺，面平而有稜，似經人力。或以爲磨厲之石，足

資稽古。

石器

庚申冬十有二月，臺中林氏新建宗祠，掘地九尺有五寸，獲一石，形如劍，而亡其柄。工人不以爲意。越數日乃告林君耀亭。耀亭取以視人。識者曰：此石器也，是爲原人之遺。求其旁，當有所得。而柱礎已合，不可復掘。惜哉！嗣余以事赴臺中，向耀亭索觀。石長一尺三寸有八分，腹濶四寸五分，腰三寸五分，脊厚五分，刃五釐，鋒二釐，尙利，似爲割鮮之器。色微黑而有綠點，光可以鑑，其用久矣。然大墩無此等石，卽全臺近山亦無此石。豈爲他處攜來歟？余撰臺灣通史，引隋書流求傳，謂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插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鑿之。臺中固土番之地，近葫蘆墩。葫蘆墩者，流求傳中之波羅檀，爲歡斯氏之都。是此石器爲當時之物，沈埋土中，閱今一千七百餘年而後出現，亦可寶也。

怪物

臺灣府志謂：康熙五十一年秋七月，安平有一怪物飛行水上，高可五、六尺，大如水牛，面如豕，長鬚，雙耳竹批，齒牙堅利，毛細若獺，四足如龜而有尾。衆爭致之，

繩木俱碎。後至海岸，竦身直立，大鳴者三。衆皆驚悸。未幾死。郡人有圖形相告者，究不知爲何物也。

奇鳥

乾隆五十一年夏四月，彰化柴坑仔莊有鳥棲於樹上，大如鶯，五色，百鳥環繞，啣物獻之。飛集他樹，亦如之。越二十餘日乃去。是冬十一月林爽文起兵。事載彰化縣志災異。然則此鳥祥歟、妖歟？固知史書所謂丹鳳、朱鸞者則此類也。

占驗

天文之學，其理精深，自非覃思，難窮妙蘊。然而蟻穴知水，鳩巢避風，雄雞戒旦，蟋蟀鳴秋；禽虫之微，當知其候，況於人乎。夫人爲萬物之靈，心與天會，現乎著龜，動乎四體；故曰至誠之道，如以前知，此固非含生負氣之倫盡人而有也。然而故老流傳，每多應驗。田夫漁子，豫識陰晴。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此則自然之作用，有不期然而然者。臺灣府志載占驗一門，列舉十數。余初頗疑其說。十稔以來，細心考察，竟無或爽。如所謂六月初三雨，七十二雲頭，則確實不易。臺南當酷暑之時，晴天無雲，川枯草萎。如六月初三日有微雨，則必降雨七十有二次，或一日一次，或數次，旱乾之

田可播晚稻，且卜有秋；否則，六月必旱，秧苗多死。故農家以此日爲憂喜之日也。又曰：上看初三，下看十八。如初三日不雨，而十八日有雨，猶不至旱。或如淫雨浹辰，人苦淋漓，至初三不雨，則不雨，十八放晴，則放晴。此亦有驗。颶，暴風也，夏秋常至，勢甚烈。諺云：六月一雷止九颶，九月一雷九颶來。此則莫明其妙者矣。夫占驗之術，近世日精。地震之器，風雨之表，測量之儀，視遠之鏡，幾於可參造化，而此則街談巷說，夫婦之愚可以知之。是必有真理寓乎其中。而莫爲研究，故不能明其道爾。茲錄其說如左，以資參考：

颶風起自東北者，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而俱至南乃息，謂之迴南，凡兩晝夜始止。若不降雨，不迴南，則踰月復作，作必對時，日作次日止，夜作次夜止。然颶初起，有雷則不成；作數日而有迅雷，則止。

海上之空，無時無雲，故雖濃雲叢鬱，但有雲脚，必不雨。雲脚者，如畫家繪水石，橫染一筆，爲之分界。無脚之雲如繪遠山，但見出頭，不見所止。

日出時，有雲蔽之。辰刻後，雲漸散，必大晴。日初出則開朗，是日必不晴。若暑時久晴，則不拘。

日落時，西方有雲氣橫亘天上，或作數十縷，各不相屬，日從雲隙中度過，來日大晴；或雲色一片相連，其中但有一二點空竇，得見紅色，亦主晴。如西方雲色黯淡，一片如墨，全無隙漏，又不見雲脚，明日必雨；若雲色濃厚，夜卽雨。

日落時，西北方雲起如層巒疊嶂，數十重各矗立，七日之內，必有大風雨。味爽降雨，是日主晴。初雨如霧，雖沉晦，至午必晴。

久雨後暫輟，猶見細雨如霧，縱令開朗，旋雨。諺云：「雨前濛濛終不雨，雨後濛濛終不晴」。

久雨後，入夜忽霽，星月朗潔，明日必大雨。若近暮見紅光而後見月，則晴。

諸山烟霧蒼茫；若山光透漏，便爲風雨之徵。又如餓鷲高唳，海鷗驚飛，踰日必風。

九 降

臺灣之風與他處異。風之烈者爲颶，又甚者爲颶。颶倏發倏止。颶常連日夜。如正、二、三、四等月發者爲颶，五、六、七、八等月發者爲颶。九月則朔風初起，或至匝月，號爲九降。故舊時渡海者，以四、八、十月爲平；蓋以四月少颶，八月秋中，而十月小春，天氣多晴煦也。六月多颶，九月多九降，行船者最忌。颶風之來多挾雨，無雨尤害。

火 颶

颶之烈者曰火颶，或曰麒麟颶，則颶風也。飛沙撒瓦，木葉盡焦，遇雨稍殺。舊志載康熙六十年八月十三夜，颶風大作，雨如注，火光閃閃燭天，海水驟漲，大小戰艦擊

碎殆盡，或飄至平陸，拔大木，毀墻垣，萬姓哀號，無容身地。翼日晴霽，郡無完瓦，壓死者數千人。水師提督施世驥露立風雨中，因以悸死。事聞，發帑振恤，誠巨災也。

騎秋

臺灣降雨，南北不同。濁水以南，每當夏季，時有驟雨來自西北，謂之西北雨，滂沱而下，暑氣頓消，瞬息即霽。若至七、八月，雨淫浹辰，謂之騎秋，中秋乃止。而大甲以上，山谷輿鬱，濕氣較濃。未入版圖前，竹塹、淡水長年陰霧，罕晴霽。迨設官後，人烟漸盛，時猶多雨。今基隆爲通商之口，獅球嶺隔之，一入冬季，凍雨連綿，晚春始息。宜蘭亦然。故曰：「竹風蘭雨」，蓋新竹多風、而宜蘭多雨也。

鹹雨

澎湖錯立大海，潮流甚急，風信亦異。一年之中，春夏較平，可以播植，而有風之日，已十居五、六。若一交秋分，直至冬杪，幾於無日無風。風之大者又挾海水而下，謂之鹹雨，一經沾潤，五穀多枯。澎人苦之。僅種地瓜、土豆，稍免損害，然猶時有凶歉也。

乩詩

灤陽續錄載張鷺洲自記巡臺事，謂乾隆丁酉，偶與友人扶乩。乩贈余以詩曰：「槎萬里渡滄溟，風雨魚龍會百靈。海氣粘天迷島嶼，潮聲簸地走雷霆。鯨波不阻三神鳥，鮫室爭看二使星。記取白雲飄渺處，有人同望蜀山青」。時將有巡視臺灣之役，余疑當往。數日果命下。六月啓行，八月至廈門，渡海，駐半載始歸。歸時風利，一晝夜即登岸。去時飄蕩十七日，險阻異常。初出廈門，即雷雨交作，雲霧晦冥，信帆而往，莫知所適。忽腥風觸鼻，舟人曰：「黑水洋也」。其水比海水凹下數十丈，闊數十里，長不知其所極，黝然而深，視如潑墨。舟人搖手戒勿語，云其下即龍宮，爲第一險處，度此可無虞矣。至白水洋，遇巨魚鼓鬣而來，舉其首如危峰障日，每一潑刺，浪湧如山，聲碎旬如霹靂，移數刻始過盡，計其長當數百里。舟人云來迎天使，理或然歟？旣而颶風四起，舟幾覆沒。忽小鳥數十，環繞樁竿，舟人喜躍，稱天后來拯，風果頓止，遂得泊澎湖。聖人在上，百神效靈，不誣也。遐思所歷，一一與詩語相符，非鬼神能前知歟？時先大夫尙在堂，聞余有遇海之役，命兄來到赤嵌視余，遂同登望海樓，並末二句亦巧合，益信數皆前定，非人力所能然矣。按灤陽續錄爲河間紀昀所撰。

一六一馬

余如嘉義，嘉義人爲余言一犬一馬之事，若以誇於人者。余聞其言而歎曰：犬馬，獸也，而爲人所尙若此，則人之不及犬馬者又奚如！先是朱一貴之役，北路營參將羅萬倉嬰城固守，及戰陣沒，乘馬逃歸，濺血被體。妾蔣氏見而哭曰：吾夫其死矣！遂自縊。馬亦悲鳴而死，人以爲烈。林爽文之役，有兵二十有二人，防堵拔仔林莊。一夜被襲，皆戰死，無有知者。一犬走入營，大嗥。守者見而怪之，從之行。至則二十有二人之尸咸在，乃瘞之。犬亦自死。事後，嘉人士建廟於西門內，並祀犬，稱爲二十三將軍。

蚩尤

臺南屋脊之上，或立土偶，騎馬彎弓，狀甚威猛，是爲蚩尤之像，用以壓勝者也。按史記正義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造五兵，威振天下，誅殺無道。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天遣玄女授帝兵符，伏之。天下復擾亂。帝乃畫蚩尤像，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殄滅。是黃帝之所畫者用以壓人，今則用以壓鬼。然非人之害，尤酷於鬼，安得百萬蚩尤而制之哉！

石敢當

隘巷之口，有石旁立，刻「石敢當」三字，亦用以壓勝者。按陳繼儒群粹錄云：五代劉智遠有勇士曰石敢當，故談者多以為五代時人。然其用以刻石者，則早於五代。宋王象之輿地碑目記云：興化軍有石敢當；註言慶歷中張緯宰莆田，再新縣治，得一石，銘曰：「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官吏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唐大歷五年縣令鄭押字記」。據此，則石敢當之刻石，殆於唐代。故顏師古註急就章云：石氏敢當所向無敵。是則古之猛士，而為秦、漢時人。臺灣與漳泉同俗，漳泉又近興化，故刻石見於閩南。而臺灣有書「泰山石敢當」者，或以泰山為其里居，蓋以三國志管輅有泰山治鬼之言而附會爾。

紫姑

中秋之夜，兒女輩集庭中，以兩人扶一竹椅，上置女衣一襲，裝義髻，備鏡奩、花粉、刀尺之屬，焚香燒紙，以迓紫姑。至則其椅能動，問以吉凶則答。如聞呼嫂聲，則神忽止。或曰：紫姑為某氏女，為嫂所虐殺而埋諸豬欄，故向是處以迓，聞呼嫂而驚走也。按唐孫願神女傳，謂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如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女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去，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

果，卽跳躑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好則大憺，惡便仰眠。據此則紫姑之事，其來已久。唯臺灣所傳，與此略異。

田元帥

臺南有七子班，傳自泉州。伶人皆穉，猶古之梨園也。班中祀一神曰田元帥，或稱相公。按此爲唐樂工雷海青。天寶中爲供奉，管領梨園，故祀之。唯「雷」字棄兩、留田，不知何故。而興化有廟，碑稱唐肅宗追封太常寺卿，宋高宗加封大元帥，此則不見於記載。然紅綸白板，香火千秋，亦足豪也。

開漳聖王

開漳聖王陳元光，漳籍之人多奉祀之。臺灣縣志謂元光爲福建觀察使王審知部將，率軍入漳州，逐土黎以處華人，築寨於龍溪柳江之西，置唐化里，因爲將軍，知州事。漳之開闢始於此。按福建通志外紀載：唐儀鳳中，廣寇陳謙等連結諸蠻，攻漳、潮二州，左都將陳元光討平之。又曰：景龍二年，潮寇雷萬興等潛抵岳山，漳州刺史陳元光討之，至綏安大峙原，步兵後期，元光爲賊將藍奉高所害。又曰：光啓二年，王潮爲泉州刺史。景福元年，福建觀察使陳巖卒，護閩都將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弟審知將兵圍福

破之。泊潮卒，審之爲觀察使，後稱閩王。是審知未爲觀察使，元光已沒，何以得爲部將？縣志似有錯誤。唯元光討賊保民，開拓疆土，功德在人，至今不泯，宜其血食千載也。

臨水夫人

臺南郡治有臨水夫人廟，香火甚盛。每當元宵、中秋，婦女多入廟進香，而產子者設位以祀，祈禱輒應。按梁荳林退庵隨筆，載夫人姓陳名靖姑，古田縣臨水鄉人。閩王璘時，夫人兄守元有左道，隱居山中，夫人常餉之，遂受秘籙符篆，役使鬼神。曾至永福，誅白蛇怪。璘封順懿夫人。後逃處海上，不知所終。而謝金鸞臺灣縣志，亦言夫人名進姑，福州人，陳昌之女，唐大歷二年生，嫁劉杞，孕數月，會大旱，脫胎祈雨，尋卒，年二十有四。卒時言吾死必爲神，救人產難。建寧陳清叟之子婦，孕十七月不娩，夫人現形療之，產蛇數斗。古田臨水鄉有白蛇洞，吐氣爲疫癘。一日，鄉人見朱衣人仗劍斬蛇，語之曰：我江南下渡陳昌女也。言訖不見。乃立廟洞側。自後靈蹟甚著。宋淳祐中封崇福昭惠慈濟夫人，賜額「順懿」。後又加封天仙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按此說多本書坊所刊陳進姑傳。如建寧陳清叟事，據建寧志謂宋時浦城徐清叟子婦產難，夫人幻形救之。謝之不受。問其姓名里居，但曰古田人陳姓。後徐知福州，令人至古田訪

之。見廟中像，始悟爲夫人幻身。乃請於朝，加贈封號。今婦人臨葦，必供夫人像室中，至洗兒日始謝而焚之。與前說略有不同。若陳進姑傳則多虛誕，謂夫人七歲被風攝去，十三歲道成始歸，嫁里人黃某，助王璘用兵及斬長坑鬼、收石峽怪等，皆野語也。

蠶娘

臺人呼蠶曰娘，尾曰身。如蠶幾尾則曰娘幾身，敬之也。按唐孫願神女傳，謂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父爲鄰掠去，唯所乘之馬尙在。女念父隔絕，或廢寢食。母慰撫之，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而去。數日，父乘馬歸。自此馬鳴嘶不肯飲齧。父問其故，母言之。父曰：誓於人而不誓於馬。但厚其芻，馬不肯食。每見女出，輒怒目奮擊。父怒，射殺之，曝皮於庭。女行過其側，皮蹶然起，卷女飛去。旬日得皮於桑樹之上，女化爲蠶，食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人間。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處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

龍碩

延津之劍，化龍而飛，往籍所傳，專屬神異。若臺灣舊志所言龍碩，亦其一也。志

云：龍碮者，大銅礮也。成功泊舟粵海中，見水底有光上騰，數日不滅，意必異寶。使善泅者入海試探。見兩銅礮浮游往來，以報。命多人持巨繩牽之。一化龍去，一就縛。既出，斑駁陸離，若古彝鼎，光艷炫目，不似沉埋泥沙中物。較紅衣礮不加大，而受藥彈獨多。先投小鐵丸斗許，乃入大彈。及發，大彈先出，鐵丸隨之。所至一方糜爛。成功出兵，必載與俱，名曰龍碮。然龍碮有前知，所往利卽數人牽之不知重，否則百人挽之不動，以卜戰勝莫不驗。康熙十八年，劉國軒將攻泉郡，龍碮不肯行。強昇之。及發，又不燃。國軒怒，杖之八十。一發而炸裂如粉，傷者甚衆。

蛺蝶枝

唐段公路北戶錄載蛺蝶枝一則，謂南行歷縣藤峽，維舟飲水，視巖側有木五綵，命僕求之。獲一枝，尙綴軟蝶二十餘，有翠紺縷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花者、黃白者、緋脉者。因登岸視，乃知木葉化焉。是知蝶生江南，柑橘樹蠹變爲蛺蝶，鳥足之葉爲蝴蝶，皆造化始然，非虛語也。按此疑則木葉蝶，生於美國。臺灣埔里社亦有，狀如枯葉，宿樹上，人莫能辨；唯未見有綵色者。

旋風

旋風，臺人謂之鴟尾，沿海漁人每於海中見之。其水矗立，高與天齊，謂之龍柱。光緒三年六月初三過午，有旋風起自安平，由南勢街越城入，向北去。郡人翹首望，但見一物行極速，閃爍如銀，或以爲龍也。旋風過處，屋瓦盡撤。鎮渡頭之古榕，被拔數十丈外。演武亭屋蓋，亦飛舞空中。時喜樹莊人某漁於海，爲風所捲，人筏俱去。衆以爲死矣，其家設靈，朝夕奠。越十餘日，某忽歸。衆來問訊。某言，被風時昏迷不知，及醒，則已在山中，古木甚茂，唯聞鳥聲。已而腹饑，覓路行，見炊烟，喜就之，是番人屋。男婦數人聚語戶外，亦不諗其爲野番否。向之乞食。番能漢語，問何事至此。具告之。番驚愕，謂此爲阿里山，距府城二百餘里。留宿其家，款待備至。又數日，炊乾芋，充糗糧，送之出，故得無恙。

彗星

法人之役，有星孛於東北，黎明卽現，其尾極光，照耀如晝。現時星隕如雨。凡數十日乃隱。余年尙少，猶及見之，惜不能記其月日，又無天文臺以驗經度，而示之後人也。

南吼

安平海吼爲天下奇。以其在南，亦曰南吼。自夏徂秋，驚濤盆湧，厥聲迴薄，遠近相聞。昔張鷟洲狀而賦之，而吾友胡南溟亦有南吼行一篇，多奇句。或曰：海吼是雨徵也。若冬月，則不雨而主風。

海眼

鳳山志謂入大武郡山，行十餘日，有石湖，其社曰茄老網。湖大里許。天將雨，輒水漲丈餘。或以爲湖底有眼通海。

湧山

道光七年秋八月望夜，水沙連內潭湧出小山四座，載於彰化縣志。按內潭則獅頭社潭，距彰化八十里。

邊纓

臺灣，海國也。府治之險在鹿耳門。赤崁筆談謂臺郡無形勝可據，四圍皆海，水底鐵板沙線，橫空布列，無異金湯。鹿耳門港路迂迴，舟觸立碎。南礁樹白旗，北礁樹黑旗，名曰邊纓，亦曰標子，以便出入。潮長，水深丈四、五尺，退不及一丈，入門必懸後

柁乃進。余讀吳素村廣文渡海歌云：『片帆紆迴向晚入，盪纓遙辨鉦鳴銅』，則謂此也。

洋更

帆船行海以更為程，如鹿耳門至澎湖水程五更，澎湖至廈門七更。舊志謂六十里為一更，亦無所據。按樵書云：更者，以一日一夜為十更，焚香為度。然風潮有順逆，行駛有遲速，水程難辨，乃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與人行齊至，則更數始准。若或先或後，皆不合。其法傳自王三保，舟人守之，謂之洋更。

破帆

颶之多少，以時而異，或謂之暴，或作報。凡颶將至，天邊先見斷虹，形如帆，曰破帆。稍及半天，如燃尾者曰屈鬣。

雙冬

臺灣氣候溫和，土沃宜稻，一年兩熟，謂之雙冬，猶麥之言秋也。收稻之時，多在六月、十月。六月曰小冬，十月曰大冬。而臺南地氣較熱，播種隨時，別有四月、八月之穀。是以一年之耕，足供三歲，餘糧棲畝，戶多蓋藏。今生齒日繁，出口又盛，而米

價貴矣。

寄居螺

寄居非螺也，而戴螺房以行。濱海之童捕之以嬉。按酉陽雜俎謂：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炙之乃出。又異苑謂鸚鵡螺常脫殼朝游，出則有蟲蜘蛛入其殼，戴以行；夕返則此蟲出。庾子山所謂「鸚鵡外游，寄居負殼」者也。

比目魚

比目魚，江淮人謂之拖沙魚，而臺灣呼爲貼沙。狀如牛脾，細鱗紫色，一面一目，相合乃行。沈懷遠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左介，介亦作斬。按爾雅云：東方有比目之魚，其名爲鱧，不比不行。昔齊桓公欲議封禪，管仲諫曰：古之欲封禪者，東海貢比目之魚，南方進比翼之鳥。是管子之所謂奇瑞者，而臺人乃日飫其味，而不知名焉。

東番

臺灣固東番之地，越在南紀，隋唐以來，始通中國；而舊史不詳。按何喬遠閩書謂

：東番夷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起烟港、加老灣、打鼓嶼、小淡水、雙溪口、加里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斷續千餘里。種類甚蕃，別爲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人。無酋長，雄者聽其號令。性好勇，喜鬪。晝夜習走，足皮厚繭，履荆棘如平地，速不後奔馬。有隙，鄰社興兵，期而後戰，相殺傷，次日卽解怨，往來如初。地多煖，無水田，治畚種尢，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華稍長。採苦草雜釀爲酒，間有佳者。男婦雜作，女常勞，男常逸。有盜賊則嚴剔之，戮於社。夜門不閉，禾積場無敢竊者。人精用鏢，長五尺有咫。山多鹿，冬時合圍捕之，獲若邱陵。始皆聚居海濱，明嘉靖末遭倭焚掠，乃避居山，始通中國，漳、泉人充龍烈嶼諸灣，譯其語與貿易。今則日盛。顧祖禹讀史方輿紀略曰：雞籠山島野夷，亦謂之東番。萬曆四十四年，倭脅取其地。其人盛聚落而無君長，習鏢弩，少舟楫，自昔不通中國。而莆田周嬰作東番記，稱爲臺員。是三人者皆明人也，則明時固以臺灣爲東番矣。

婆娑洋

臺灣處大海之上，風濤噴薄，從前舟楫不通時，至者絕少。海東札記謂名山藏所載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名爲雞籠，卽指臺灣。富陽周芸臯觀察以婆娑洋在臺灣海上，而同安林卓人孝廉謂在澎湖，二說未知孰是。

毘舍耶

文獻通考謂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水行五日而至，旁有毘舍耶國。臺海使槎錄謂毘舍耶國，以情狀考之，殆卽臺灣。按毘舍耶爲呂宋群島之一，地近臺灣，其名猶存。

橫洋

赤崁集謂大海洪波，止分順逆。凡往異域，順勢而行。唯臺與廈隔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墨洋，驚濤鼎沸，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爲弱水。昔有閩船飄至弱水之東，閱十二年始還中土。

五色水

又曰：自大嶼出洋，海水深碧，或翠色如靛。紅水溝色稍赤，黑水溝如墨，更進爲淺藍色。入鹿耳門，色黑白如河水。

八卦水

澎湖島嶼迴環，潮流順逆各異。周芸臯觀察謂之八卦水，故其候風詩曰：『潮流八

卦水，風渡七更洋』；蓋自澎至厦水程七更也。

師泉

施靖海師泉記，臺灣府志載於藝文。然師泉在平海澳，非在澎湖。後人不察，遂以媽宮之井爲師泉，亦附會也。

父母會

家貧親老，集友十數人爲一會。遇有大故，則釀金爲喪葬之資，競赴其家，以助奔走，謂之父母會。亦厚俗也。

唐山客

臺灣固海上荒服，我民族入而拓之，以長育子孫，遙望故鄉，稱爲唐山。而號新來者爲唐山客。蓋益以東南各國，唐時交通始盛，故目中國人爲唐人，猶西北塞外之稱漢人也。

國姓魚

麻薩末，番語也，產於鹿耳門畔。漁者掬其子以畜之塹，至秋則肥，長及尺。相傳

延平入臺，始有此魚，因名國姓魚。而臺北之鱖魚亦曰國姓魚。

螺杯

澎湖多螺，大小異狀，五色披紛，製以爲杯，光透內外。又有蚌瓢，亦可貯酒。周芸阜觀察巡臺時，愛其雅致，各賦以詩。

覺羅

蟬名齊女，鶻號子規，往籍所傳，事生幽怨。而臺人之稱謂有異是者。臺人呼犬曰覺羅，豕曰胡亞；亞，助辭也。覺羅氏以東胡之族入主諸夏，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雖天厭明德，北伐無功，而義憤之倫，咸懷斥攘，至今猶存其語，亦足以志九世之仇，而洩一時之恨也。

西施舌

西施舌似蚌而薄，色深綠，肉長似舌，柔而味腴。

倒掛鳥

倒掛鳥狀如鸚鵡而小，翎羽鮮明，紅綠相間，緣枝循行，喙如鈎，足短爪長，性好

倒掛，夜睡亦然。

野牛

臺多野牛。荷蘭之時，南北二路各設牛頭司；南在打鼓、北在大肚，設欄禽之，牧養生息，以耕以輓。稗海紀游謂至中港社見門外一牛甚腴，囚木籠中，社人謂是野牛初就豹，以此馴之。又云竹塹南崁山中，野牛千百爲群，土番能生致之，俟其馴乃用。按臺地日闢，遠至內山，今之野牛已絕少矣。

石虎

石虎似豹而小，產於山；一名艾葉豹。

黃羊

紅頭嶼有黃羊，以其皮爲褥。

白猿

岡山之上，有白猿，人曾見之。

醋醴

周芸臯澎湖雜詠謂醋醴堅白如石，背圓腹平，有紋似螺旋，形若鼈而甚小，大者不及指蓋。藏數年，投醋中，蠕蠕自能配合。按普陀山海濱亦產此物，名催生子，謂婦人臨盆，服之易娩。又可治眼疾，余曾試之，有驗。

空青

空青產澎湖海濱，似石而小，中貯清水，可治眼疾。

馬寶

余年十三，讀書觀音亭街，鄰人有飼馬者。一牝馬產卵十數，堅若石，衆異之。後閱上海申報，始知其爲馬寶，善治瘋顛之疾，較之牛黃，尤爲難得。

木蓮

臺南開元寺三寶殿上，舊有木蓮一瓶，花一、蕊一、房一、葉二，與瓶皆木根生成。瓶高尺有五寸，花高約三尺。聞爲林朝英所獻。今亡。

松蘿茶

東征集載水沙連內山產土茶，色綠如松蘿，味甚清冽，能解暑毒，消腹脹，亦佳品云。

迎年菊

臺灣氣候溫煦，四時皆花，古稱瀛洲，實爲仙境。張鷟洲有詩云：『少寒多燠不霜天，木葉長青花久妍。眞個四時皆是夏，荷花度臘菊迎年』。

荔枝

臺灣與閩、粵比鄰，而荔枝絕少，味亦微酸。鄭氏之時，曾取泉州佳種百數十株植於承天南隅，所謂荔枝宅者也。三十年前尙有存者，熟時上市，色香可愛。今則剪伐俱盡，廢爲邱墟，不能復作甘棠之思矣。

西瓜

瓜果之屬，以時而出，故詩載七月食瓜。周之七月，夏之六月也。而臺灣則異是。臺灣之瓜，長年俱有。前時小東門外有西瓜園一區，由官理之。每至冬節，採以入貢，以供元日之用。此則地氣使然。而荷花獻歲，黃菊迎年，足備詩人之詠也。

文旦

臺灣果子之美者，有西螺之柑、員林之蕉、鳳山之鳳梨、麻豆之文旦。文旦，柚名也。皮薄肉厚，甘如冰糖。麻豆在曾文溪北，莊人多植柚。唯郭氏特好，其樹已近百年，蓋樹愈老則實愈小而味愈甘。

紅藷

林圯埔有山園數區，歲產紅藷千斤。藷大如鷺子，一蔓十數粒。蒸食甚美。

神木

阿里山森林之富甲東洋。荒古以來，斧斤未入，故得長保其壽。山中有紅檜一株，高一百三十有五尺，圍六十有五尺，直徑二十尺有七寸，蔭大四十有五尺。則此檜之生長已有二千餘年，故稱之曰神木。

古梅

臺南延平郡王祠有古梅一株，相傳爲延平所植。先是此梅在鴻指園，爲承天府署內。沈文肅公建祠時乃移於此。詠者頗多，余亦有歌一首載集中。

老 樣

曾文溪北多屬鄭氏屯田之地，而官佃莊其一。莊中有老樣數株，云爲荷人所植。而莊外往曾文溪之畔，亦有十數株，整列成行，似爲當時路樹。

婆羅蜜

臺南歸仁里舊社莊有婆羅蜜數株，云荷人自南洋移植者，至今尙能結實。每顆重三四斤，味甘美。

黃竹筍

臺中黃竹坑之筍，味極甘美。坑固番地，黃竹叢生。前時割筍者多遭番害，被其馘首，故謂之割頭筍。今則墾地日闢，番已遠徙，而筍亦漸少矣。

賽 花

三山國王廟在鎮北坊，爲潮州人所建，以祀其鄉之神。每逢元宵，陳列花仙數百盆，評其優劣。臺人之種水仙，以刀割葉半面，浸以清水，曝以朝陽，二十餘日可開。花之長短，葉之參差，均可隨意爲之，信乎巧奪天工也。

烟火

臺南府治前有炮店十數家，若慶雲、盈月等號以製烟火著名。每年花朝前後，偕赴菜市埔濱放。火樹銀花，光騰霄漢，魚龍曼衍，璀璨陸離。自初更至於黎明，觀者常數萬人，誠春宵之樂事，而人世之幻觀也。

弄猴

臺灣居喪之時，多延僧道禮懺。僧弄鑊，而道演取經，扮孫行者上場，觀者如堵。或謂之猴，故里諺曰：『有孝後生來弄鑊，有孝查某來弄猴』。後生，男子也。查某，女子也，其義費解。或以爲珠母之訛，猶粵人之稱珠娘也。

乞龜

慶弔之事，以麵製粿，或磨米爲之，形如龜，謂之紅龜。喪則用白。龜長壽也，讀如居，謂可居財。坊里廟會，陳龜數十，或重至十餘斤。人向神前乞之，謂可介福。明年此日，乃倍償焉。

吹螺

賣肉者吹螺，賣雜細者搖鑼鼓，賣錫者打小鑼。按詩有警章，孔氏正義謂其時賣錫之人吹簫以自表，故曰錫簫。而臺灣之俗稍有不同爾。

含蕊傘

臺南風俗純古，多沿紫陽治漳之法。數十年前，婦女出門，必攜紙蓋障面，謂之含蕊傘。張鷟洲詩云：『一隊新粧相掩映，紅蕖葉底避斜曛』；可謂迫肖。

孔明燈

少時以竹縛球，糊以紙，而空其底，乃以綿心漬松膠，插於球內而點之，隨風而上，高入雲際，厥狀如星，名曰孔明燈。聞爲諸葛行軍之用。是西洋未有輕氣球而中國已有此奇製矣。

香脚

臺人崇祀天后，而北港朝天宮尤著。每年三月十四日來南晉香，越三日乃返。隨香之人多至數萬，謂之香脚。從前鐵路未通時，香脚多露宿，盜不敢劫，遺失之物亦不敢取，取之恐神譴也。劉芑川廣文有詩曰：『曾門溪畔少行人，草地常愁劫奪頻。何似春風香脚好，去來無恙總依神』。按曾門溪爲安、嘉交界之處，前爲長途。府城人謂鄉村

曰草地。

鐵船

咸豐初，吞霄港口有鐵船一艘隨風潮而入，擱於沙上。船長九十餘步，濶三十餘步，高三丈許，渾身皆鐵，而中無一人一物，不知何國所製。鄉人觀者欲取其鐵，堅不可剝。乃集良冶，立洪爐，以火解之。唯一舵一碇重各數千斤，斷落海中，而船底如故。後因風濤衝擊，漂流無定，遂亦沈沒。

古甕

余家馬兵營。吾祖之時，掘地如井，深二丈許，得古甕一對。高二尺餘，大可受兩斗米，封其口。啓之則滿貯清水，歷久不變。唯不知何時物爾。

斷碑硯

吾鄉陳鞠譜上舍曾於大穆降鹽館得一故硯，墨滯糝糊。以水洗之，字跡漸現。視之，則東坡之斷碑硯也。此硯曾入內府，兩般秋雨庵載之甚詳。鞠譜大喜。取書相較，銘文尺寸，一字不爽。唯此硯何以流落臺灣？意爲宦游之士攜藏行篋，其人因辦鹽務，留置館中，館丁不以爲寶，棄之屋隅，鞠譜亦無意得之也。往攜往羊城製盒，陳省三觀察

見而愛之，遂舉以贈。

七首

枋橋林薇閣藏一匕首，長八寸，甚利。以羊脂玉爲柄，彫一羊首，兩眼嵌紅寶石。紫絨爲鞘。光芒五彩，奕奕射人。聞爲漢代之物。其曾祖父樞北先生以重價購得者。

廈海城隍

直省府縣之地，均奉城隍，春秋祭祀。府封爲侯，縣封爲伯。而臺北大稻埕有廈海城隍廟，爲廈海人所祀者。每年五月十三日，開堂繞境，晉香者常數萬人，市況一振。隨喜男子以墨塗面，喬裝鬼卒，謂之家將；而女子則著白裙，帶紙枷，以事懺悔。此則瀕於怪異，溺於迷信，而不可不革者也。

軍大王

新竹沿山之地，輒有軍大王廟。故老謂我族入墾番地之時，披苦蓋，蒙霜露，勇往不屈，或死於番，或斃於病，前茅後勁，再接再厲，以成今日之都聚。後人追念本源，建廟奉祀，無以名之，名之曰軍大王。

蛇郎君

臺灣童謠有蛇郎君一節，事頗奇異，爲載其略。某處有蛇，久而成怪，化爲美男子，往來村中，村人稱之爲蛇郎君。聞某翁有三女，均未字，遣媒議婚，願以千金爲聘，否則將滅其家。翁固貪利，又畏暴，命長女，不從，次女亦不從。少女年十七，見父急，慨然請行。既嫁，蛇郎君愛之，居以巨室，衣以文繡，食以珍羞，金玉奇寶恣其所好，而翁以締婚異類，遂不復作貧兒相矣。按唐釋道世法苑珠林載有孝女祭蛇之事，與此略異，不知臺之童謠由此而誤傳歟？抑別爲一人歟？

其傳曰：東越閩中有庸嶺，其下北隰有大蛇，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喻巫祝欲噉童女，都尉患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送穴口，蛇輒夜出嚙之。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欲行。父母不敢。寄曰：父母無相留。今生六女，雖有如無，徒費衣食。不如以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可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朔，便詣廟中，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糝蜜麩，以置穴口。蛇夜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聞糝香先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咋。寄自後斫。蛇因躡出而死。寄入穴，得九女髑髏，悉舉出。咤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憫！於是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爲后。自是東冶無復妖邪。

臺灣史跡志凡例

一、余既撰臺南古跡志，因念偏囿一隅，未及全局，乃作此編，以爲讀書稽古之助。俟殺青後，當將古跡志併入於內。

一、此編以地爲經，以史爲緯，間有議論，以資發明。

一、壇廟、祠宇、書院、寺觀，具載臺灣通史，唯擇其有關史跡者言之。

一、此編係刊詩薈，隨作隨登，未列次序。將來印行單本，當爲釐定。

臺灣史跡志

目次

承天故府	(一九六)
半月城	(一九六)
大東門	(一九六)
春牛埔	(一九六)
鯽潭	(一九九)
安平	(一九九)
林鳳營	(一九九)
查畝營	(二〇〇)
官佃莊	(二〇〇)
果毅後莊	(二〇〇)
曾文溪	(二〇〇)
鐵線橋	(二〇一)
滬洪	(二〇一)
舊社	(二〇一)
龍湖巖	(二〇二)

嘉義故縣·····

顏思齊墓·····

紅毛井·····

萬年故縣·····

半屏山·····

蓮花潭·····

竹 滬·····

旗 後·····

曹公圳·····

阿猴林·····

北 港·····

林圯埔·····

黃藜寺·····

竹溪寺·····

萬壽寺·····

馬公廟·····

文 廟·····

制火潭	(二〇八)
霧峰	(二〇八)
鐵砧山	(二〇九)
翁仔社	(二一〇)
葫蘆墩	(二一〇)
大里杙	(二一〇)
平臺莊	(二一一)
草鞋墩	(二一一)
土城莊	(二一一)
小半天	(二一二)
國姓埔	(二一二)
劍潭	(二一二)
斗六門	(二一三)
柴城	(二一三)
花蓮港	(二一三)
璞石閣	(二一三)
羅東	(二一四)

阿公店	(二四)
迴馬社	(二四)
雞籠嶼	(二四)
羅漢門	(二五)
日月潭	(二五)
火燄山	(二六)
鸚哥石	(二七)
甲子蘭	(二七)
繡孤鸞	(二八)
紅頭嶼	(二八)
鳳山	(二九)
龜山	(二九)
阿罩霧	(三〇)
鰲峰	(三〇)
定軍亭	(三〇)
超峯寺	(三一)
蓮座寺	(三一)

西雲巖	(三三)
反經石	(三三)
陳總制墓	(三三)
盧司馬墓	(三三)
李孝廉墓	(三三)
石虎墓	(三三)
林參軍墓	(三三)
鄧國公墓	(三三)
蔣國公墓	(三三)
林剛愨墓	(三四)
林氏祖墳	(三四)
打鼓山	(三四)
鹿耳門	(三五)
七鯤身	(三五)
將軍澳	(三六)
菩薩寮	(三六)
前何莊	(三六)

甘泉井·····	(二二七)
紅毛港·····	(二二七)
王田莊·····	(二二七)
北投·····	(二二七)
鹿港·····	(二二九)
火山·····	(二三〇)
艦舫·····	(二三一)
將軍莊·····	(二三一)
藍興堡·····	(二三三)
大龍峒·····	(二三三)
十八義民之墓·····	(二三三)
岡山·····	(二三三)

承天故府

臺南，古都也。荷蘭未至以前，華人早已來處。按明會典，永樂中，太監王三保舟下西洋，取水赤嵌。赤嵌，番社名，爲今州治之地，其井尙存。故荷人入建公署，華人謂之赤嵌樓。永曆十五年，延平郡王克臺，改名東都，設承天府，領縣二；曰天興，爲

附郭；曰萬年，在興隆里，卽今鳳山舊城。當是時，東都雖屬草創，而金厦諸島均服政令，漢族衣冠賴以不墜，泱泱乎表海之風也。經立，改東寧，以縣爲州，委政勇衛陳永華。永華儒雅，與民休息，乃築圍柵，起衙署，建學宮，以興文教，而東寧規模漸備。經薨，子克塽幼，不能治國。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人克澎湖，克塽降。凡鄭氏居臺二十有三年，傳三世而明朝亡。廷議欲墟其地。靖海將軍施琅力陳不可。琅固鄭將，叛而降清，遂藉清人以覆明社，其罪大矣！向使鄭氏不滅，明朝長存，撫我華僑，用張國力，以經略南嶠，則日東寧仍爲全臺首都，未可知也。而延平無祿，經又早世，遂至叛將稱戈，孱王奉版，淪胥以亡。天也，抑人也。

清人設臺灣府，領縣三：附郭亦曰臺灣，南鳳山，北諸羅；分駐鎮道，隸福建布政司，翹然爲臺首府。六十年夏，朱一貴起兵，破府治，全臺俱沒。六月，一貴滅。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陷彰化，攻諸羅。莊大田以兵數萬，四路合圍，力守不下。蔡牽之亂，林恭之亂，亦攻府治；而士民戮力，城賴以存。則以府治爲財賦之區，一旦失守，大局垂危，故籌防尤重。光緒十四年建省，改臺灣府爲臺南，縣曰安平，而政令移於臺北。然文教之興，尙冠全土，士習詩書，人懷禮義，延平之風，猶未墜也。

今爲州。

半月城

臺南固無城也。雍正元年，知縣周鍾瑄始圍木柵，建七門。十一年，巡撫鄂彌達奏請建城，廷議不可。乃環植刺竹，而缺其西。乾隆五十三年，大學士福康安復奏築城，爲門八，東、南、北悉舊址，而西方臨海，內縮一百五十餘丈，狀如半月沉江，故謂之半月城。今毀。

大東門

大東門一名迎春門。林爽文之役，莊大田自鳳山來，以莊錫舍攻小南，謝檜攻大東，林永攻大北，許尙攻小北，四路合圍，號稱十萬。總督常青分所部禦之。自佩弓矢，登大東門督戰。義勇數萬，自晨戰至日中。錫舍忽倒戈降，大田退。今城已毀，門尙存。

春牛埔

春牛埔在大東門外。故事：立春之前一日，有司迎春於此。春牛過處，男女雜觀，衣香旗影，相錯於途，亦太平樂事也。朱一貴之役，總兵歐陽凱駐春牛埔，軍中夜譁，翌日一貴至，凱被殺，鎮兵多沒，一貴遂入府治。今迎春之禮已廢，而一貴之事尙有道

者；然蔓草荒煙，後之人將不知其跡矣。

鯽潭

鯽潭在小東門外，廣袤三十餘里，溉田甚多，望之若湖，故縣志有鯽潭霽月之景。潭魚極肥，鄭氏取以供膳。其後有司祈雨於此，又名龍潭。今淤。

安平

安平爲臺南門戶，距府治約四里。前以舟楫往來，故有安平晚渡之景。荷蘭時，築赤嵌城，一名臺灣城。延平入臺，改名安平，志故土也。清代設水師副將，以控制海疆。同治三年，始設海關。十年，英領事與人民有恠，調艦恫嚇。事將平矣，英兵忽夜襲安平，副將江國珍自戕死。光緒十年，法軍踞基隆，輒窺臺南。兵備道劉璈具幹才，籌守禦，而安平得以無恐。今臺南貿易移於打狗，而安平漸就衰退。

林鳳營

林鳳營在曾文溪北，爲參軍林鳳屯田之地。鳳事在臺灣通史。是爲赤山堡開墾之始。

查畝營

查畝營在鐵線橋堡。永曆十九年，勇衛陳永華復行屯田之制，分諸鎮土地，自耕自給，謂之營盤。三年後，乃定其則，納賦課。而曾文溪北多屯田，故設此營以理其事。初，延平部將劉茂燕從伐南京，陣沒，王念其功，命其子求誠入臺，贍以田宅。及長，墾田於此，子孫蕃衍，至今爲臺望族。

官佃莊

官佃莊在鐵線橋堡。荷蘭之時，土皆國有，募民耕之而徵其賦，謂之「王田」。鄭氏因之，改爲「官田」，佃曰「官佃」。當是時，墾務多在曾文溪北。故自溪至官佃之間，尙存大道，旁有老棧二十餘株，分列成行，疑爲舊時路樹。

果毅後莊

果毅後莊在果毅後堡，爲果毅後鎮屯田之地；而嘉義舊轄尙有五軍營、新營、舊營、中營、後營、下營、大營、二鎮、左鎮、中協等莊，皆故跡也。阡陌毗連，井廬相望，我族所賴以衣食者二百餘年矣。追懷先德，敬哉勿忘！

曾文溪

曾文溪爲舊時安、嘉交界之處。源自內山，以入於海。一作層門。相傳荷蘭時，有曾文者墾田於此，並設一舟濟人，故名。

鐵線橋

鐵線橋在鐵線橋堡，爲往來孔道。舊志謂春夏之間，橋之南北，一晴一雨，農功未遍，因名通濟橋。

漚洪

漚洪莊在蕭壠附近。蕭壠固番社。荷蘭之時，與麻豆、新港、目加溜灣、大穆降、大傑顯爲歸化六社，供其賦役。舊志謂郭懷一謀逐荷人，事敗，華人多戮於此。每逢陰雨，鬼聲啾啾。嗚呼！此則漢族流血之地也！苟非延平之神武，天戈一指，醜虜借逃，則故鬼含冤，新鬼且哭矣！

舊社

舊社在保大西里。荷人設教於此，以化土番。今其存者尙有婆羅蜜數株，三百年前物也。

龍湖巖

龍湖巖在赤山堡六甲莊，花木幽邃，夙稱勝境。志稱鄭氏之時，參軍陳永華行軍至此，愛其山川，因建此寺；閩人謂寺爲巖。外有一潭曰龍湖，中植荷花。春時桃柳爭秀，如入畫圖，游人多題詠焉。乾隆元年，六甲莊人林超水、漆林莊、蔡壯猷募款重建，並祀延平郡王。

嘉義故縣

嘉義，古諸羅也。諸羅，番社名，又山名；而舊志以爲諸山羅列之義，非也。臺灣外紀謂顏思齊居臺，率健兒入諸羅山打獵，則其爲山名也明矣。鄭氏命智武鎮駐此，以防北鄙。康熙二十三年，始設諸羅縣。時以民少番多，離府又遠，暫住佳里興。佳里興亦番社也，濱海而居，距治南八十里。四十三年，文武移歸縣治，乃築木城，周六百八十丈，爲四門。六十年，朱一貴之役，賴池、鄭岳等起應破縣治，參將羅萬倉戰沒。雍正元年，改建土城，擴大百餘丈。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既陷彰化，疊攻諸羅，總兵柴大紀嬰城守，士民效死勿去；事聞，下旨褒獎，改名嘉義。續以張丙之役，戴春潮之役屢陷重圍而守志益堅。蓋以嘉義爲府城北蔽，嘉義有失則府城垂危，故籌防不可不慎。

今爲郡。

顏思齊墓

顏思齊墓在嘉義東南三界埔。思齊，天啓時人，爲海盜，據臺灣，鄭芝龍附之；事在臺灣通史。

紅毛井

紅毛井在嘉義縣署之左，荷人所開也。方廣六尺，深二丈許。泉甘冽，勝於他井。居民相傳，飲此水則不犯疫癘。鄭氏時。智武鎮戍此，曾修之。

萬年故縣

萬年縣在興隆里，鄭氏建。清代改名鳳山，駐南路營。康熙六十年，杜君英破之，參將馬定國陣沒。翌年，知縣劉光泗始建土城。乾隆五十一年，莊大田復破之，文武多死，乃移於埤頭店，植竹爲城。蔡牽之亂，吳淮泗陷埤頭，將軍賽冲阿議城舊治，未行。道光四年，巡撫孫爾準巡臺，奏請重建。時適有楊良斌之變，潛入新城，其議遂定。六年八月竣工。然官民多不欲遷，仍居埤頭，而舊治遂廢。

半屏山

半屏山在舊城城外，巉崖矗立，狀如列屏，故鳳山縣志有「半屏夕照」之景，題詠甚多。又名旗山

蓮花潭

蓮花潭在半屏山南麓，修而且廣，望之似湖。荷花盛開，香聞數里。康熙四十四年，知縣宋永清建文廟，浚之以爲泮池，故有「泮水荷香」之景。其後壘淤壘浚。朱筠園、吳素村兩廣文皆有蓮花潭泛舟之詩，甚佳。

竹漚

竹漚在鳳山維新里。明寧靖王墾田之地。王名術桂，字天球，別號一元子，太祖九世孫遼王後也。永曆十八年入臺，居承天府治，而自墾田於此。三十七年，清軍破澎湖，鄭克塽降，王以義不可辱，冠裳而死。與元妃羅氏合葬竹漚。佃人哀之，建廟以祀，曰華山殿。鳳山縣志謂月胥池在竹漚莊。寧靖王鑿，種荷其中。今廢。

旗後

旗後在打鼓之南，隔海而立。同治四年，開爲通商口岸，設關徵稅。今移打鼓。

曹公圳

曹公圳在鳳山舊轄。道光十七年，知縣曹璣築。引下淡水溪之水，至九曲塘，建隄設閘，以司啓閉。長四萬三百六十餘丈，潤田三千一百五十餘甲，收穀倍舊。旣成，巡道姚瑩命知府熊一本視之，名曹公圳，以旌其功。嗣以灌溉不足，復築新圳，而以前者爲舊圳。鳳人念其德，建祠於鳳儀書院，春秋俎豆，至今不替。

阿猴林

阿猴林則今屏東，番語也；或作阿猴，或作阿緱。臺灣外紀曰：林道乾據打鼓山，餘番走阿猴林。臺灣雜記曰：鴉猴林在南路草日社外，與傀儡番相接，深林茂竹，行數日，不見日色，路徑錯雜。傀儡常伏於此，截取人頭以去。此書爲康熙二十四年諸羅令季麒光所著，閱今二百四十餘載，已爲富庶之區。卽阿猴以南之番地，亦悉成都成聚，適彼樂郊矣。光緒紀元，開山議起，設下淡水縣丞於此。

今爲郡。

北港

北港在嘉義西北，後隸雲林。濱海而居。宋代互市則至於此。讀史方輿紀略曰：澎湖爲漳、泉門戶，而北港則澎湖唇齒，失北港則唇亡齒寒，不特澎湖可慮，則漳泉亦可憂。北港在澎湖東南，亦謂之臺灣。臺灣縣志曰：荷蘭入北港，築城以居，因稱臺灣。是宋明之時，華人且以北港爲臺灣也。北港一名魍港。福建通志曰：萬曆元年冬，廣東海寇林鳳犯福建，總兵胡守仁擊走之。時寇盜略盡，惟鳳遁錢澳求撫，廣督雲翼不許，遂自澎湖奔東番魍港，爲守仁所敗，追至淡水洋，沉其舟。鳳復入潮州。余考顏思齊入臺，亦自北港，故葬於三界埔。是北港之史跡既久且大，而臺人不知也。臺人所知者，唯朝天宮之天上聖母爾。

林圯埔

林圯埔在沙連堡，參軍林圯屯田之地。圯事在臺灣通史，沒葬於此。林之子孫建廟以祀。光緒十二年建縣，名曰雲林，以旌其功。

黃蘗寺

黃蘗寺在鎮北門外。康熙二十七年，左營守備孟大志建。花木蕭疏，境絕清邃，郡

人以及勝地。乾隆間，有僧謀復明，事洩被戮。僧有神力，往來官紳間，而與知府蔣元樞尤善。藏金三百萬，將爲起事用。及敗，悉遺元樞，且勸之去，亦奇人也。今廢。

竹溪寺

竹溪寺在南門外，康熙三十年建。清溪一曲，修竹萬竿，可避塵囂。春秋佳日，都人士修禊於此。壁上題詩殆滿，惜爲俗僧抹去。寺門曰小西天。游其間者幾有出世之想。

萬壽寺

萬壽寺在小東門外。康熙五十年，建萬壽亭，爲朝賀之地。六十年夏五月，朱一貴起兵，入府治，全臺俱應，卽位於此，稱中興王，建元永和。雍正元年重建。後置僧舍，供洒掃。乾隆三十年，新建萬壽宮於城內，而寺遂廢。

馬公廟

馬公廟在東安坊，永曆時，延平郡王經建，祀天驄之神，或曰伏波將軍，以伏波有平南之勳，故祀之。

文廟

文廟在寧南坊，永曆二十年，延平郡王經建。遂舉釋菜之禮。又設學校，興教育，聘中土之儒以教子弟，以是文運日啓。歸清後，擴而大之，旁建明倫堂，遂爲全臺首學。今存。

制火潭

制火潭在集集天后宮後。故老謂集集之人昔於此潭斷水捕魚，街上忽火，凡數次，衆以爲異，乃相禁止，名曰制火潭，亦一奇也。

阿罩霧

阿罩霧固土番之地，乾隆間漢人始漸移處。今其存者，林氏爲最。林之始主曰石，平和人，居大里杙，墾田致富。林爽文亦平和人，設天地會，謀起事。石諫之，不聽。盧被禍，議內渡。遣長子遜先歸平和，爲移家計。未幾遜死，而爽文起事。及敗，以石爲同宗，籍其家，諸子離散。遜妻黃氏挈二子甲寅、丙寅居阿罩霧，備嘗困苦。幸有薄田，力耕自食。甲寅生奠邦、奠國，家漸裕。奠邦生二子。長文察，官至福建陸路提督。次文明，以功至副將。林氏始振。同治三年，林日成以衆三萬攻阿罩霧，文察兄弟方

轉戰閩浙，莊中丁壯僅存七十有六人，奠國率長子文鳳力拒之，衆皆効命，願同生死。陷圍三日，莊幾破。嗣得羅冠英及林氏族人來援，內外合戰，圍始解。然是時彰化已破，全臺俱亂。潮春、日成之衆數十萬，而阿罩霧以一孤村獨立於紅旗之內，戰守三年，堅強不屈，可謂勇矣。文察之子朝棟以世襲至道員，辦理中路營務處。光緒十四年，巡撫劉銘傳至其家，改名霧峰。

鐵砧山

鐵砧山在大甲溪北。永曆二十四年，斗尾龍岸番亂，延平郡王經自將討之，毀其社，遂登鐵砧山，留百人屯田，以制蓬山諸番。山下有井，曰國姓井。淡水廳志謂鄭氏屯兵大甲。水多瘴毒，乃拔劍斫地得泉，味清冽。井旁有碑，爲光緒乙酉余望、林鏘等所立，誤爲成功駐兵之事。且言清明前有群鷹自鳳山來，聚哭不至疲憊不止；或云兵魂固結所成。山麓田螺斷尾能活，謂當時螺殼棄置者均著靈異。同治二年，林日成攻大甲不勝，登鐵砧山，禱於延平郡王祠，弗吉而還。

苗栗陳滄玉有鐵砧山弔古云：『憑弔空山感百端。延平創業最艱難。孤軍地拓田橫島，上將身登韓信壇。井水一泓冰雪冷，劍光萬丈斗牛寒。鐵砧舊蹟堪千古，想見英雄立馬看』。其弟聯玉同作云：『地下英雄骨已寒，尙留遺蹟隱雲端。卅年孤島延明祚，

一代頭銜署漢官。左衽肯爲降虜計，焚衣合作棄襦看。荒山俎豆今安在，井涸碑橫夕照殘。滄玉名瑚，號枕山，聯玉名貫，號豁軒，均能詩。

翁仔社

翁仔社在大甲溪畔，一寒村爾，無足輕重。同治元年戴潮春之役，東勢角人羅冠英屯軍於此，訓卒繕兵，漸忠厲義，左援大甲而右救阿罩霧，內以固淡水之藩籬，外以進規彰化而蹈其隙，使林日成不能縱橫逞志，則翁仔社之扼其險也。冠英所部數百人，皆驍勇善戰。其後邱逢甲亦翁仔社人，以詩名。

葫蘆墩

葫蘆墩在大甲溪南，則隋書流求傳之波羅檀，事載臺灣通史。當是時，大甲大安滙合一流；濁水以北，猶巨海也。波羅檀爲海濱高原，王都於是，而陳稜破之，以揚漢族之威稜；惜棄而不取，仍入於夷，然已爲臺灣最古史跡。近人或稱富春鄉（見邱仙根詩集），譯其音也。

大里杙

大里杙在藍興堡。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以光復起兵，陷彰化，略淡水，圍諸羅，攻府治，遵故明，建元順天，轉戰三年，清軍莫能勝，至調四省之兵，命福康安、海蘭察率侍衛巴圖魯僅得平之。而爽文猶退據大里杙，築壘固守，鏖戰數次始得破，則大里杙之險可知矣。高宗御製熱河文廟告成碑，謂斗六之門爲賊鎖鑰，大里之杙更其巢落，臺人讀之，多笑其誤。

平臺莊

平臺莊卽平臺莊，在藍興堡。福康安進攻大里杙之時駐節於此，及平，改名平臺。

草鞋墩

草鞋墩在烏溪之南。林爽文既敗，欲解其兵，衆脫草鞋於此，積之似墩，因稱草鞋墩。

土城莊

土城莊在草鞋墩近附。林爽文既敗，走內山，海蘭察逐之，築壘駐軍，因稱土城。

小半天

小半天在集集山中，前臨大溪，高不可仰。林爽文既竄內山，據險於此，清軍莫能進。福康安檄各處土番搜之，而海蘭察亦率侍衛巴圖魯至集集，絕其糧道。爽文知不能免，乃至老衢崎，於所善高振家，曰：『吾使若富貴』。振縛之以獻。而平定臺灣述略謂爽文潛出覓食，遂擒之，則海蘭察自叙其功，非實也。

國姓埔

國姓埔在淡水東北，地處海濱，風光甚美。相傳延平郡王既克臺灣，而荷人仍據北鄙，發師逐之，由此上陸。近海有蛤，亦云當時所遺者。按史永曆十八年，福建總督李率泰約合荷蘭攻臺灣。十九年，荷人據雞籠。報至，延平郡王經命勇衛黃安督水陸諸軍逐之。是臺北者固鄭氏威稜所至之地。長刀大斧，以拓版圖，至今猶受其賜，我子孫可不念哉！

劍潭

劍潭在臺北城外，水清而秀。相傳荷人插劍於潭邊之大樹，故名。或曰：延平郡王投劍於此，風雨晦明，尚騰奇氣，故有「劍潭夜光」之景。二說均屬荒談。荷人插劍，

得之傳聞，延平亦未至臺北，故知其出於附會也。唯潭邊有山曰圓山，石老林深，境絕清閼，春朝月夜，策杖遨遊，誠足以蕩滌塵襟而拓開詩界也。

斗六門

斗六門，番地也。大里杙，亦番地也。我族居之，仍譯其名，非果有門、有杙也。而高宗御製熱河文廟告成碑則曰斗六之門爲賊鎖鑰，大里之杙更其巢落，臺人讀之，多笑其誤。

柴城

林爽文之役，鳳山莊大田起應。及敗，竄琅璫。福康安督諸軍攻之，駐節此地，伐木爲壘，故稱柴城，而後人誤爲車城。址在恒春興文里。

花蓮港

花蓮港原名迴瀾港，以潮水至此而迴也。

璞石閣

璞石閣，番語也；一作樸實閣。

羅東

羅東在宜蘭之南。噶瑪蘭志略謂番語呼猴曰「老黨」，此地有石如猴形，故名；譯爲羅東。

阿公店

阿公店原名王公店。昔有王翁賣物於此。阿王音近。

迴馬社

沙轆在大肚山之麓。康熙六十一年，巡臺御史黃叔瓚北巡至此而回，擬改名迴馬社，見番俗六考。

雞籠嶼

侯官楊雲滄孝廉新修淡水廳志，其言多謬，同安林卓人已彈之矣。余摘其誤，莫如地理。雞籠嶼爲澎湖群島之一，鄭氏守之，清軍攻之，見於靖海奏疏，而雲滄以爲淡水之雞籠。夫靖海未得澎湖，何以別攻臺北？且澎湖一破，克塽遽降，又何必再攻臺北？

此固必無之事也。鳳山令譚垣巡社詩有上下淡水二首，此爲下淡水溪畔之番社，而雲滄獨取上淡水一詩列入文徵，是誤爲臺北之淡水矣。譚垣爲鳳山令，非淡水同知，何以巡社及此？此又事之所必無者也。夫作史不明地理則不能論其險夷；讀史不辨地理則不能知其興替。雲滄聰明人，雅負時望，乃於此事漠不關心，宜乎卓人攻其隙漏，多至數十條也。

羅漢門

羅漢門在安平縣東五十里，地險要，有內門外門兩山。外門一作雁門。臺灣縣志有「雁門烟雨」之景。昔明太僕寺卿沈斯庵先生曾隱於此。

日月潭

漳浦藍鹿洲東征集有紀水沙連一篇，則水裏社之日月潭也。其文曰：水沙連嶼在深潭之中，小山如贅疣，浮游水面。其水四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匯入爲潭。潭廣八、九里，環可二、三十里。中間突起一嶼。山青水綠，四顧蒼茫，竹樹參差，雲飛鳥語，古稱蓬瀛，不是過也。番繞嶼爲屋以居，極稠密，獨虛其中爲山頭，然頂寬平，甚可愛。詢以故，謂相傳山頂爲屋，則社有火災。嶼無口岸，多蔓草。番取竹木結爲桴

，架水上，藉草承土以耕，遂種禾稻，謂之浮田。水深魚肥且繁多，番不用罾罟，駕鱗甲，挾弓矢射之，須臾盈筐。發家藏美酒，夫妻子女大嚼高歌，不知帝力於我何有矣。鱗甲，番舟名，刳獨木爲之，雙槳以濟，大者可容十餘人，小者三五人。環嶼皆水，無陸路，出入胥用鱗甲。外人欲詣其社，必舉草火，以烟起爲號，則番划鱗甲迎；不然，不能至也。嗟乎！萬山之內有如此水，大水之中有此勝地，浮田自食，鱗甲往來，仇池公安足道哉！武陵人誤入桃源，余曩者當疑其誕，以水沙連觀之，信彭澤之非欺我也。但番人服教未深，必時挾軍士以來游，於情弗暢，且恐山靈笑我。所望當局諸君子，修德化以淪浹其肌膚，使後人皆得冥游焉，則不獨余之幸也已。按日月潭之勝，冠絕海外，不獨臺灣乏此佳地，卽九州之大亦少此仙寰也。潭在萬山中，海拔四千餘尺，水分丹碧二色，故曰日月潭。潭中一山如珠，故曰珠嶼。唯浮田一事，鄧菽原游記謂但見度木水中，傍嶼結寮爲倉，以方箱貯稻而已。其實番亦不解蓄畚，視膏腴如礪确，又安用此浮田爲哉。

火燄山

火燄山在臺中之東，貓羅、貓霧兩山爲之左右，危峰突兀，秀插雲霄，狀如火燄。樹林密茂，上多松柏，下爲烏溪之流。山半有蝙蝠洞，多而且大。山上有池周數丈，雖

大旱不涸。相傳池中有文龜，風雨將至，則見於水面。曙色初開，霞光燦爛，府志所謂「燄峯朝霞」，爲彰化舊八景之一；而諸羅志所謂九十九峯者，則指此也。

鸚哥石

鸚哥石在淡水海山堡，今爲鐵路往來孔道。石大數丈，屹立山頭，自下視之，酷肖鸚哥。相傳此石能吐毒霧，大可蔽天。鄭氏興軍至此，迷失道，開礮擊之，遂斷其首。又曰：此石有異，人不敢觸，觸之則疫，六畜多斃，至今相戒無敢近者。對面有山曰飛鳶山，當三角湧之衝，往時亦能作怪，鄭氏擊之，斷痕宛然。烏乎！此真齊東之語也。淡水固荒昧之域。南嵌以上，山谷奧鬱，窮年陰霧，罕晴霽，鄭氏以流罪人。康熙五十四年，始設戍兵；及期還者，歲不能得十之三，則其瘴癘之烈可知矣。嘉、道以來，移民漸至，田疇日闢，雞犬相聞。由彰化而淡水，由淡水而宜蘭，由宜蘭而後山，人烟愈盛，地氣愈和，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然非鄭氏開創之力，曷克有此？是其除災禦害，以奠民居，謂之神話也可，謂之口碑亦無不可。

甲子蘭

蛤仔難則今宜蘭，番語也。吳沙入墾時，龍溪蕭竹至其地，沙客之。竹精堪輿，好

吟詠，嫌其不雅，爲改甲子蘭。又爲相度形勢，繪圖立說，凡可以建城置堡者，皆遞指之；後如其言。嘉慶十五年，詔入版圖，設噶瑪蘭廳。光緒元年改縣，曰宜蘭。願作志者多知吳沙開創之功，而忘蕭竹贊襄之力，故特表之，載於通史。

繡孤鸞

彰化縣志叢譚謂繡孤鸞山麓多菊花，能結實。海中一浮嶼，皆仙居。每歲冬初，遣一童子駕獨木舟，到繡孤鸞采之。有老番從童子至其處，無城市，有人家，異獸、珍禽、琪花、瑤樹，滿目繽紛，歸則壽數百歲，猶依稀能懷其概。或童子不來，欲往尋之，則迷路，不得其所。唯隨童子往返，瞬息卽到。相傳以爲仙山。按繡孤鸞爲臺東大山，野番所處。鸞或作巒。或作秀姑巒，譯名也。所謂浮嶼者，似爲龜山。唯菊花之事，余亦聞之。謂重陽後，秀姑巒溪流出菊花甚多，是必山中之菊爲水所漂。若夫仙人所采，則異聞也。

紅頭嶼

紅頭嶼在恒春海中。光緒三年，始入版圖。按夏獻綸臺灣輿圖，謂嶼在恒春縣東八十里，孤懸荒島，番族穴居，不諳耕稼，以蒔雜糧捕魚牧養爲生。樹多椰實。有雞、羊

豕，無他畜。形狀無異臺番，性最馴良，牧羊於山，剪耳爲誌，無爭奪詐虞之習。民人貿易至其地者攜火鎗，知其能傷人也，輒望望然去之。語音有與大西洋相似者，實莫測其所由。地勢周圍六十餘里，山有高至五、六十丈者。社居凡七，散列四隅，男女大小不及千。光緒三年，前恒春縣周有基率船政藝生游學詩、汪喬年履其地，歸述其所見如此。

又有火燒嶼者，橫直二十餘里，與紅頭嶼並峙，水程距卑南六十里，有居民五百餘。商船避風，間有至其地者。

鳳山

鳳山以山名，其狀如鳳。前時某縣令有女，美而才，擇婿甚苛。曾出一聯徵對，謂合選者將嫁之。其聯云：「有鳳山，無鳳宿，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故老相傳，至今尙無對者；蓋下二句爲成語，故難工也。

龜山

龜山在鳳山舊治，則鄭氏之萬年縣。聞陳後甫參軍曾建燈竿於上，以照海舶出入，蓋以是時商船多至桃仔園港貿易。及舊治廢，乃移旗後。

阿罩霧

阿罩霧固土番之地。負山環溪，夙稱險要。林氏居之，傳三世，而剛愎以武功顯，克敵授命，勳在旂常。法人之役，剛愎之子朝棟，奉檄募勇，馳赴前敵，頗爲劉省三中丞所倚重。及平，遂辦中路撫墾。某年，省三巡中，曾宿於此，嫌其不雅，改爲霧峰。

鰲峰

鰲峰則牛馬頭，或作寓鰲頭，番語也。清初仁和郁永河曾至其地，裨海紀游載之。自是以來，我族移處，遂成都聚，而蔡氏實爲望族。敏川先生與弟敏南素友愛，老而彌篤。晚年同居一樓，曰伯仲居，又曰川南別墅，命名甚善。唐棣荆花，誠足媲美。南丈之子惠如，負幹才，有遠志，與余交莫逆，故余數至其家。今二丈雖沒，而典型尙在，思之撫然！山麓有泉，甘而冽，聞爲土番所鑿，莊人皆就飲焉。或曰：荷蘭之時，曾設牛頭司於此，故稱牛馬頭云。

定軍亭

雍正九年，大甲西社番亂，提督王郡討之。既平，巡道倪象樞建定軍亭於八卦山。

山在彰化治東，俯瞰城內如指掌，故山失則城亦失。乾隆六十年，陳周全之役，燬於火。嘉慶十六年，邑令楊桂森建城，築壘山上，曰定寨，高可觀海，故縣志有「定寨望洋」之景。今圯。

超峰寺

超峰寺在大岡山之上。雍正間，有僧紹光結茅於此，境絕清闕。乾隆二十八年，知府蔣元樞乃建爲寺。每年春間，進香者多，嘗一日至數千人。先是元樞度建之時，慮木石難致。鳩工治材，積於山麓。乃揚言曰：本府夢大士來告，以某日某時，當化百千萬身，以建此寺。至日，觀者數千人，元樞亦至。又言曰：本府當率衆登山，以觀靈異；然不可徒手往，木石俱在，衆可量力爲之。踴躍而前，一時俱舉，元樞亦手兩瓦爲導。旣上，命工建之，閱日而成。復言曰：此則大士化身之力也。故名。超峰寺前左有兩泉，水自石隙出，深不及尺，雖數千人飲之不竭。泉中有白蟹，小如錢，進香者向佛乞筭，始可得，攜歸畜之，謂可介福。

蓮座寺

大崙嵌固生番之地。開闢以後，住民日多。而山水清秀，迥絕塵寰。溪之西南，岡

陵起伏，中拓平原，狀如蓮花。有寺曰蓮座，樹木陰翳，避暑尤宜。劉省三中丞曾至其處，手書一聯曰：「一品名山，萬年福地」。

西雲巖

西雲巖在淡水觀音山麓，一作栖雲寺；見林鶴山琴餘草。復建凌雲寺於山上，乃稱凌雲爲內巖，栖雲爲外巖。巖則寺也。石古林深，境絕幽邃，余曾遊之，有詩載集中。

反經石

淡水廳志謂觀音山麓有反經石，以羅盤置其上，則子午易位。余游草山，途次路右，有石大三尺餘，亦能反經；蓋中多磁石也。

陳總制墓

東都總制陳永華墓，在嘉義赤山堡大潭山，題曰：「贈資治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諮議參軍監軍御史諡文正陳公之墓」，聞爲寧靖王所書，而久不修理，終恐摧折，傷哉！

盧司馬墓

盧牧洲司馬墓在澎湖太武山下。牧洲自題其石曰：「有明自許先生之墓」。

李孝廉墓

李正青孝廉茂春墓在臺南新昌里。

石虎墓

閒散石虎墓在臺南法華寺畔，余有記載集中。

林參軍墓

林參軍圮墓在林圮埔。

鄧國公墓

鄧國公墓在彰化八卦山。

蔣國公墓

蔣國公墓亦在八卦山。一公姓名事迹均無考。大約明季勳臣，避地臺灣，沒而葬此。

林剛愍墓

林剛愍公文察殉於漳州，後求其屍不得，乃以香木彫像，具衣冠，納之棺中，歸葬於霧峰左近之萬斗六山。

林氏祖墳

新竹林問漁茂才謂其始祖葬於觀音山麓，旁有一石，刻「明鳳山卜擇」五字。鳳山爲當時擇地之人。蓋其始祖三光以永曆間來臺，居於承天府治，數遷乃至竹塹。是此墳可爲臺北最古之墓。

打鼓山

打鼓山在鳳山縣西，今爲高雄。臺灣外紀謂明都督俞大猷討海寇林道乾，道乾戰敗，縱舟打鼓山下，恐復來攻，掠山下土番殺之，取其血和灰以固舟，乃航於海。餘番走阿猴林社。相傳道乾有妹埋金山上，有奇花異果。入山樵採者摘而啖之，甘美殊甚。若

懷之以歸，則迷失道。雖識其處，再往則失之。按打鼓之名已久。或以爲本屬番社而譯其音；或以山下有穴，風浪激之，其聲如鼓。而俗人不察，誤作打狗，亦妄矣！

鹿耳門

「鹿耳春潮」，爲臺灣八景之一。然至四月二十六日以後，波濤澎湃天垂海立，有萬馬奔騰之勢，亦宇內奇觀也。初，荷人既據臺灣，聞延平將東渡，沈舟門內，杜海道。及延平至，潮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縱橫畢入。引兵登陸，克赤嵌城，荷人乃降。蔡牽之亂，據北汕，亦自沈舟，以拒官軍。自是海道漸淤，巨船不通，多泊四草湖。鹿耳門之北爲國姓港，南爲七鯤身，而海吼爲天下奇。自夏徂秋，驚濤全湧，厥聲迴薄，遠近相聞。張鷟洲侍郎狀而賦之。好奇之士就而觀之。錢唐八月之潮尙不足儼其偉大也。

七鯤身

七鯤身在府治西南。舊志謂一鯤身與安平鎮接壤。自七鯤身至此，山勢相聯，不疏不密，雖在海中，泉甘他處。距里許爲二鯤身，爲三鯤身，爲四鯤身，爲五鯤身，爲六鯤身，爲七鯤身；風濤鼓盪，不崩不蝕，多荆棘，望之蒼翠。外爲大海，內爲大港，探捕之人多居之。朱一貴之役，與清軍戰於四鯤身，復戰二鯤身。翁飛虎駕牛車，列盾爲

陣，驅車擁盾，冒礮火衝突而至，清軍幾敗，則其地也。今詩家稱臺灣爲鯤溟，而舊志亦有「沙鯤漁火」之景。

將軍澳

將軍澳在八罩嶼旁，爲隨陳稜駐師之地。澳中有廟曰將軍廟。臺灣舊志曰：神之姓名事蹟無考，豈隋開皇中虎賁陳稜路地至此，因祀之歟？

菩薩寮

同安盧牧洲司馬以永曆十八年扁舟渡臺，至澎湖病革，因寓太武山下，結寮以居，著作甚富。牧洲撫浙時，多善政，人稱菩薩。周芸臯觀察澎湖勘災詩曰：『有懷欲抵將軍澳，何處重尋菩薩寮』，則詠之也。牧洲名若騰，事載通史。

前何莊

鄭氏之時，寓兵於農，以行屯田之制，余撰通史，曾表其地。而人民所墾者亦有數處。鳳山□□里有前何、後何兩莊，聞爲何斌所啓，子孫蕃衍，遂分前後。按斌與顏思齊入臺，後爲荷蘭通事，乃說延平東征，光復舊物。是斌固有功於鄭氏也。然則名從主

人，當書之爲前何、後何云。

甘泉井

甘泉井在沙連堡社寮莊。莊與林圯埔比鄰，爲鄭氏部將杜、賴二人所墾。舊志未言。雲林採訪冊曰：甘泉井在社寮莊頂埔，前福康安駐營之旁，泉冽而甘，大旱不涸。鎮總兵吳光亮行軍過此，飲而甘之，鳩工修築，環以石欄，因名甘泉。

紅毛港

紅毛港在新竹西南，前爲互市之口。當西班牙人據此時，曾艤舟於此，故名。又有紅毛田在竹□堡。

王田莊

王田在彰化縣轄，爲今大肚驛。前荷蘭之時，制王田，募民耕之而徵其租。鄭氏改爲官田，佃曰官佃。其時土地皆國有也。

北投

北投以溫泉名。自臺北乘車而往，瞬息可至。歌管樓臺，天開不夜，酒痕花氣，地號長春；誠慾界之仙都，而炎荒之樂土。然二百數十年前，猶是荊榛之地。先是康熙三十六年，仁和郁永河以採礦來臺，居此數月，著稗海紀遊，其言北投甚詳，爲錄一節，以見當時景象。

紀遊曰：問番人硫土所產，指茅廬後山麓間。明日坐蟒甲中，命二番兒操楫，緣溪入。溪盡爲內北投社。呼社人爲導。轉東行半里，入茅棘中。勁茅高丈餘，兩手排之，側體而入。炎日薄茅上，暴氣蒸鬱，覺悶甚。草下一徑逶迤，僅容蛇伏。從者五步之內，已各不相見。慮或相失，各聽呼聲爲近遠。約行二三里，渡雨小溪，皆履而涉。復入深林中。林木蒼翳，大小不可辨名。老藤纏結其上，若虬龍環繞。風過葉落，有大如掌者。樹上禽聲萬變，耳所創聞，目不得覩其狀。涼風襲肌，幾忘炎暑。復越峻坂五六，值大溪。溪廣四五丈，水潺潺巉石間，與石皆作藍靛色。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一指試之，猶熱甚。扶杖躡巉石渡。更進二三里，林林忽斷，始見前山。又陟一小嶺，覺履底漸熱。視草色萎黃，無生意。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間。導人指曰：是硫穴也。風至，硫氣甚惡。更進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爲硫氣所觸，剝蝕如粉。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余攬衣卽穴旁視之，聞怒雷震蕩地底，而驚濤與沸鼎聲聞之，地復岌

岌欲動，令人心悸。蓋周廣百畝間，實一大沸鑊，余身乃行鑊蓋上，所賴以不陷者，氣鼓之爾。右旁巨石間，一穴獨大。思巨石無陷理，乃卽石上俯瞰之。穴中毒燄撲人，目不能視，觸腦欲裂。急退百步乃止。左傍一溪，聲如倒峽，卽沸泉所出源也。還就深林小憩，循舊路還。衣染硫氣，累日不散。

鹿港

鹿港在彰治之西二十里。曩爲土番射獵之地，曰鹿子埔，後爲商埠，改名鹿港。地運之變何其奇耶？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役，陽湖趙甌北觀察佐總督李侍堯之幕。及平，議移彰化縣城。其言曰：臺灣旣平，有當酌改舊制者。彰化縣城宜移於鹿港，而以臺灣道及副將駐之。康熙中初取臺灣，時僅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地，鳳在南，諸在北，臺灣居其中，又有鹿耳門海口通舟楫，故其地設府治。其後北境日擴，閩人爭往耕，於是諸羅之北增彰化縣，彰化之北又增北路淡水同知，則府治已偏於南。且舊時海口僅一鹿耳門，由泉之廈門往，海道八、九百里。今彰化之鹿港旣通往來，其地轉居南北之中，由泉州之蚶江往，海道僅四百里。風順半日可達；此鹿港所以爲臺地最要門戶，較鹿耳門更緩急可恃也。幸林爽文等皆山賊，但知攻城，不知扼海口，故我師得揚帆至。然海口舟大不能附岸，須鹿港出小船二十里來渡兵。倘賊稍有智計，先攻鹿港，鹿港無城

可守，其勢必拔，拔則據海口、禁小船，我師海舟雖至亦不得薄而登。所恃以入臺者祇鹿耳門耳。兵既由鹿耳入府治，又須自南而北，轉多紆折，必不能如彼處之路捷而功速也。彰城距鹿港二十里，不傍山、不通水，本非設縣之地。若移鹿港，鎮以文武大員，無事則指揮南北聲息皆便，有事則守海口以通內地應援，與鹿耳門爲關鍵，使臺北常有兩路可入，則永無阻遏之患。時上方有旨修築臺郡各城，余屬李公以此奏。李公以築城事別有司者，遂不果。然此議終不可廢，後之留意海疆者或奏而行之，實千百長計也。

火山

火山在嘉義東南。自後壁寮而往，可二十里。乙巳春，余至羅山，偕許紫鏡、余蓮舫、曾遠堂諸子游之。抵店仔口莊，日已暮，乃借燈行，至碧雲寺，夜將午矣。寺僧蒸飯餉，飽食而睡。黎明則起，白雲猶未出也。寺在山腹，康熙四十年釋參徹所建，祀世尊，內奉延平郡王。又一寺曰大仙巖，在枕頭山之麓。或曰玉案山，語其形也。

火山之奇甲臺灣。其奇則在火穴。余乃往視。有聲如雷，隱隱自地中起。火從石罅出，高六、七尺，小者一尺。聞風雨時焰尤烈。源泉滾滾，自下而流，熱不可掬。故謂之水火同源。昔藍鹿洲紀之，以爲海外奇聞，何所不有。吾以耳目之所及爲憑，其不及者多矣。山生火，跡近荒唐；火出自水中，尤荒唐之甚者！雖然，固有之。

臺灣火山有二。一在半線以北，猫羅、猫霧二山之東，晝常有烟，夜有光。一在諸羅邑治以南，左臂玉案山之後，小山屹然，火出水中，無烟而有焰，晝夜皆然。信宇宙之奇觀也。鹿洲之言，似尙未知火山之理。臺灣多火山脈，故常震。幸有此穴以洩其氣；不然，鼓盪之力，陸且沈矣。枕頭山之北，有關嶺溫泉，可療病。越山而行，約八里。既至，脫衣入浴，俗塵一洗，萬念皆空。

艋舺

艋舺在淡水河畔。前時往來之人，多駕獨木舟以濟，番語謂之蟒甲，或作艋舺。乾隆五十七年，奏開八里坌港，泉、廈之船來此貿易，溯河而上，多至此處，艋舺商務遂冠北臺。嘉慶十三年，駐游擊。十四年，駐縣丞。文武既設，教化日興。道光二十三年乃建文甲書院，文甲卽艋舺也。然自建省以後，商務漸移稻江，而艋舺遂日替矣。

將軍莊

將軍莊在嘉義漚洪堡，爲靖海將軍施琅所墾。琅入臺後，多奪文武官田，以殖其利，歲可入穀數萬石。然其子孫不敢來收。來則死。故臺語曰：施與鄭窮，鄭與施絕種。余初頗疑其說，以爲怨毒之言。光緒間，襲侯某以各處大租委人攬辦，多被隱沒，遂至

臺南，主於枋橋吳氏，召各管事徵新討舊，意可滿載而歸，乃不一、二月，而某竟病死。自是無敢復來。烏乎！報應之說，豈不然哉！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宜其自怖而死也。

藍興堡

臺中之地，土厚泉甘。康熙六十一年，總兵藍廷珍始募佃開墾，乃名藍興，則今府治一帶。

大龍峒

大龍峒則昔之大浪泵，番語也。淡水廳志作大隆同。稗海紀游謂大浪泵等處地廣土沃，可容萬夫之耕。閱今二百餘年，良田盡啓，咸都成聚，熙熙穰穰，已爲富庶之鄉矣。

十八義民之墓

雍正十年春，大甲西社番林武力作亂，總兵呂瑞麟討之，累戰弗克，番益猖獗，恣焚掠，縣治戒嚴。淡水同知張宏章巡莊，過阿東社，番猝攻之，鎗箭齊發，鄉勇多竄。

時有粵人耕田者，見而大呼，持鋤趣救，奮勇以戰，番始却，宏章獲免，而粵人死者十有八人：曰黃仕遠、曰黃展期、曰陳世英、曰陳世亮、曰湯邦連、曰湯仕麟、曰李伯壽、曰李任淑、曰賴德旺、曰劉志瑞、曰吳伴雲、曰謝仕德、曰江連德、曰廖時尚、曰盧俊德、曰張啓寧、曰周潮德、曰林東伯，事後鄉人葬之彰化城西，題曰「十八義民之墓」，奉旨建祠，賜祭，發帑各卹其家。今祠已圯，墓亦廢，其何以慰英靈於地下耶？

岡 山

「岡山樹色」爲鳳山八景之一。山距治北三十五里。舊志謂大岡山之頂，蠣房甚多。滄海桑田，亦不知其何時物也。山上有湖，雨則水滿。山陰有古石洞，莫測所底。以瓦擲之，窅然無聲。相傳其下通海。按臺灣諸山之有蠣房者頗多，大遯、大肚兩山皆有此物，固知東海揚塵，其來已久。

臺南古蹟志

目次

大井	(三七)
赤嵌城	(三八)
赤嵌樓	(三九)
荷蘭井	(三九)
天池井	(四〇)
林投井	(四〇)
烏鬼埕	(四〇)
小南天	(四〇)
鄭氏故宮	(四一)
承天舊署	(四一)
桔柣門	(四一)
國姓港	(四一)
一元子園亭	(四二)
馬兵營	(四二)
北園	(四二)

陳蔡二姬墓……………(三四三)

兩公子墓……………(三四三)

監國墓……………(三四四)

五妃墓……………(三四四)

梭林……………(三四四)

禾寮港……………(三四五)

開山宮……………(三四五)

東寧總制府……………(三四五)

鄭氏家廟……………(三四六)

四合亭……………(三四六)

夢蝶園……………(三四六)

陳氏園……………(三四七)

閑散石虎之墓……………(三四七)

彌陀寺……………(三四七)

秀峰塔……………(三四八)

斐亭……………(三四八)

澄臺……………(三四八)

宜亭	(二四九)
禊室	(二四九)
半月樓	(二四九)
浮瓠草堂	(二五〇)
奎樓	(二五〇)
南社	(二五〇)
榕壇	(二五〇)
萬卷堂	(二五一)
聚星亭	(二五一)
一峰亭	(二五一)
飛來峰	(二五二)
宜秋山館	(二五二)

大井

大井在臺南州治西定坊，爲臺南最古之跡。舊志稱來臺之人在此登岸，名曰大井頭。開闢以來，生聚日繁，商賈殷盛，填海爲宅，市肆紛錯。又云：開鑿莫知年代。相傳

明宣德間，太監王三保至臺，曾於此井取水。按稗海紀遊引明會典，謂太監王三保舟下西洋，取水赤嵌。赤嵌，番社名，爲今臺南州治，故荷蘭築城，臺人謂之赤嵌城，語其地也。而舊志乃謂臺人建屋多用赤瓦，水濱高處，閩人曰墘，誤曰嵌，故爲赤嵌；此謬解也。赤嵌二字見明會典，且番社，非以赤瓦而名也。此井雖在市中，泉甘而大，足供萬人汲飲。旁爲南河，舊通海，今塞。曩年改建市區，以井在路隅，欲填之。余於南報力陳不可，始保存。

赤嵌城

赤嵌城在安平鎮，明天啓四年荷人建，荷語謂之熱蘭遮，而舊志以爲臺灣城。志稱荷人建城，制若崇臺，海濱水曲曰灣，又泊舟處亦謂之灣，此臺灣所由名也。如志所言，拘泥文字，以爲附會之說，余已辨之。又曰：荷蘭舟遭颶風飄此，愛其地，借居於土番。不可。給之曰：願得一牛皮地足矣，多金不惜。許之。乃剪皮爲纜，因築臺灣城以居。城基方二百七十六丈有六尺，高三丈有奇，爲兩層，用大磚調油灰，共搗而成，雉堞釘以鐵，故甚固。城上瞭亭相望，上層縮入丈許，設門三。東畔嵌空數處，爲曲洞，爲幽宮，四隅箕張，置礮二十。南北規井，下入於海，上出於城，水極清冽，可於城上引汲，以防火攻。置礮十，皆重千斤者。北隅繞垣爲外城，狀極雄偉，駐兵守之。倚城

一樓，棖棟堅巨，有機車，可挽重而上，亦置礮數尊。內城之北，下關水門，偃僕而入，磴道曲折，下有地室，高廣各丈餘，長數丈，紆轉旁出。近海之處又一洞，內藏鉛子。其險固也如此。荷人建公署其中，以鎮撫民番。濱城之外爲巨海，水道紆迴，鹿耳門拱之，輔以師船，而內與赤嵌樓相犄角，故得稱雄海上。今城久荒廢，鐵碑亦亡。落日寒濤，唯使弔古者興無限之感歎而已。

赤嵌樓

赤嵌樓亦荷人所建，在今城中。其始固一小嶼，四旁皆海，潮求直達樓下。港道尙存，可與赤嵌城相來往。延平攻臺之時，先克此樓，而後圍城。荷人力守，久之乃降。樓高三丈六尺有奇，雕欄凌空，軒豁四達。其下爲洞，曲折宏邃。右鑿穴，左浚井。前門外左復一井，以俯瞰市廛。樓外有垣，磚極固，調糖水搗灰疊之，堅埒於石，周方四十五丈有三尺。今已改爲海神廟。

荷蘭井

荷蘭井在赤嵌樓東北隅，距樓可二十餘丈。磚砌精緻，水亦清甘。相傳每風雨時，常有龜蛇浮泳水面。乾隆十四年，知縣魯鼎梅移建縣署，遂在其內。

天池井

天池井在鎮北坊。地極窪，故曰天池。泉尚清。旁有古榕十數株，蔭大數畝。每當夕陽西下，昏鴉千百，啞啞亂啼，至曉始息。臺灣縣志所謂「井亭夜市者」，甘寧廟外，黃霸亭前，其景象又何如也。

林投井

林投井亦在鎮北坊，爲荷人所鑿，砌以林投，故名。今廢。

烏鬼埕

烏鬼埕在東安坊，爲烏鬼聚居之處。又有烏鬼渡，在鎮北坊。旁一井，亦烏鬼所鑿。烏鬼卽黑奴，非洲人，暫種隸而使之，以開闢荒裔，賤若牛馬。而臺灣烏鬼之跡，僅存其名。傷已！

小南天

臺南廟宇之最古者，以小南天爲第一，在蕃薯崎上，祀福德之神，爲荷蘭時華人所建。相傳廟額三字，寧靖王書；今已非舊。其地固小山，下臨溪流，四顧平原，則今

之臺南市肆。於榛荒昧之域，變爲往來繁華之場。自非我族之締造經營，詎能一至於
是？

鄭氏故宮

延平郡王爲臺烈祖，宏功偉績，震曜坤輿。而今日來游東寧者，欲訪鄭氏故宮而不可得，詎非恨事！余曾考其遺跡，在大北門內米市附近，所謂舊縣衙者也。按縣志稱鄭氏亡後，以其邸宅爲臺灣縣署，歷任縣令皆以事去，或死於是，無敢居者，乃建新署於赤嵌樓右，而舊署遂廢。閱今二百餘年，蔓草荒烟，淒涼滿目，毫無有過而問者。亦可哀矣！

承天舊署

承天府在東安坊，鄭氏所建，其後改爲臺灣府，規模之大，冠於全郡。初，鄭氏分府治爲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坊，制鄙三十四里。清代因之。署內古榕一株，爲鄭氏時物，巨幹偃蹇若虬龍，縣志所謂「郡署榕梁」者也。今署已就廢，瓦礫淒涼，不知此榕尙無恙否？

桔枳門

延平入臺後，因就赤嵌城以居，改名安平；安平卽安海，志故土也。建桔柣門，以春秋鄭國有此門也。夫鄭雖小國，武、莊二君爲王卿士，東遷以後，且與諸夏爭長，亦大國之風也。然門之遺址已不可考，唯見滿目寒蕪，灑一掬興亡之淚而已！

國姓港

國姓港在安平之北。延平入臺，泊舟於此。而臺灣以國姓名地者，尙有數處。山川草木，由我發揚，正朔衣冠，俾無隕落，故後人追溯其本，鑿錫佳名，以傳千古，是亦崇德報功之意也。

一元子園亭

一元子園亭在西定坊，寧靖王術桂所建也。明朔旣亡，王殉國難，捨其邸宅爲佛寺。施琅入臺後，以其半爲天后宮，而進香者猶知其爲寧靖故邸也。夫王以天潢貴胄，躬逢亂世，避地東都，終至國破家亡，毅然抱大節以殞。明社雖墟，而王之英靈永留天壤矣。

馬兵營

馬兵營在寧南坊，爲鄭氏駐師之地，古木寒泉，境殊岑寂。自我始祖卜居於此，迨余已七世矣。改隸後，余家被毀，乃居西城之外。故余有過故居詩云：『海上燕雲涕淚多，劫灰零亂感如何！馬兵營外離離柳，夢雨斜陽不忍過』！是處有井，泉甘而冽，亦鄭氏所鑿；今存。

北園

北園別墅在鎮北門外，爲嗣王經所建，以奉蓋夫人者。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總兵殷化行改爲海會寺，碑猶存。或稱榴禪，則今開元寺。王氣銷沉，禪風鼓扇，三千大千世界中，雖五蘊皆定，法尙當捨，寧無表秀之悲耶？

陳、蔡二姬墓

潘府陳、蔡二姬之墓，在寧南門外師爺塚前，地名蛇子穴，石碣尙存。考之志乘，均無記載。其爲延平之姬歟？抑經之姬歟？

兩公子墓

兩公子墓在仁和里鞍子莊，碑大三尺，上書皇明聖之、省之二鄭公子墓。其南百餘

武有庵及塔，在林莽中，均荒廢。余擬修之。按聖之名明，延平第三子；省之名發，第十子；均早世無出，故留葬東都。

監國墓

監國世子鄭克塽與陳夫人合葬於武定里洲子尾，府志載之。余求其墓，渺不可得。監國與夫人附祀延平王祠。沈文肅公手書其聯曰：『夫死婦從死，君亡明乃亡』。

五妃墓

五妃墓在寧南門外桂子山，寧靖王從死嬪妾也，曰袁氏、王氏、荷姑、梅姑、秀姐。臺人士感其義，就墓就廟，歲以六月二十有五日致祭。鄭氏奉表降清，而明朝滅亡之日也。廟前有古榕一株，蔭大可數畝，踏青士女每止其中。追懷節烈，是則人倫之坊表、巾幗之綱常，誠足以頑夫廉而懦夫立也。

樣林

樣林在寧南坊，與馬兵營相接，廣可數十畝；清溪一曲，古木成陰，勇衛黃安之宅也。歸清後，改爲施靖海祠，地震而圯，再築後圯，乃爲廟，祀天妃，閱今二百數十年。

而廟亦毀。烏乎！樸林一黑子爾，而滄桑之變適逢其會，亦奇矣！

禾寮港

禾寮港即今打銀街，鄭氏之時尚有港道，今變通衢。而西城以外之佛頭港、關帝港、媽祖港、王宮港、番薯港，皆舊時運河，現已淤塞。

開山宮

開山宮在西定坊，面海，鄭氏所建，祀隋虎賁中郎將陳稜；而府志以爲吳真人，且言臺多漳、泉人，以其神醫，建廟獨盛。夫吳真人醫者爾，何得當此開山之號？固知所祀之神必有大勳勞於臺灣也。府志重修於乾隆二十七年，距鄭氏不遠，而所誤若此，則後之讀史者將何所據？今且以開山爲開仙，抑又誤矣。

東寧總制府

東寧總制府在西定坊，即今下太塹之陳氏宗祠。初，永曆二十八年，耿精忠據福建，請會師。延平郡王經以世子克塽爲監國，命勇衛陳永華爲東寧總制使，軍國大事悉諮行焉，乃建總制府於此。歸清後，陳氏子孫改建宗祠，曰聚德堂，以奉祀總制，并塑

其像，陳其冠帶。改革時，冠爲兵卒所竊。唯東廂存一石佛，爲觀世音，高三尺有奇，重三百斤，雕琢頗細。衣帶之上，左刻延平郡王塑五字，右則永曆十五年冬，是爲延平克臺之歲。聞諸故老謂嗣王經以賜總制者，故陳氏奕世寶之。

鄭氏家廟

鄭氏家廟在寧南坊，卽今五帝廟街，永曆十七年，嗣王經建，以奉祀延平郡王與其遠祖；故內有延平王像，威儀若天人。清人得臺時，靖海將軍施琅親祭延平，則此廟也。而臺人別建開山王廟，爲今開山神社。

四合亭

四合亭在承天府署之左，鄭氏所建。乾隆三十年，知府蔣允焄改爲鴻指園，並築三來、榕蔭、來復三堂，露香、仰山二亭，以爲讌游之地。園中有古梅一株，聞爲延平郡王手植，閱今二百餘年，開花尙盛。光緒紀元，沈文肅奏建王祠，移植其中，至今寶之。

夢蝶園

夢蝶園在小南門外，龍溪孝廉李茂春建，諮議參軍陳永華記之，立碑園中。今其存者，爲李後人重刻。歸清後，改建法華寺。春秋佳日，仍爲觴詠之地。光緒初，巡道夏獻綸修之，手書「夢蝶遺蹤」。乙未後，日就傾圮。近數年間，南人士集資重建，中置一龕，祀李孝廉。

陳氏園

陳氏園在北門外武定里，東都總制陳永華建，俗稱花園，大約二百畝。後歸吳氏。吳氏質諸吾家。少時曾侍先府君往游。臺館久亡，唯餘敗瓦，耕夫牧豎往來其中，早已不知故蹟。然總制功德在人，至今念之，復何傷乎禾黍！

閒散石虎之墓

石虎不知何許人，以閒散號。墓在夢蝶園右。余以爲明遺民也。因遭毀掘，乃移其榻於園中，面北立，爲文祀之，載集中。

彌陀寺

彌陀寺在東安坊，延平郡王經建，爲東都最古之寺。殿宇宏敞，花木明瑟。今假爲

官署。佛法凌夷，能不慨歎！

秀峰塔

秀峰塔在文廟之東，乾隆六年，巡臺御史楊二酉建。下廣丈有九尺，高七尋有奇，壘五重，皆六出。左擁群山，右襟大海，而面與魁斗對峙，亦勝概也。二酉有記在府誌，今存。

斐亭

斐亭在道署內，康熙三十二年，巡道高拱乾建，莊年修之，煥乎其有文章矣。亭之左右多竹，風晨月夜，謾謾有聲，故有聽濤之景。光緒十四年，瀧陽唐景崧以越南之役，游說黑旗內附有功，分巡是邦，葺而修之。景崧固好詩，輒邀僚屬爲文酒之讌。臺人士之能詩者皆禮致之，拈題選句，擊鉢催詩。故景崧自撰楹聯云：『鐵馬金戈，萬里歸來真臘棹；錦袍紅燭，千秋高會斐然鐘』；蓋紀實也。

澄臺

澄臺在斐亭之左，高四丈餘，東挹群山，西臨巨海，故府誌有「澄臺觀海」之景，

亦郡中一勝概也。臺爲高拱乾建，乾隆間蔣允焄修之。光緒初，夏獻綸復修。今毀。

宜亭

宜亭在斐亭之西，乾隆二十七年，巡道覺羅四明建。旁植檳榔十數株。風晨月夕，景物淒清，與斐亭相掩映，亦足翛然塵外。今毀。

禊室

禊室在道署內，乾隆三十年，巡道蔣允焄建。允焄，貴州金竹人，歷任臺灣府、道，清時無事，政和民豐，遂多潤色。既修斐亭、澄臺，後築此室，而區之爲十三勝：曰櫺月樓、曰魚樂檻、曰叢桂堂、曰延薰閣、曰小仇池、曰花韻欄、曰得樹亭、曰接葉亭、曰花南小榭、曰挹爽廊、曰瑞芝巖、曰疊雲峰、曰醉翁石。今道署已廢，無一存者。

半月樓

半月池在小南門外，廣可十畝，卽南湖也，左受蓬溪，以接內山之流，右出大南門，經新昌里，蜿蜒入海；知府蔣允焄濬之，爲旱潦蓄洩之資。又建半月樓其上。端午之日，召妙齡妓女，衣輕綃，持畫槳，競渡於此。水花一濺，脂肉畢呈。太守顧而樂之。

閩城男女逐隊以觀，極一時之盛。今樓已毀，池亦漸淤。寒葦荒畦，蕭然滿目，能不慨歎！

浮瓠草堂

浮瓠草堂在海防署內，康熙四十年同知孫元衡建。自跋之曰：五石之匏，慮爲大樽，而浮江海，善用大也。浮之爾，于瓠乎何有？苟之於無何有之鄉，余心與俱也審矣。亭成用以顏之。元衡字湘南，江南桐城人，爲政儒雅，工詩，著赤崁集。今廢。

奎樓

奎樓在道署之旁，雍正四年建，爲諸生集議之所。上建一閣，祀魁星。今存。

南社

南社在南壇之旁，乾隆間拔貢生施世榜建，爲邑人士論文之所。內立一閣，祀文昌。今廢。

榕壇

榕壇在海東書院內，爲徐樹人觀察講學之所。觀察任道時，振剔士氣，月課文藝。又建齋舍，以棲息來者，給其膏火。每夜必至，晉接諸生，與談修身經世之道。一時文士興起，有海濱鄒魯之風。改隸後，爲軍隊所據，藏書盡燬，而榕尙存。然棟敗榱傾，不堪過問矣。

萬卷堂

萬卷堂亦在道署內，巡道唐景崧所建，藏書頗富。左右皆植梅竹。景崧自書一聯曰：「賢者亦樂此，君子不可諠」。今毀。

聚星亭

李氏園在鯽潭之畔，有亭曰聚星，綠疇四繞，青嶼當窗。官僚省耕，多憩於此。張鷟洲侍御有詩，在志中。今廢。

一峰亭

邑人士林朝英以碩學貢成均，爲世所重。家建一峰亭，其額爲木根生成，字大尺餘。飛揚秀勁，有鐵畫銀鈎之勢，亦稀世之寶也。光緒十二年，爲淮軍竊去，而亭亦毀矣。

。朝英字伯彥，善書畫，工雕刻。嘉慶間，倡修縣學文廟，自費萬金，賜「重道崇文」之坊以旌之。坊在龍王廟前，今存。

飛來峰

枋橋吳氏爲府治巨室，園亭之勝甲全臺，而飛來峰尤最。壘石爲山，高數丈，大二十餘丈，迴環洞達，邱壑天然，絕構也。峰下有塘，水清而綠。上爲作礪軒。其旁有園曰東園。樓臺花木，隨地布置，高低曲折，各占其宜。雖居城市之中，饒有山林之趣。園爲吳尙霑所建，今已式微。滄桑之感，能不慨然！

宜秋山館

宜秋山館與吾家爲鄰，吳雪堂司馬之別墅也。地大可五畝，花木幽邃，饒有泉石之勝。余少時讀書其中，四時咸宜，於秋爲最；宜賞月、宜聽雨、宜掬泉、宜伴竹、宜彈琴、宜對奕、宜讀書、宜詠詩，無往而不宜也。割臺之後數年，余家被毀，此館亦同摧折，余遂漂泊四方，栖栖靡定，又何往而得宜也！

臺南爲吾故里，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況釣游之地，而不心焉繫之？顧自改隸沒，輒遭毀廢。今其存者，十不得一。爰志其略，以示後人。若夫壇廟、祠宇、書院、寺觀，俱載臺灣通史，茲不復贅。雅堂跋。

番俗摭聞

目次

紀年	(二四)
結繩	(二四)
埋石	(三五)
會飲	(三五)
文身	(三五)
半髮	(三五)
出草	(三五)
鳥卜	(三五)
禁咒	(三五)
甲布	(三五)
銅鈴	(三五)
金鏃	(三五)
螺錢	(三五)
靈箭	(三五)
鱗甲	(三五)

鵝筆……………(三五)

口琴……………(三五)

鼻簫……………(三六)

紀年

臺灣生番不知曆日，以刺桐花開爲一歲，或以穫稻爲一年。所謂「山中無甲子，花落自知春」者也。按埃及古文，以椰樹生葉表年歲。蓋當荒蒙之世，人文未啓，故以當前之物爲記。中國自大撓作甲子，曆學始興。周代以農開基，故以穀熟爲一年。說文：「年從禾千，謂穀熟也。千取其多。故春秋以有禾爲有年，又以禾熟有定期，而借爲年歲之年。生番之以穫稻爲年，亦此義也。」

結繩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結繩之字，今不可考，而生番尙有其制。生番凡與人約，結繩以記，日解其一，至期而畢。與人易物，亦用結繩，償之不爽。混茫純樸，相信以心，固不須所謂書契也。

埋石

埋石之約，所以徵信，背之不祥。按周禮有司誓之官，列國會盟，歃血爲誓，瘞之士中。然則生番埋石，其亦息壤在彼之意歟？

會飲

秋成之後，闔社會飲，謂之做年。男女盛飾，相攜以出。壯者佩長刀，冠烏羽。酒肴羅列，互相酢酬，酣而度曲，爲聯袂之歌。男子居前，婦女隨後，連臂翩舞，一唱百和，其聲悠越，鳴金進止，盡歡乃散。按舞蹈之戲，西洋以爲賓禮，自宮闈以至閭閻，以此相尙，而生番早有此樂，豈所謂「禮失而求諸野」歟？

文身

文身皆命之祖父，刑牲設酒，社衆多集，飲其子孫至醉，乃刺以針而墨之。亦有壯而自文者，雖極痛楚，忍而受之，不敢背先人訓也。按文身之俗，本自荆蠻，以避蛟龍之害。今南洋島夷尙有此風，而日本勇士且以此爲武。

半髮

臺灣生番多散髮，唯歸化後始薙髮，遵清制也。番俗六考謂：蓬山番皆留半髮。相傳明時林道乾在澎湖，往來海上，見土番則削去半髮，以爲碇繩，番畏之，每先自削，以草縛其餘。按蓬山在大甲溪北。林道乾始據澎湖，後居打鼓，據是則嘗至臺中沿岸，故蓬山番亦畏其暴也。

出草

生番弋人，謂之出草。秋成之時，殺人以祭，競誇雄長，闔社若狂。然其始但以弋獸，非與漢人爲仇。臺海采風圖謂臺地未入版圖以前，番惟射獵爲生，謂之出草，至今尙沿其俗。

鳥卜

卜傳自上古，洪範五行尤言其理。自是又有雞卜、骨卜諸法，所以著吉凶，示從疑也。臺灣生番出草之時，則卜鳥語，以定方向。如聞鸚鵡之聲則返，改日再卜。

禁咒

臺灣番婦能持禁咒，近山之人言之。番俗六考謂康熙三十八年，郡民謝鸞、謝鳳至

羅漢門卜地，歸家俱病，醫藥罔效，始悟前曾乞火於大傑巖番婦，必爲設向。適郡中有漢人娶番婦者，因求解之。隨以口吮鸞、鳳臍中，各出草一莖，尋愈。番婦自言：初學咒時，坐臥良久。如一樹在前，臥而誦向，樹立死，方爲有靈。諸羅志謂作法詛咒曰「向」。先試樹立死，解而復蘇，然後用之；否則，恐能向不能解也。擅其技者多老婦。田園阡陌，數尺一杙，環以繩，山猪麋鹿弗敢入。漢人初至，摘啖果蔬，唇立腫；求其主解之，轉瞬平復。近年附郭諸社長法不敢爲，稍遠則各社皆有。或於箬箬中取石置於地，能令飛走，喝之則止。

甲布

隋書流求傳：大業二年，羽騎尉朱寬撫流求。取其甲布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按流求卽今臺灣。隋唐之時，或作流虬，或作留仇，譯音也。夷邪久爲八重山群島之一，地近臺灣，自基隆乘輪船，七句鐘可至。唯甲布疑則土番之樹皮布，質柔而韌，能收汁。

銅鈴

名山藏載雞籠淡水夷在泉州澎湖嶼東北，名北港，又名東番。永樂中，鄭和入海諭

諸番。東番獨不聽約束。和貽之家一銅鈴，使頸之，蓋狗之也。按東番之名見於明人，宋時稱臺灣爲北港，余別有記。

金 鏃

成周之時，肅慎氏貢楛矢，以石如鏃，此猶石器之制。番俗六考謂紅頭嶼產金無鐵，番以金爲鏃鏃槍舌。昔年漢人利其金，私與貿易，因言語不通，殺番而奪之金，復邀琅璫番同往，紅頭嶼番盡殺之，今則無人敢至矣。按紅頭嶼已歸化，未聞產金之事，恐番亦不能冶而用之也。

螺 錢

臺灣土番多用螺錢爲飾。凡納婦者以此爲聘。錢圓約三寸，中有孔，以潔白者爲上。每圓值銀四、五分，如古貝式。按以貝爲錢，起自上古。書盤庚具乃貝玉，疏謂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詩：錫我百朋，疏謂：兩貝爲朋。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是土番之用螺錢，猶古之制也。

靈 箭

香祖筆記謂：諸羅縣番首有大眉者，每歲東作，諸番請出射，射所及地，稼輒大熟，稱神箭。按大眉爲大肚番。臺灣舊志亦載此事。

鱗甲

鱗甲，番舟名，剝獨木爲之，雙槳以濟。大者可容六、七人。或作艚舩。

鵝筆

荷蘭之時，曾教土番讀書，以維馬字綴成番語，拔其尤者爲教冊。削鷲管略尖斜，注墨於中而橫寫之，猶今之鐵筆也。

口琴

臺灣府志謂：番社未婚男女，薄暮出游，互以口琴相挑。如愛其情，卽爲夫婦。琴以竹爲弓，長可四寸，虛其中二寸許，釘以銅片。另繫一小柄，以手爲往復，而唇鼓動之，其聲悠揚。按司馬長卿以琴挑文君，千古傳爲佳話；而生番尙有此俗，真所謂自由戀愛者也。

鼻 簫

鼻簫亦樂也，長可二尺，亦有三尺者，截竹爲之，有四孔，通小孔於竹節之首，以鼻橫吹，或直吹，爲番童遊戲之具。

雅堂文集卷四

詩書餘墨

帝舜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古今之論詩者不出此語，而卿雲復旦之歌亦卓越千古，有虞氏誠中國之詩聖矣！

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春秋之時，列邦朝聘，行人失辭，貽爲國詬；此寧武子之不答湛露，而趙成季之重拜六月，皆相才也。

少陵詩曰：『老去漸知詩律細』。烏乎！詩律之謹嚴，非少陵其誰知之？而少陵猶老去漸知。吾輩初學作詩，便欲放縱，目無古人，是猶無律之兵，一遇大敵，其不轍亂旗靡耶？

今之作詩者多矣，然多不求其本。香草箋能誦矣，疑雨集能讀矣，而四始六義不識，是猶南行而北轍、渡江而舍楫也。難矣哉！

詩不忌粗，不忌拙，而最忌俗。粗可改也，拙可學也，而俗不可醫。如次韻也，而曰『敬次瑤韻』，甚而曰『恭攀玉礎』；試舉題目，已見其俗，不可速醫？

作詩用典，須取現成。十三經、廿四史、百氏之書多矣，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近有樊雲門者，好作小品之題，多用稗官之說，自矜淹博，以驚愚盲，直古玩爾。

文訪謂余：『臺人學詩，當讀文選』。余謂文選爲兩漢魏晉宋齊之精華，以少陵讀破萬卷，下筆有神，猶曰熟精文選理；然則我輩何可不讀？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我輩生今之世，既不能立德，又不能立功，其立言乎。然立言亦不易。老子之無爲，莊子之在宥，苟我輩今日言之，亦不許立。

孔子言名，耶穌言靈魂，婆羅門言神我，釋迦牟尼言真如，皆不滅也。余謂詩人之詩，文人之文，亦可不滅；然古來作者已無量數，而不滅者幾人哉？

擊鉢吟爲一種遊戲筆墨，朋簪聚首，選韻鬪題，鬪捷爭工，藉資消遣，可偶爲之，而不可數；數則其詩必滑，一遇大題，不能結構。而今人偏好爲之，亦時會之使然歟？

近時詩會每有作詠物之題，復用七絕之體，此真難下筆矣。夫詠物比賦也，須用對偶，方能貼切。故前人多作律詩，而昌黎且作排律，如鬪雞石鼎之作，硬語排空，別饒斌媚。欲詠物者，不可不讀。

南通徐清惠公巡臺時，興文造士。有傳其咏炭一聯云：『一半黑時猶有骨，十分紅處便成灰』。此則賦物而兼比興，可以見其氣節矣。

七絕最難下筆，又最難工。寥寥二十八字，有意有神，有調有韻，而後可入管弦，供之吟詠，非易事也。少陵集中，宏篇鉅製，多至百韻，而七絕甚少，則唐賢之黃河遠上、折戟沉沙，每人集中，亦僅數首傳唱人間，故知其難。今人學詩，便作七絕。南報所載，日數十篇。欲選一二，真如披沙揀金矣。

詠史之詩，須有感歎，有議論，而用典又須堂皇。如少陵詠武侯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卽此十四字，可作武侯傳贊。林兵爪嘗詠信陵君，中一聯云：『天下苦秦公子苦，一人荒飲大梁亡』；二句用典，均出本傳，如此對仗，方無輕重之弊。

詠物本難，而集句尤難。曩閱華報，有孫君景賢集玉溪句以詠白海棠。白海棠者，故清珍妃宮婢也，素有醜名，出宮後，嫁某。樊姬擁髻，傳秘事於人間，麗華捨身，弔貞魂於井底，噫可懷也，亦可痛也。詩如左：

欲入盧家白玉堂，不辭啼缺妬年芳。飛來曲渚烟方合，想像咸池日欲光。侵夜可能爭桂魄，幾時塗額藉蜂黃。章臺街上芳菲伴，不信年華有斷腸。

日下繁香不自持，良辰未必有佳期。已隨江令誇瓊樹，憶向天階問紫芝。漢苑風烟吹客夢，楚天雲雨盡堪疑。背燈獨共餘香語，不取花芳正結時。

戶外重陰黯不開，開時莫放艷陽迴。幾時心緒渾無事，一樹濃姿獨看來。海濶天翻迷處所，廊深閣迥此徘徊。誰言瓊樹朝朝見，不賜金莖露一杯。

可憐榮落在朝昏，爲拂蒼苔檢淚痕。無質易迷三日霧，平明通籍九華門。春烟自碧秋霜白，梔子交加香蓼繁。素色不同籬下發，紫蘭香徑與招魂。

樂遊春苑斷腸天，驟和陳王白玉篇。何處拂胸消蝶粉，可能留命待桑田。紅樓隔雨悄相望，繡被焚香獨自眠。玉骨瘦來無一把，碧桃紅頰一千年。

涼風只在殿西頭，雪絮和和飛不休。他日未開今日謝，雨中寥落月中愁。從來此地黃昏散，更醉誰家白玉鈎。且向秦樹棠樹下，不知身世自悠悠。

消息東郊木帝回，年華憂共水相催。莫驚正勝埋香骨，密鎖重關掩綠苔。烟幌自應憐白傅，柳綿相憶隔章臺。春心莫共花爭發，換得年年一度來。

郢曲新傳白雪英，望中頻道客心驚。朝雲暮雨長相接，紫蝶黃蜂俱有情。細路獨來當此夕，禁門深掩斷人聲。重吟細把真無奈，十載裁詩走馬成。

詩有別才，不必讀書；此欺人語爾。少陵爲詩中宗匠，猶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今人讀過一本香草箋，便欲作詩，出而應酬，何其容易！余意欲學詩者，經史雖不能讀破，亦須略知二、三，然後取唐人名家全集讀之，沈浸穠郁，含英咀華，俟有

所得，乃有所得，乃可旁及，自不至紊亂無序，而下筆可觀矣。

春秋佳日，吟朋萃止，酒後茶餘，莫如聯句。然又不可如近人之做柏梁體，東塗一句，西抹一句，紊亂無次，貽笑旁人。須如昌黎聯句之例，立定題目，才力悉敵，互爭巧捷，而後有吟詠之樂；否則索然無味。

近時吟社，每開大會，費款數百金，至者數百人，而僅作擊鉢吟二三唱以了之，真是可惜。余意欲開大會，先出宿題，遍徵吟咏，攜之蒞臨。屆時復出一題，以古人之詩爲韻，各拈一字，任選一體，矩篇巨製，聽客所爲，當有佳章，以傳藝苑。昔冒辟疆宴天下名士於水繪園，漁洋且作古律，欲以爭勝，固知多士濟濟，必能各騁其才也。

櫟社前社長蔡啓運先生，風雅士也，耆年碩德，衆咸敬止。啓運固竹梅吟社員，慣作擊鉢吟詩。每出一題，輒成數首，以誘掖後學。及櫟社議刊同人集，諸友各有佳構，而啓運之詩大費選擇，以擊鉢吟外少制作也。然則欲學作詩，切不可專工此道，僅爭一日之短長也。

詩鐘亦一種遊戲。然十四字中，變化無窮，而用字構思，遣辭運典，須費經營，非如擊鉢吟之七絕可以信手拈來也。余謂初學作詩，先學詩鐘，較有根底，將來如作七律，亦易對耦，且能工整。

閩人士較好詩鐘，亦多能手。聞林文忠公少時，曾與諸友小集，偶拈「以」「之」二字爲雁足格，衆以虛字，頗難下筆。文忠先成一聯云：「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見者大驚，以爲有大臣風度。其後文忠出歷封圻三十載，事業功勳，震耀中外。誰謂遊戲之中而無石破天驚之語耶？

詩鐘眼字，須無痕跡，方稱作手。前人有集句者，尤費苦心。曩時榕城有以「女」「花」二字爲燕頤格者。其一人云：「青女素娥俱耐冷，名花傾國兩相歡」；衆以爲工。復一人云：「商女不知亡國恨，落花猶似墜樓人」；衆更以爲巧。已而一人云：「神女生涯原是夢，落花時節又逢君」；衆皆擱筆。此兩句原屬名句，神思縹緲，情意纏綿，以之自作，猶無此語，乃出於集句，且係嵌字，真是天衣無縫，巧逾織女矣。

少年作詩，多好香奩，稍長即便舍去。施耐公山長有鮑津贈阿環七律三十首，滯雨尤雲，憐紅惜綠，置之疑雨集中，幾無以辨。及後自編詩集，棄而不存。然清詞麗句，傳遍句闌，可作曲中佳話。

稻江王香禪女士曾學詩於趙一山。一山，老儒也，教以香草箋，期夕詠誦，刻意模倣。及後遇余滬上，袖詩請益。余謂欲學香奩，當自玉臺入手。然運典構思，敷章定律，又不如先學玉溪，遂以義山集授之。香禪讀之大悟。繼又課以葩經，申以楚詞，而詩

一變。今則斐然成章，不減謝庭詠絮矣。

梁任公謂余：『少時作詩，亦欲革命。後讀唐宋人集，復得趙堯生指道，乃知詩爲國粹，非如制度物采可以隨時改易，深悔孟浪』。任公爲中國文學革命之人，而所言若此，今之所謂新體詩者又如何？

作詩須先相題，而後立意。立意既定，而後布局。布局既成，而後造句。造句之時，並須鍊字。鍊字非有工夫，不能知其巧拙。如少陵之『星垂平野濶，月湧大江流』：平野之濶，大江之流，人能想到，而用『垂』字『湧』字，則非初學所能。又如玉溪之『莊生曉夢迷胡蝶，望帝春心託杜鵑』：胡蝶之夢，杜鵑之心，人能想到，而『夢』字用『曉』，『心』字用『春』，又下『迷』『託』二字，以見『曉夢』之『迷』，『春心』之『託』，則胡蝶、杜鵑非空語矣。

作詩須有分寸，題目尤宜斟酌。前時有以哭父詩投報囑刊者，置之不理。嗣有以和友人哭父詩郵視者，此真匪夷所思矣！夫父母之喪，禮廢琴瑟，何心歌詠。至若和人哭父，則不知是何肝腸，如何下筆？初學作詩，慎之！慎之！

梁鈍庵先生博通經史，旁及百家，行年四十，未敢作詩。一日，見邱仙根大甲溪詩，嫌其模倣南山，構思匝月，成一巨制。仙根見之，自言弗及。鈍庵沒於香江，詩稿盡

失。余從各處搜求，僅得十數首，載諸臺灣詩乘，而大大甲溪詩不見。世有存者乞錄示。

晉江陳鐵香太史蓋著藤花吟館詩錄六卷，其長君少鐵遠道郵寄，余已采其有繫臺事者入之詩乘。內有「白牡丹」八首，我臺騷壇近好擊鉢吟，又喜詠物，錄之於此，以供吟料：

洗盡鉛華倚靚粧，天然國色占群芳。渾無綺豔嬌青帝，大好佳名錫素王。清調幾時賡李白，春心一任媚姚黃。東風敷衍繁華倦，偏讓冰姿照洛陽。

雅豔何曾減却春，藐姑冰雪見精神。十年宰相非金帶，三月風光在玉人。富貴幾家能淡泊，文章一樣愛清真。筠籠驛使空供奉，未把幽芬進紫宸。

天與芳華玉與肌，分明粉本學徐熙。梨雲庭院嬉春地，絮雪簾櫳正午時。未分濃粧售俗眼，生教淡掃到蛾眉。如何十戶中人產，僅買城東深色枝。

徘徊十二曲闌干，縞袂相逢著意看。穠豔讓人稱國后，冷曹類我喚朝官。拋餘金粉春俱淡，買到胭脂畫轉難。不道珊瑚冰玉貌，風流依舊尙名丹。

素面新粧似漢宮，沈香亭北露華中。流蘇隱約偏宜月，樓閣晶瑩石礪風。盡日瓊英迷粉蝶，有人玉貌鬪驚鴻。鏡臺酣盡流霞酒，未借潮痕一捻江。

解語何愁國使傾，搓酥滴粉不勝情。全饒芍藥三分碧，先占芙蓉一段清。素手折來爭綽約，紅顏簪處更分明。記曾資福寺中見，未信盤盃玉琢成。

釋恨春風見此花，水晶屏外一枝斜。天香沁骨都成玉，月臉呈春不泛霞。興慶池頭人倚檻，善和坊裏客停車。白描畫手今誰健，忙煞南朝楊子華。

看花來上月波隄，瓊釧珠翹朶朶齊。溫露偶傾銀錯落，當風如勸玉東西。漢家團扇裁紈素，鄴苑春衣換白綈。博取雪夫人美號，凝脂眞見配柔荑。

雲母窗開色轉微，雪膚花貌認眞妃。後身任證歐家碧，弱體偏禁玉帶圍。點注香名奴是粉，生成妙相雪爲衣。多應未受金輪詔，隱遯甘心不著緋。

冷占三分艷十分，畫樓高處散清芬。洛妃皓腕春懷月，巫女輕紈旦紫雲。玉版可能參永叔，白頭猶足傲文君。水邊竹際稽山路，差殺桃花弄夕曛。

柳河東之論作文曰：『吾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黜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余謂作詩亦然。作詩之要，莫如虛心，莫如靜氣。虛可通神，靜可致遠。

大隈侯有言：『中國衣服之美，飲食之精，文章之佳，皆他國所不及』。今之妄人

乃欲舉固有之精美而悉棄之，且言漢文爲亡國之具。烏乎！中國而果無漢文，則五胡之倣擾、蒙古之并吞，覺羅之耗斃，種且滅矣，國於何有！而今日能存者，則漢文之功也。

人生必有嗜好，而後有趣味，而後有快樂。酒色財貨，人之所好也，而或以殺身，或以破家，或以亡國。唯讀書之樂，陶養性情，增長學問，使人日遷善，而進於高尚之域，其爲樂豈有涯哉？余自弱冠以來，橐筆傭耕，日不暇給。然事雖極忙，每夜必讀書二時，而後就寢。故余無日不樂，而復不爲外物所移也。

『兩乳燕投孤壘宿，四時花共一瓶開』：孫湘南句也。『花無寒燠隨時發，酒長瓊漿不用沽』：六居魯句也。而張鷟洲亦有詩云：『少寒多燠不霜天，木葉長青花久妍，真個四時皆似夏，荷花度臘菊迎春』。此均善寫臺灣氣候。故欲爲臺灣之詩，須發揮臺灣之特色。如以江南花月、塞北風雲而寫臺灣景象，美則美矣，猶未善也。

臺灣景色之可入詩者，美不勝收，余曾採取數十條，載於詩乘及漫錄中。如秋雨連旬，謂之騎秋；騎秋二字入詩甚新。又如水紋蕩漾，謂之魚花；魚花二字入詩甚穎。至如南吼北香之景，赤嵌白沙之情，又皆詩料也。

周芸臯詩曰：『有懷欲抵將軍澳，何處重尋菩薩寮』；將軍澳、菩薩寮均在澎湖，以之入詩，突見工整。又曰：『潮流八卦水，風待七更洋』；八卦水、七更洋亦均屬澎湖，以之入詩，何其新穎！

文章爲華國之具，而歷史乃民族之魂。故文明之國則文章愈美，進化之族則歷史愈全。今臺灣之文章如何？歷史如何？莘莘學子，當自勉勵，毋爲旁人所笑。

臺灣閩秀之能詩者，若蔡碧吟、王香禪、李如月諸女士，摘藻揚芬，蜚聲藝苑，皆雋才也。然碧吟以家事故，久廢吟哦；而香禪移居津門，如月亦寓蘇澳，山河阻隔，猶幸時通魚雁，得其近作，刊諸詩薈，亦足爲騷壇生色。

今臺北有吳瑣雲女士者，邀集同志，設立漢文研究會。不佞深嘉其志，而祝其會之成。然會之設立，或疑其隱，而老成者且以爲憂。夫今日之女子，非復舊時之女子也。社會盛衰，男女同責；況研究漢文，尤爲正當，復何疑？唯主其事者必須熱誠其心，高尚其志，黽勉其業，復得明師益友而切磋之，以副其所期，則疑者自釋而憂者且喜。

孔子之論詩也，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而孟子曰：『讀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今之讀詩者不知有此眼力否？如僅

以一二字面定爲毀譽而抑揚之，寧不爲識者所笑？

詩人之詩，原主敦厚。故國風之中，辭多比興，而小雅怨矣。小雅之論周也，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褒姒，幽王之后也，而周之君臣不以爲誹，孔子又收之以爲懲創；使以今人言之，其能免於不敬之罪也夫！

臺北之採茶歌，爲一種特有之風謠，則竹枝、柳枝之體也，其意纏綿，其詞委婉，其音流曼。雖大都男女贈答之辭，而卽景言情，因物比興，亦國風之遺也。

十數年前，余遊臺北，街頭巷口，時聆歌唱。今竟寂寂無聞。若再十年，將恐絕響。故余擬爲採收，編之成集，以傳久遠，是亦輜軒之志也。

新茶上市，花氣縝細，游女如雲，行歌互答，此固天然之詩意也。而都市之人，奔走名利，汗流浹背，入夜不休，雖有美詩，亦若無睹。我輩散人，寧任消滅？諸君子如肯舉其所知，并爲註解，一首之惠，勝百朋矣。

南薰已至，草長鶯飛。積雨初晴，萬綠如洗。我輩處此環中，無時不爲詩境，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又何須擊鉢相催，始成妙句。

圓山也，碧潭也，北投也，皆臺北附近之詩境也。遠而淡水之濱，觀音之麓，社寮

之島，屈尺之溪，亦足供一日之游。杖頭囊底，妙句天然。我輩仄居城市，塵氛撲人，何不且捐俗念，一證真如？

作詩，樂趣也，而古人每多苦吟，至有走入醋甕。然一字推敲，大費心力。若少陵之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自非苦中得來。誰能解此？

文章尙古，學術尙新，此余二十年來所主張也。故余讀古書，輒以最新學理解之；而握筆爲文，則不敢妄摭時語，以炫新奇，真守舊也。

不佞之刊詩薈，厥有二義：一以振興現代之文學，一以保存舊時之遺書。夫知古而不知今，不可也；知今而不知古，亦不可也。故學術尙新，文章尙舊，採其長而棄其短，交其蕪而揚其芬，而後詩中之精神乃能發現。

詩人以天地爲心者也，故其襟懷宜廣，眼孔宜大，思想宜奇，情感宜正。若乃奔走於權勢利祿之中，號泣於飢寒衣食之內，非詩人也。

以詩人而諂權貴，人笑其卑。以詩人而來私欲，人訕其鄙。卑也，鄙也，皆有損人格者也。故董江都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宜然，詩人更宜然也。

徵詩雅事也，而慕虛名。作詩樂趣也，而干贈品。市道相交，旁人齒冷。報章所載

，噴有煩言。詩學之興，豈若是耶？

人生世上，日月易徂。富貴功名，一瞥即逝。而道德文章，獨立千古。故吾所爭者，不在一日，而在百年。

吾能著書，我志成矣。吾能詠詩，我意平矣。吾不爲物欲所誘，我心澄矣。吾不爲疾病所苦，我神凝矣。我何爲汲汲而營營？我將以求文化之敷榮。

君子道成，小人道消，而君子之作事，輒爲小人所嫉忌，讒言蜚語，肆其奸回，究之不足以損其毫末。故君子自君子，小人自小人，涇渭判然，終不可混。

莊生有言：『井蛙不可以語海，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冰，篤於時也』。今之自命通人而不知世界大勢，其能免於井蛙、夏蟲之誚也歟？

昌黎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故肆毀傷？蟬螿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今之群兒，何其愚耶！

少陵詩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嗚呼！以太白之塵垢粃糠，超然物外，而世人尙有欲殺之者，何況雅棠！然安知林林總總之中，而無少陵其人耶？

孔子至德也，而爲匡人所圍。釋迦能仁也，而爲姪女所謗。耶穌博愛也，而爲祭司所嫉，且殺之十字架上。三聖人之行，吾雖不能至，吾當守之行之，而後可謂之人。

釋迦曰親怨平等，耶穌曰待敵如友，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聖人之言，吾雖不能至，吾當守之行之，而後可謂之人。

人爲萬物之靈，而視雞鶩犬豕爲禽獸。若以平等法觀之，人動物也；雞鶩犬豕亦動物也。吾既爲人，吾當舉雞鶩犬豕而進於人類。

人也，阿修羅也，地獄也，餓鬼也，畜生也，皆欲界之可憐憫者。吾既爲人，吾當熏修證果而進於天，吾當發大願力學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而悉進。

觀世音曰：『若有阿修羅念我之名，吾爲阿修羅度之。若有地獄念我之名，吾爲地獄度之。乃至若有餓鬼、畜生念我之名，吾爲餓鬼、畜生度之。』大慈大悲之菩薩，其願無盡，其力無窮。

吾生欲界，當進於有色之天。吾生有色，當進於無色之天。三界惟心，衆生是佛，而後人間之罪惡不生，而後虛空之真如自在。

吾生雖無奢望，而清閒之福，自分勝人，作史評詩，且饒高趣。敝廬足以庇風雨，硯田足以供餽粥。俗吏不來，債主靡至。起安無時，唯適之安。乘輿而遊，日三十里。長年無病，活潑天機。莊子所謂帝之懸解者，是耶非耶？

作詩必須讀書，讀書必須識字，識字必須知小學。夫小學雖標六義，而古文多用反釋。如詩經云：『文王不顯』；註：『不顯，顯也』。又云：『毋念爾祖』；注：『毋念，念也』。故余謂作詩不如讀書，讀書不如識字。

購書不難，能讀爲難。讀書不難，能熟爲難。熟書不難，能用爲難。嘗見富厚之家，藏書滿架，而主人未曾一覽。彼之藏書，直與古董無異，辜負作者多矣。

人不可自恃其學。自恃其學，則不日進而日退。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荀子曰：『學然後知不足』。吾雖下愚，以此自勵。

詩人以出世爲心者也，情懷澹泊，萬物皆空。故談利祿者不足以言詩，計得失者不足以言詩，歌功誦德者尤不足以言詩。

詩之與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詩人之領略得乎自然，禪家之解脫明乎無我。夫自然也，無我也，皆上乘也。故詩人多耽禪味，而禪家每蓄詩情。

西洋之文明，物質者也；東洋之文明，精神者也。而至於詩，則無不同。蓋詩爲人類最高之藝術，而移風易俗，有不可思議之神秘者也。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事，尤不可讀書。

曹孟德春夏讀書，秋冬講武，自是英雄本色。

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非慧根人必至誤事。

漢時織女，一月得四十五日，我輩讀書，能如此否？

我臺邱仲闕先生逢甲素工吟咏。乙未之役，事敗而去。居鎮平，遂以詩鳴海內。曩以論詩十絕郵示林君癡仙。予於臺灣詩界，素主革命。二十年前，曾與陳君枕山筆戰旬日。今仲闕、癡仙已逝，枕山亦亡，而予奔走騷壇，尙無建樹。我臺英特之士有能起而發揚之者，則詩界之祉也。詩如左：

元音從古本天生，何事時流苦競爭。詩世界中幾雄國，惜無人起與連衡。
邇來詩界唱革命，誰果獨尊吾未逢。流盡玄黃筆頭血，茫茫詞海戰群龍。
新築詩中大舞臺，侏儒幾輩劇堪哀。卽今開幕推神手，要選人天絕妙才。
臺上風雲發浩歌，不須猛士再搜羅。拔山妄費重瞳力，夜半虞兮唱奈何。
北派南宗各自誇，可能流響脫淫哇。詩中果有真王在，四海何妨共一家。
彼此紛紛說界疆，誰知世有大文章。中天北斗都無定，浮海觀星上大郎。
芭蕉雪裏供摹寫，絕妙能詩王右丞。美雨歐風入吟料，豈同隆古事無徵。
四海橫流未定居，千村萬落廢犁鋤。荊州失後吟染父，空憶南陽舊草廬。
展卷重吟民主篇，海天東望獨悽然。英雄成敗憑人論，贏得詩中自紀年。

四海都知有塾庵，重開詩史作雄談。大禽大獸今何世，目極全球戰正酣。

三水梁鈍庵先生成枓曾寓臺灣，有詩三卷，而客死香江。詩稿盡失。不佞與陳君沁園竭力搜羅，計得六十有九首，登諸詩薈，而諸將四十章未見，則其遺佚尙多。海內諸君子如有存藏鈍庵之詩者，敬祈抄示，以便編入。是亦我輩今日之責也。

李君漢如遠去臺灣十三年矣。曩游滬上，時相起居。及旅燕京，同寓南柳，每取玉溪之章，以爲改詩之樂。及余歸里，李君乘時而起，投身實業界中，決策運籌，飛揚騰達，不似雅棠之依然故我。然李君因風雅士，聞余發刊詩薈，以其佳作遠道郵寄，皆十年來苦心之作。瞻望津雲，能無惆悵！

樂律之制，中國最備，而用亦最宏。吾讀樂記，而歎其論之精也。記曰：『樂者吾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今臺灣之作詩者，其聲如何，則視其所感之如何。

又曰：『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感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焦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緩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

直經正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今臺灣之音如何，民志如何，吾可於詩而定之。

詩學之興，至唐而盛。而唐之待詩人亦主寬大。故唐人之詩每斥國事，而執政者不以爲忤。白樂天，詩人之敦厚者也，而長恨歌直言其事，宮闈秘語猶播人間，然猶曰：「漢皇」而不曰「唐皇」。若李義山之「薛王沈醉壽王醒」，則不復爲之諱，而唐主弗以爲罪。此唐人之詩所以卓越千古。

以詩人而下獄者，若宋之東坡，奸宄小人從而構陷，羅織文辭，欲以成讞，而神宗赦而勿殺。東坡，忠孝之人也，其詩能感鬼神，而不能信於群小。然東坡自坡，群小自群小。知人論世，孰得孰失？

文信國之正氣，動天地，泣鬼神，至今讀者猶爲起舞。吾遊燕京，入拜公祠，肅然起敬。而元之天下已無寸土。是勿必烈之淫威不及文信國之正氣。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此丹心照汗青』，此信國過零丁洋之詩也。嗚呼！千古忠臣義士之不死者，此丹心爾。故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臺南舊俗，每年季春，輒迎天后，以介景福。踵事增華，費超十萬。隨香男女，舉

市若狂。黃君茂筮見而憫之，爲作迎神雜詠，語雖詼諧，意有懲勸。邦人諸友讀此詩者，而能稍事改革，以除迷信，是則黃君之志也。詩如左：

聖母湄州謁祖回，年年三月廟門開。兩朝熱鬧承天府，賺得全臺善信來。
齋戒虔誠問咎休，財丁福壽盡情求。世間多少痴兒女，跪向神前叩響頭。
神輿繞境鬧紛紛，鑼彭鼗鼙徹夜喧。第一擾人清夢處，大吹大擂四平崑。
銀旗過後又金旗，踵事增華彼一時。今日財神已顛倒，銷聲匿跡去何之。
滿城神佛喜交歡，涼傘頭旗數百竿。吾道已窮堪浩嘆，文衡聖帝也隨鸞。
十尺文王九尺湯，九爺肥短八爺長。化身步入平康里，更比游人分外狂。
神農不管人間事，彈指光陰億萬年。底事今朝跟媽祖，芒鞋踏破海東天。
岡山佛祖駕光臨，聊表親交一片心。董事替伊行帖式，大書愚妹小觀音。

詩雖無用之物，小之可以涵養性情，大之可以轉移風化。故今日臺灣之詩人，當先自立而後立人，當先自覺而後覺人。

甘言美疾也，忠言藥石也。美疾不如藥石，古人已知之矣。故今日臺灣之詩，寧爲藥石，毋爲美疾；究之則寧爲諷刺，毋爲頌揚。

諷刺之詩使人讀之而思，頌揚之詩使人讀之而喜。喜爲一時之現象，如食蔗糖；思

爲悠久之關懷，如啖諫果。然蔗糖雖甘，暴食之終嫌損胃；諫苦雖苦，微啖之自足生津。

惟今士夫好受頌揚，而不好諷刺。而作詩者亦日貢蔗糖，而不敢稍進諫果。是詩界終無革新之日，而詩人永無高朗之心。

不佞雖不能詩，而頗知詩之意義。夫詩者真也。大之而山川日月、風雲變幻，小之而蟲魚鳥獸、草木榮枯，皆不容一毫之僞於其間，而後詩之價值乃不可量，不可稱，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四字爲佛法第一之真諦，而作詩者亦當於此求之，而後能極其妙。若人人能言，人人能知，則佛法平等，又何有菩薩聲聞之分耶？

我爲凡夫，而求上乘，則我當知不可思議之何以爲不可思議。夫不可思議者，正凡夫之不可思議也。若佛則不然。上窮無始，下至無終，無不知之，無不言之，無不示人以真。舉世上之形形色色而盡破之，而佛法於是乎在。詩人之詩而至不可思議，則詩界之上乘也，而詩之生命於是乎在。

臺灣固多名勝，又饒古跡，而徵詩者竟舍近而圖遠，如桃葉渡也，英愁湖也，題目雖佳，終難觀感。卽如此次某社所徵之「臥龍岡」，更嫌太遠。夫詠懷古跡，必須身臨

其地，而後能發幽情。不然，我輩在此室中，而作咸陽弔古，雖極能事，終是死詩，而非活詩。

羅山吟社亦以此期徵詩，而題目爲「吳鳳墓」。夫吳鳳固羅山之人，而殺身成仁之男子也。緬懷先哲，喚起國魂，詩人之分內事也。羅山詩君子而能以此提倡，則其對於民族前途豈鮮少哉！

太虛法師當今龍象。曩來臺灣，曾以詩草贈余。曇花一聚倏忽八年。太虛現長武昌佛學院，宣揚佛道以破群迷，大悲無畏之心，使我聞之興起。偶檢坎篋，得其舊什一首刊諸詩鈔。太虛近作，較前尤勝，他日當續登之，俾知白杜遺風，不讓遠公專美也。

人不可自恃其力。牛馬獅象，力之最大者也，或以耕田，或以輓車，或爲人繫捕而幽之檻內。故漢高曰：『吾能鬥智，不能鬥力』。

人不可自恃其財。鄧通銅山，石崇金谷，或以餓死，或以殺身。且當彌留之際，雖千萬金錢不能丐其一息，則財果可恃耶？

人不可自恃其能。世上事物，千變萬化，何可稍示驕矜？驕則僨事，矜則易物。故曰喜騎者墜，善泅者溺。

然則我何恃乎？我所恃者，正義也，人道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昌黎之文，吾愛讀之。昌黎之人，吾且鄙之。夫人至於貧窮，簞飯瓢飲可也，槁餓而死亦可也；即不然，躬耕而食，泌水衡門，亦可以畜妻子，捐憂患，何必三上宰相書，而求其援手哉！

宋張宏範爲元滅宋，泐石崖山，大書「張宏範滅宋處」，豐功偉績，震赫一時。及明陳白沙過其地，爲添其曰：「宋」張宏範滅宋處；一字之誅，嚴於斧鉞！

謝疊山莊不仕元，被迫北上。臨行，有友贈詩曰：「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疊山入燕，不改其節，餓死憫忠寺；則今法源寺也。春時丁香極盛，余曾遊之。寺有二楹，爲唐人所樣；一已枯，一尙茂。

稻江此次建醮，窮奢極侈，費款百萬，有心人怒焉傷之。黃君茂笙適來臺北，目擊其事，歸而以此詩寄余，猶此志也。錄之餘墨，以作驚鐘：

一樣風光十月天，高壇八九互爭研。往來士女逢人道，此醮曾經七十年。
迎神忽報鼓三嚴，禮樂衣冠今古兼。我作鞠躬君跪拜，祈求福壽可均霑。
水晶朝頂戴來高，前代冠裳意氣多。禮鳴罷騶街上遇，惜無傘扇與旗纛。
神佛於今已混同，觀音關帝城隍公。聖神畢竟真平等，玉帝壇依媽祖宮。

北極殿高屠戶盛，神農壇麗米商誇。問他花界崇何佛，只祀船頭水手爺。
高壇古董列層層，綠女紅男取次登。夏鼎商彝誰賞識，眼光齊射電光燈。
不茹量酒各由衷，善信家家一例同。誰料慶成三日後，持齋人盡殺豬公。
柔毛剛鬣滿柴門，羽士焚章奏九閻。不把天公比饜饕，肯從門外喫羊豚？
多少妖姬禮佛香，酥胸半露競時妝。如花體態如蓬髮，一隊天魔下道場。
老幼爭途大道中，人山人海此觀光。西風吹到瀟瀟雨，母自呼兒子覓娘。
爲挽商風盛款賓，欲深信仰故迎神。招來香客闌無數，只是便宜賣酒人。
僧道鐘聲響乍終，中人尙費百千銅。可憐如此還神眷，神未通時力已窮。

夫以臺灣今日之景象，民智未強，群德猶渙，貪夫殉利，夸者死權。苟非以高尚純美之思想，振其堅毅活潑之精神，文化前途，將無可語。

小說也，戲劇也，講演也，報紙也：皆足以啓發社會之文化者也。而今之臺灣，無小說家，無戲劇家，雖有講演而不能周，雖有報紙而不能達。則文化之遲遲不進，毋怪其然。

不佞以爲凡屬臺灣之人，皆負啓發臺灣文化之責。其責惟何？則人人當尊重其個性，發揮其本能，鼓舞其熱誠，以趨於文化之一途。

不佞不能詩也，而敢爲詩齋。詩齋者，集衆人之詩而刊之，仍以紹介於衆人，不佞僅任其勞。而臺灣之文學賴以振興，於臺灣之文化不無小補。

讀書之患在於不博，尤在於博而不精。漢之大師，皆抱一經，以通衆說，故易有施孟梁丘，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公羊有嚴顏，儀禮有大小戴，皆卓立一家，爲世所宗，由其精也。

今之學子，方學文矣，忽而詩，忽而詞，忽而書畫，忽而金石，自非天才，安能兼美？

夫讀書所以致用也。然讀書自讀書，致用自致用，判然兩途，未可兼顧。而今之讀書者，忽而政治，忽而法律，忽而經濟，忽而宗教，無不知之，無不言之。然博而寡要，勞而無功。烏乎可！

僚之丸，秋之奕，由基之射，技也而能卓立，精之爾。故荀子曰：『藝之精者不二』。

東京人士之刊行漢詩者凡數種而最著者有三：一文字禪，一隨鷗集，一大正詩文：皆佳構也。文字禪爲聲教社所編，隨鷗集爲隨社所輯，而大正詩文則雅文會印行，日下勺水翁所主宰也。勺水翁年已七十，工漢文、湛詩學。昨年始印其鹿友莊文集，以頌藝

苑。惠錫一部，不勝景仰。翁爲當代文宗，著作不倦，吾甚祝其眉壽而扶持文運於東海也。

少陵之詩，人世之詩也；太白之詩，靈界之詩也。故少陵爲入世詩人，而太白爲出世詩人。

吾友蘇曼殊嘗謂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而沙士比彌爾頓田尼孫諸子只可與少陵爭高下，此其所以爲國家詩人，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

烏乎！英國有一沙士比，已足驕人，而中國有一靈均，又一太白，實足爲詩界揚其氣焰。而今之崇拜西洋文學者，不知曾讀靈均、太白之詩而研究之歟？

唯我臺灣，今當文運衰頹之時，欲求一入世詩人，渺不可得，遑論出世。然以臺灣之山川奇秀，氣象雄偉，必有詩豪誕生其間。以與中原爭長也。

辜鴻銘先生此次來遊，頗有講演，而其論斷多中肯綮。如引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二語，謂今之舊學者大都學而不思，而新學者則又思而不學。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可爲治國平天下之本，施之古今而不悖者也。先生受大東文化協會之聘，將以明春再來。吾願先生抒其學識，振其精神，以發揮東洋文化之

特色。

詩薈以昨年十二月十五日創刊，而今復爲二月十五，一年容易，又是花朝，世事變遷，無殊彈指。而臺灣詩界之消長，可於詩薈覘之。

全臺詩社第二回大會，以本月七日開於臺南。辱承寵招，而余旅稻江，杜門却掃，不獲一歸故里，得從諸君子後，自呼負負。

臺北文廟久遭拆毀，濟濟多士，言之嗚咽。而今乃有重建之議。夫孔子以詩爲教者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詩可以興』。詩之爲用大矣哉！

美友吟社近以社課「大夫松」五律，囑爲評點。余以此題爲秦皇登封之事，已屬枯窘，無處着想；若作七律，尙可敷衍，而五律則難下筆矣。五律咏物之佳者，少陵雖稱老手，然天河、初月、擣衣、歸燕諸作，大都借物寄託，隨題發揮，非如課題之以刻畫爲工也。余意凡欲作詩，須先擇題，次選體，方有佳構。而詠物則以七律爲宜。質之吟壇，以爲然否？

春光明媚，永福桃林，煥然大放，攜筇一過，落英繽紛，滿山皆詩料也。惜此非武陵，足以遺世；不然，將挈妻子而居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坊賈射利，自古已然。乃有竊後人之詩詞，以入前人之集中者，此尤可惡。王次回

疑雨集，傳世已久，而二十年來又有疑雲集出現，刻者以爲祕本。然其中詩詞，則強半他人之作也。杭縣徐仲可先生著可言十四卷，內言疑雲集之詞百有二闕，有二十四闕爲俞小甫師所作，亦有改竄題中人名者，蓋懼閱者之識爲近人，窺見其隱耳。復檢其餘，亦皆古今他人之詞。真惡作劇哉！按俞小甫名廷瑛，吳縣人，任浙江通判，著瓊華室詩詞。

今之所謂小說家者，多剿拾前人筆記，易其姓名，或敷衍其事，稱爲創作。曩在滬上見某小說報，中有一篇，題目爲「一朝選在君王側」，已嫌其累，及閱其文，則純抄過墟記之劉寡婦事，真是大膽！夫過墟記之流傳，知者雖少，然上海毛對山之墨餘錄曾轉載之。對山同光時人，其書尙在。爲小說者，欲欺他人猶可，乃並欲欺上海人耶？

購書不易，而購善本尤難。今之所謂秘籍者，大都撫拾舊時之書，而易名，以欺村愚。故欲購者須自檢點。否則，當託通人而買之，方不受其所愚。

歌謠爲文章之始，自斷竹射肉，以至明良喜起，莫不有韻。韻之長短，出於天然。否則不足以盡抑揚宛轉之妙。而今所謂新體詩者，獨不用韻，連寫之則爲文，分寫之則爲詩，何其矛盾！

夫詩豈有新舊哉？一代之文，則有一代之詩，以發揚其特性。是故風雅頌變而爲楚

辭，爲樂府，爲歌行，爲律絕，復變而爲詞爲曲，莫不有韻，以盡其抑揚宛轉之妙，而皆爲詩之系統也。是故宋人之詞、元人之曲別開生面，流暢天機，可謂工矣，而作之者斷不敢斥歌行律絕爲無用，卽作歌行律絕者亦不敢斥楚辭樂府爲無用。而爲新體詩者，乃以優美之國粹而盡斥之，何其夷也！

臺北之採茶歌，純粹之民謠也，又莫不有韻，且極抑揚完轉之妙。余嘗采其辭，明其意，美刺怨慕，可入風詩；而所謂新體詩者更萬萬不及。

詩有六義，學者知矣。而今所謂新體詩者，則重寫實。余曾以少陵之「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二語，問之當如何寫法，竟不能寫。卽能寫矣，亦必不能如此十字之寫景寫情耐人尋味也。

然則今之所謂新體詩者，誠不如古之打油詩。升庵外集唐人張打油詠雪詩云：「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故謂之俗者爲打油詩。然此詩有韻，且句法整齊，略如五絕，可吟可咏，勝於新體詩萬萬矣。

爲新體詩者，以爲固有之詩多束縛，因而不爲。或懼其難，學之不至，遂敢斥之。然彼所謂新體者，豈非自稱有派乎？又有句法聲調乎？若苦束縛，並此不爲，而後可謂解放。

漢文不可不讀，而字義尤不可不知。而今日臺灣之漢文，非驢非馬，莫名其妙。如酒饌也，而曰「御馳走」；支票也，而曰「小切手」。使非稍知日語者閱之將不知其所謂。故臺灣今日之漢文，可謂極弊。

夫漢文之字義，千變萬化，有用之此處爲善、用之彼處爲惡者。如「大行」二字，用之「教化大行」，則以爲教化普及；用之「天子大行」，則以爲天子殞崩。故下筆時不可不慎。

人生之樂，莫如讀書。然欲讀書，必須得書。得書之法，厥有兩途：一爲自購，一爲他借。購書既難，借書又難。則幸而可購可借，欲以無限之書，供我輩不時之讀，更爲甚難。

臺灣僻處海上，書坊極小，所售之書，不過四子書、千家詩及二三舊小說，卽如屈子楚詞、龍門史記爲讀書家不可少之故籍，而走遍全臺，無處可買，又何論七略所載，四部所收也哉？然則欲購書者，須向上海或他處求之，郵匯往來，諸多費事，入關之時又須檢閱，每多紛失；且不知書之美惡，版之精粗，而爲坊賈所欺者不少。

臺北雖有圖書館，而偏在城內。稻江人士不便往讀。卽欲借出，亦非易事。且非有特別券者，更不能得特別書。而所謂特別書者，以余觀之，又甚平。常我輩寒賤之士，

復何從而得特別券哉？

夫臺北固所謂首善之地也，借書之難猶若此。若臺中，若臺南，若新竹，若高雄，借書之難亦必若此。顧此猶屬都市也，若在偏鄉，又從何而借之？

不佞自十年來，擬集同志組織讀書會及圖書流通處，一以鼓舞讀書之趣味，一以利便讀者之購借，而呼遍全臺，無有應者。文運之衰，寧不慨歎！蓋今日臺灣之搢紳但知權利，青青子衿又求享樂，而螢窗雪案之功遂無人肯用心矣。悲哉！

雖然，天下事特患無人提倡爾。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芸芸三百七十餘萬人中，豈無二三好學之士？余謂今日辱閱詩蒼諸君，則不佞之同志也，吾當藉此組織讀書會及流通處，以收其效。

讀書之難，不在購書，不在借書，而在擇書。夫以漢文而言，七略所載，四部所收，覽其目錄，已足頭痛，又何從而讀之哉？故書有宜讀者，有宜閱者，有宜讀而必熟讀者，有宜閱而不必盡閱者，是在明師之指導。

讀書之患在於好多。多則泛，泛則不精。他人知之，而我亦知；他人言之，而我亦言。究之書之精微，則不能知、不能言。則知之言之，亦恐買櫝還珠，看朱成碧，非徒無益，而又有害。

讀書之患在於躐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人事之宜然也。而今之青年，字義未晰，而讀古文，且欲讀秦漢之文。恍恍迷離，錯嘗八九。非徒無益，而又有害。

讀書之患在於無恆。一暴十寒，古人所戒。而讀書者每不能自守時間，復不能自定課本。一書未完，又讀一書。東奔西走，莫得徑塗。非徒無益，而又有害。

讀書之患在於過勞。夫書所以長學問養精神也。若讀之過勞，孜孜矻矻，夜以繼日，則學問未得而精神已疲。非徒無益，而又有害。

故余謂書有宜讀者，有宜閱者，有宜讀而必熟讀者，有宜閱而不必盡閱者，是在學子之心得。

讀書宜約，閱書宜博。讀書宜精，閱書宜略。讀書宜緩，閱書宜速。讀書宜定刻，閱書宜隨時。讀書宜明其始末，閱書宜知其大概。

顧尤有一事焉。凡在讀閱之時，自備筆記，摘其精微，誌其疑義，遇有會心之處，或全抄之，或節錄之，以備他日之用。且可旁證他書而貫通之，而後可得讀書之益。

余既論讀書閱書之法。有二三青年造門而請曰：『先生之論誠是。我輩欲從事詩文，當從何處入手，庶免徒勞無益？』余曰：『讀書之要，不在於多，而在於精。精則能用工，能用工則能致志，能致志則能專一。心與書會，書與心化，亦通四關，無乎不宜』

，而讀書之要得矣』。

夫古今之書，汗牛充棟，何能盡讀？試以余所經驗，而爲從事詩文者徑途，約有十種。於經則詩經、書經、春秋左傳；於史則史記、漢書；於子則孟子、莊子、韓非子（以文言之，當讀韓非，取其刻峭；以學言之，當讀墨子，取其廣大）；於詩則楚辭、杜集（此以舊例分之，若照今日科學，則詩經當入詩，左傳當入史）。此十種者，固非難得之書。若以常人讀之，三年可以畢業，最久亦不過四五年。聰穎之士，如有餘暇，可以旁讀昭明文選或經史百家雜抄，則欲撰述詩文，斐然成章矣。

顧余尤有言者：凡欲讀書，須先識字，則爾雅、說文不可不讀。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何謂六書？曰象形，曰諧聲，曰指事，曰會意，曰轉注，曰假借。夫六書爲讀書之基礎，而臺人多不講求，則不能讀古書，而微言要義，隱晦不彰矣。

今之青年多不讀書，但閱二三講義，便以通人自命，且欲舉至美至粹之文學而破壞之。人不滅我而我自滅，天下之喪心病狂，莫甚於此。吁可哀矣！

梁鈍庵先生曾謂林南強：人生世上，何事多求？但得一間小茅屋，一個大脚婢，一甕紅老酒，足矣。林無悶聞之爲下轉語曰：一間小茅屋不破，一個大脚婢不醜，一甕紅老酒不竭。余更爲之註曰：不破易，不醜易，不竭難。

文人著書，嘔盡心血，必須及身刊行，可方自慰。若委之子孫，則每多零落。屏山長以儒素起家，積資三十餘萬，身死未幾，而產已破。叢桂山房之詩集不歟？或曰：玉屏死而有知，不哭其詩之不傳，而哭其財之不守。

浪吟詩社之時，余年較少，體亦較弱。余嘗戲謂諸友，使余不先填溝壑，當作佳傳，一時以爲醉語。乃未幾而吳楓橋死，蘇雲梯死，張秋濃、李少青、陳死。今其死者唯余與蔡老迂而已。歲月不居，頑健勝昔，諸友佳傳，迄未草成及，爲之悵然！

二十年前，余曾以臺灣詩界革新論登諸南報，則反對擊鉢吟之非詩也。中起枕山見而大憤，著論相駁，櫟社諸君子助之。余年少氣盛，與之辯難，筆戰旬日，騷壇。林無悶乃出而調和。其明年，余寓臺中，無悶邀入櫟社，得與枕山相見。義文章，余所仰止，而詩界革新，各主一是；然不以此而損我兩人之情感也。

夫詩界何以革新？則余所反對者如擊鉢吟。擊鉢吟者，一種之遊戲也，可謂不可數，數則詩格自卑，雖工藻績，僅成土苴。故余謂作詩當於大處着筆，而後誦。詩蒼之詩，可歌可誦者也。內之可以聯絡同好之素心，外之可以介紹臺灣之咏物之詩，最難工整；而細膩熨貼，饒有餘味，尤堪吟誦。頃閱高吹萬感在

亭張詩舫尙書白丁香二首，亟錄於此：

繁蕤簇簇發濃馨，點綴晴光屈戍屏。艷雪攢枝春瓊碎，煖烟接葉玉伶俜。緘情粉結搜奩具，扶病香閨檢藥經。弱質不禁風力甚，祇宜輕絮罩閒庭。

釵朶分明異樣粧，隔簾偷舞白霓裳。洛妃攘腕垂垂潔，玉女傳言叩叩香。幾處冰蟾添夜朗，一年粉蝶送春忙。略無羞澀青衣態，瑤館開時並海棠。

春柳秋柳之詩，作者多矣。曩讀粟香隨筆，有蔣鹿潭冬柳四首，爲錄其一：

營門風動冷悲笳，臨水隄空盡白沙。落日荒村猶繫馬，凍雲小苑欲棲鴉。百端枯堯悲心事，一樹婆娑驗歲華。往日風流今在否？江南回首已無家！

鹿潭，江南人。時當洪楊之役，干戈俶擾，身世淒涼，固不覺其言之痛，然詠物比興，此爲最工，非僅剪裁字面，以藻繪爲能事也。

臺灣雖稱文明，而藝術方面微微不振；演劇也，音樂也，書畫也，皆藝術之最真最美者也。而今之臺灣，無演劇家，無音樂家，無書畫家。則有一二之士抱其天才，成其絕學，以發揮其特色，而不爲社會所重，又何怪其微微不振。

黃君士水以雕刻之術名聞海內。黃君本居東京耳，使在臺灣，將與庸俗伍，又何能發揮其特色，而尊之爲藝術家耶？

夫以臺灣山川之美麗，風景之清幽，自然之變化，千奇百態，蘊蓄無窮，必有大藝術家者出，以揚海國之雄風。而今日尙無有起而作之者，則社會不以爲重，獨唱寡和，闕乎無聞。

伯樂一過冀北而馬群皆空，冀北非無良馬也，非得伯樂之賞識，又安能於牝牡驪黃之外，知其良馬？故士之遇合亦然。

雖然，藝術家固不以窮通得失繫於胸中也，獨往獨來，超乎象外，不爲利趨，不爲名誘，而藝術之價值乃爲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今臺人士之所尙者非詩乎？詩社之設，多以十數，詩會之開，日有所聞，而知之真意義，知者尙少。夫詩者，最善最美之文學也，小之可以涵養性情，大之可以轉移風化，其用神矣。而今之詩人知之乎？能不以詩爲應酬頌揚之具乎？

臺北雖號文明，而文化施設尙多未備。則以稻市一隅觀之，尤形落寞。夫稻市固商業繁盛之區，人民殷庶，行旅駢填，而一入其中，無圖書館，無閱報室，無講演堂，無俱樂部，乃至一小公園亦不可得。吾不知稻人士何以消遣乎？而市議員何以不言耶？

娼寮也，酒肆也，戲園也，均爲行樂之地，而實銷金之窟。都市發展，雖不得不設此種，而非公衆消遣之法。故夫一都一市，以至一鄉一村，而無公園，無圖書館，無閱

報室，無講演堂，無俱樂部，則謂之無文化之施設亦不爲過。又況爲大名鼎鼎之大稻埕乎？

艋津之繁盛，不及稻市，則其文化之施設，當亦不及稻市。然聞艋人士將於龍山寺前籌闢公園，且有俱樂部矣，可以讀書，可以閱報，可以講演。而稻市無有也。稻人事事爭勝，不落人後，而文化施設竟不及艋津，清夜自思，寧不慚愧！

炎暑薰蒸，熱且百度。居是閒者，皆感困苦。彼紈袴兒、大腹賈雖可消夏於草山、北投，挾妓遨遊，悠然塵外；否則北窗高臥，電扇乘涼，雪藕調冰，自適其樂，亦可以消永晝；而窮簷之子、食力之徒，驕陽鑠背，污汗滿身，欲求一清涼世界而不可得。然則稻人士而爲自樂共樂之計，當先籌闢公園。以市稅充之，固非難事。若更進一步，則利用淡江爲水上公園。兩隄植樹，設置茶亭。當夫夕陽欲下，夜月初升，畫船小艇，泛乎中流，清風徐來，波光蕩漾，豈非暑國之水都，而塵世之淨土也哉？此議若成，樂且無極，吾當先作淡江雜詠，以與秦淮、珠江並傳宇內也。

臺灣漢文，日趨日下。私塾之設，復加制限。不數十年，將無種子。而當局者不獨無振興之心，且有任其消滅之意。此豈有益於臺灣也哉？

夫漢文爲東洋文明之精華，而道德之根本也，中國用之，日本亦用之。歐戰以後，

思想混淆，日本有識之士，多謀振興，而雅文會尤鼓吹。其發行之大正詩文（十五帙第七集）有時事瑣言二則，爲藤本天民所撰。錄之於左：

一曰：今人較有氣節有識見者，不向其業之同異，皆有漢素養者也。試執初刊以來之大正詩文閱之，其人歷歷可指數矣。但怯懦浮薄之徒，動輒嘗歐米之糟粕，畏漢學如蛇蝎。此由不解漢學之如何物耳。後生其不惑而可矣。

又曰：文部省私制限漢文爲一千九百六十一字。大阪每日、朝日兩新聞改爲二千四百九十字，用之普通教育則可，用之高等教育則不可。國家各有古史古典，則莫非漢字；故不識漢字，則無古史古典，其害甚於秦焚書坑儒，可不思乎哉？

烏乎？臺灣青年聽者！臺灣之排斥漢文者其一思之！

臺北附近之山，以大屯、觀音爲最。兩山屹立，外控巨海，內擁平原，中挾一水，蜿蜒而西者，則淡江也。山水之佳，冠絕北部。蒼蒼鬱鬱，氣象萬千，地靈含蘊，積久必宣，宜其有此巨大之都會也。

觀音之高，海拔二千二十餘尺，而大屯則三千五百餘尺，層巒聳翠，上薄雲霄。余居淡江之畔，時與兩山相對，山靈有知，招之欲往矣。

觀音山上有凌雲寺，本圓和尚卓錫其間。余歲必往遊，遊輒數日，得詩頗多。而大

屯以無東道，尙未至。然開門見山，已作臥遊之想矣。

李君金燦居稻市，性風雅。昨年築室大屯山上，顏曰「大觀閣」。又於山之勝處，各擇一景，遍求名人題石，飭工刻之。慘澹經營，迄今始竣。李君邀余往遊，余遂杖策而行，宿於大觀閣上。

閣在譜茶坡，坐大屯而朝觀音，因名大觀。俯視閣下，平疇萬頃，新綠如氈，而碧潭、劍潭諸水，滙於關渡，以出滬尾。入夜則北淡各處電燈燁燁眼底，恍如萬點明星，輝映天河，誠大觀也。

余既宿閣上，遂得徧覽山中諸景。兒子震東隨行。翌早，更登絕巘，俯瞰滄溟，上臨仰天池。池深七百餘尺，大約三十畝，昔之噴火口也。今雖久旱，水尙數尋。震東沿壁而下，以掬其泉。

大屯諸景，李君已自記之，不復贅。顧念我輩蟄居稻市，炎暑薰蒸，塵氣擾攘，欲求避世而不可得；今乃承李君之招，獲飽山中清氣。余別有詩，以留鴻爪。寄語山靈，須再來也。

莊生有言：『井蛙不可以語海，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冰，篤於時也』。今之妄人而談文學，直無異於井蛙夏蟲！

戰國之任俠，東漢之清議，吾愛之敬之。國家而無此等人，是無正氣；社會而無此等人，是無良心！

人能節儉，則無時而不餘裕。人能勤勞，則無時而不暇豫。故曰：無廢時，無廢事，無廢物，治生之本也。

對名花讀異書，是名士風流。以漢書下濁酒，是才人氣概。

宮詞之作，古來多矣。頃讀吳江金天羽天放樓詩集，中有春秋宮詞十二首。余嘗以春秋多奇女子，擬詠其事，今遵此詩，可謂先得我心。他日有暇，尙書續貂也。

分藩魯衛並山河，生女天傳吉語多。喜得君侯親却扇，笑攜仙掌認兜羅。
淇流碧玉繞宮牆，素奈花開永斷腸。歸妹不來容易老，雙雙燕子送斜陽。
金殿從容夜舉杯，論兵昨見燭光催。數言勘破王心蕩，兒女英雄僅此才。
臺榭秋高碧月明，牽牛花放魯侯城。宮紗半臂層來薄，漫說當年割臂盟。
君恩如海海難填，惱亂春心是管弦。謚作桃花緣命薄，細腰宮裏懺流年。
壻鄉安穩醉流霞，醉裏扶君上玉駟。一劍割將恩愛斷，臨淄城外有天涯。
秦雲生剪美人衣，仙眷風流世所稀。一夜簫聲吹不絕，身騎紅鳳上天飛。
三月承歡得侍君，秋衾銅盞夢溫存。千金若得詞人賦，說道南威未報恩。

宴朝花影過闌干，論道三公禮數寬。禁得嬋娟掩口笑，相公枉戴進賢冠。
花奴羯鼓打春雷，楊柳青旂小隊迴。本是宮中行樂地，球場假作戰場開。
忍淚和親劇可憐，送將嬌小上吳船。千秋齊女門前路，垂柳西風咽暮蟬。
歌舞青山日半銜，西施新脫浣沙衫。蓮花處處能消夏，偏是香涇號錦帆。

噉茗錄

施靖海以平臺之功祀名宦祠。祠在臺南文廟櫺星門左。某生見之，爲詠一詩曰：施琅入聖廟，夫子莞爾笑。顏淵喟然歎，吾道何不肖！子路愠見曰：此人來更妙，我若行三軍；可使割馬料。可謂謔而虐矣。

臺灣施行共學之時，有某學究謂余曰：孔子真是先知！余曰：何謂？曰：子不讀論語乎？論語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非孔子之論共學乎？余思其語，頗有意味。

某生學於廈門，父死，遺產數萬，而自稱無產青年，且與同志結會，以相標榜。有友欲與共產，某生不可。友曰：汝無產，我亦無產，何不可？某生默然。慕虛名而不求實事，如某生者猶其小焉。

林時甫光祿居臺時，曾建大觀書院，聘晉江莊養齋孝廉爲山長，以栽培鄉里俊秀，

可謂有公文教矣。及光祿避地鷺門，其後人竟歲收學租而不廣辦，以致書院場毀，過者惋惜。聞前年始以學租移交莊長，而今乃欲興孔教，庶不負先人美舉。

臺北陳迂谷廣文著偷閒集四卷，沒後未刻。前年有某君欲爲代印，其後人竟索萬金，事遂中止。夫文人著述，費盡心血，或傳或沒，雖由其書之好惡，而亦付託之得人與否。然爲人子孫者，能刻先人之書，因爲美事；否則，當請名人鑒定，憑藉其力壽之梨棗。若以先人之著述，而欲據以爲利，清夜自思，其何以堪？

科舉之時，習制藝者，多有腔調；作詩亦然。某君曾作剃頭詩一首曰：見說頭堪剃，逢人便剃頭。有頭皆可剃，無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如何剃頭者，隨便剃人頭。此等腔調，無論何題，皆可應用，勝讀唐詩三百首矣。

臺中某村有塾師，學究也。一日，講書至子之燕居一節，謂子是孔子，之是往，燕居是燕之巢，合而言之，則是孔子往燕之巢。學生多疑其說。有問之曰：孔子是人，燕是鳥，孔子何以能往燕之巢？塾師曰：汝尙未讀孟子，孟子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孔子，聖人也，能化能神，能大能小，又安知其不能往燕巢？問者皆笑。或曰：塾師之言是在數十年前，故人以爲謬；如於今日言之，當亦有說。或曰：何謂？曰：燕巢非今日之莊名，而爲高雄州轄乎？使孔子而在，又安知其不可往？按燕巢原

名援勸莊，爲鄭氏援勸鎮屯田之地，今改爲燕巢。

關廟之聯，頗多佳構，而臺灣商家尤好以字號冠首。有友謂陳迂谷先生曾爲錦同餅店撰關壯繆聯，其語云：錦書一道辭朝去，同榻三人爲漢生；以爲恰切。余謂猶不如我南尚亦一聯之佳。尚亦，染坊也，開張時奉祀壯繆，因請名人撰聯，欲以尚亦冠首，衆皆擱筆。末座一人起而書之曰：尚不愧於屋漏，亦是以爲成人；二語皆出四書，又合壯繆身分，真是天成妙句。

燈謎爲文人遊戲，鉤心鬪角，妙緒橫生，故余亦好爲之。少時曾聞前輩述一謎文云：子路率爾而對曰，是也，顏淵喟然歎曰，非也，夫子莞爾而笑曰，若是也，直在其中矣，打一也字。運用成語，如其口出，可見老成典型。羅君蔚村發刊梨花新報，僅出一期。林君榮初自津門寓書於余曰：蔚村之梨花，恕放耶？凋謝耶？苟非十萬金鈴，吾恐闌珊即在眼前矣。噫！十萬金鈴，談何容易！然梨花已再開，亦祝其不遭風雨爾。

閩海紀要爲清代禁書，而鄭氏之信史也，故余喜而刊之。某君讀後語人曰：『此書所載，多與臺灣府誌不同。雅棠校刊時，何不改之？』余曰：『此書之價值正與臺灣府誌不同。夫府誌爲清代官書，其載鄭氏辭多誣蔑；而此爲私人著作，據事直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此其所以可寶也』。余謂讀史當多讀野史，考證異同，辨析是非，方不

爲官書所囿。

臺人素祀天后，信仰極深，稱之曰「媽祖婆」。曩在滬上，見中華新報曾以「社會黨」三字徵對，無有應者。擬以戰國策之「君王后」對之，頗嫌未妥。及今思之，以「媽祖婆」對「君王后」較爲工整。莊生所謂周徧成三者，名異而實同也。

黃君茂生過訪，謂疇昔之夜，偶赴友人之宴，席上有妓曰「烏肉」，其名雖俗，其色頗佳。酒間乞余撰聯，且欲以名冠首。余戲書兩句，未諗可否？聯云：烏衣子弟偏憐汝，肉食鬚眉總愧卿。余曰：上句是紈袴兒本色，下句則今日所謂紳士者無容身地矣。

臺灣詩學雖盛，而閩秀能詩者尙少。詩薈發刊以來，其寄稿者有王女士香禪、李女士如月、余女士芬蘭，清詞麗句，傳播騷壇。今則又有黃女士金川。女士臺南人，年十九，初學吟哦，雛鳳聲清，已非凡鳥。若更加閱歷，其造就未可量也。

十數年前，聞洪女士浣翠之名，而讀其詩，語多淒怨。今則一洗俗調，無語不香，有詞皆秀。然後知詩之有關於境遇也。女士稻江人，曾學書於杜逢時先生，亦能篆刻。現居臺中，潛心詩學，又得陳沁園先生之指導，故其錦囊時貯佳句，乃以近作惠寄詩薈。頌椒詠絮，巾幗多才。諸女士之揆藻揚芬，當與藝苑文人爭光壇坫矣。

臺北籌建聖廟，卜地大龍峒，坐大屯而朝文山，經以十月八日舉行定礎之禮。方今

文教衰頹，彝倫攸斁，異說紛紜，人心靡定，苟得闡明大道，示其指歸，以此爲講學之地，其有裨於修齊治平之術者多矣。

三十年來，漢學衰頹，至今已極；使非各吟社爲之維持，則已不堪設想。唯各吟社之提倡，注重乎詩。夫詩爲文學之一，苟欲作詩，必須讀書。如乘此時而提倡之，使人皆知讀書之樂，漢學之興，可以豫卜。

草山溫泉，名聞內外，以浴之者可以爽精神而祛疾病也。然溫泉雖佳，遠方難致。張君耀庭乃取發源之磺油，製之成塊，色白如粉，以供洗澡，名曰湯花。余謂湯花二字極雅，可作詩料，他日當爲一詠。

南社之設，已經廿稔，社友亦多零落。余擬先輯陳瘦痕之詩，次及謝籟軒，二君皆與余同事南報，而稿不全。籟軒之姪星樓許爲抄寄。瘦痕無子，其弟又逝，須由報上搜之。聞王炳南所收極多。炳南亦社侶也，未知肯相借否？

星樓亦能詩。年二十九，始攜其子留學東京。或謂其遲，星樓曰：余業成否，雖未可知，而余子可免廢學。閱今十年，星樓竟畢業早稻田大學，其子亦在中學三年。烏乎！人患不好學耳，又患學而不專耳。若星樓者，可以愧少年而不知學者。

稻江葉鍊金博士能詩善書，性又倜儻。一日，至大龍峒王慶超家，見廳上新懸竹聯一對，其聯云：『處世有才經百練，讀書無字不千金』，鍊金佯語之曰：此聯係余屬友

人代刻：何以誤致君處？慶超愕然。鍊金指其字曰：此非余名乎？慶超知其意，慨然以贈。噫！天下事之湊巧，竟有如此。使聽獄者僅憑證據，能不謬乎？